風雨江湖情

臥龍生著

第四冊

風雨江湖情

臥龍生著

第四冊

臥龍生小說專輯 10

風雨江湖情

第四冊

臥龍生著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鼎：武俠系列

□臥龍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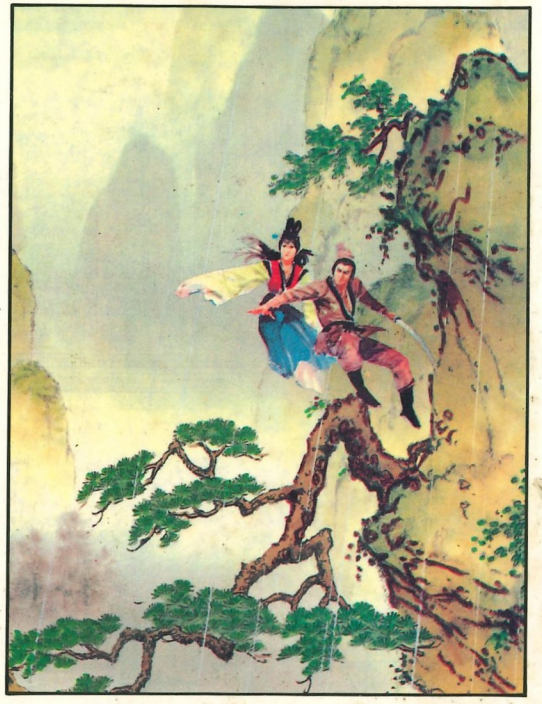
□風雨江湖情

□第四冊（全四冊）

□封面：

□封面題字：楊家麟題

□三品：分色製版



何了不起！

可是，就是現在，他不能了。

楚長江重色於友的態度，令他寒心。

何況，這個女人根本就是一個連妓女都不如，自己送上門來的爛貨！

駝叟道：「柳青山，我沒說錯吧？」

柳青山低頭嘆了口氣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駝老，救人的事，我作不了主，我一向只是聽命行事，所以，你最好找……找楚……楚長江！」

他本該說楚大哥的，但話到口邊，却改了口。

雖然只是兩個字的差別，但這差別可就大了。

駝叟點頭一笑，道：「對！你一向只聽命行事，找你果然是沒有什麼用處……」

柳青山竟然一轉身，揚長而去。

楚長江大概想都沒想到過柳青山會離他而去。

他當然更想不到一個女人，能把十年的生死之交給離間了。

楚長江如果知道，他會把這女人殺掉。

□□　□□　□□

楚長江已經殺不了這女人。

因爲，那女人正要殺他。

就像屠夫般在殺他。

但楚長江却未曾反抗。

駝叟推門而入的那一剎那，楚長江也曾想跳起來。

可是，他已跳不動了。

一個女人騎在身上，而且是抱得那麼緊時，他那兒還有力氣跳得起來？

女人在喘息着笑。

駝叟也在笑了。

只有楚長江的笑容很難看。

因爲，那是苦笑。

楚長江當然也不笨，所以，當駝叟推門而入的那一刻，他就幾乎想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可惜的是，他已力不從心。

楚長江當然只能苦笑。

駝叟一揮手，大笑道：「兩位情意正濃，莫因爲老夫來打擾而敗興，請努力、努力……」

他忽然背過身去，道：「花飄香，妳做得很好，老夫放心了……」舉步向外行去：「我還是在外面等吧！」

敢情那女人是瘋女幫的護法花飄香。

無怪楚長江會一見面就被她迷上。

瘋女幫的女人們媚術是沒有什麼人能抗拒的！

天下像齊敢、像金北岳像神駝等坐懷不亂的男人，究竟不多。

所以，楚長江上當了。

柳青山沒有。

那是因爲柳青山不是花飄香要迷惑的對象。

何況，只要有楚長江在，柳青山就永遠不會站在前頭，也就永遠不會首當其衝。

□□　□□　□□

花飄香瞇着眼看楚長江。

楚長江也瞇着眼在看她。

忽然，花飄香一笑，道：「楚幫主，你眞是了不起，我……我還沒見過你這樣的男人……」

楚長江皺眉道：「你……是瘋女幫的人？」

花飄香道：「是呀……」她嬌滴滴的一轉身子，道：「楚長江、楚幫主，你……夠了麼？」

楚長江長長一嘆，道：「姑娘……夠了……」

花飄香嫣然一笑。

楚長江沒有笑。

這時他本該也笑了，但是他沒有。

因爲，他正在飛快的打着主意。

他至少想了一百種主意，但是，沒有一個可能有效。

終於，他用了最笨的一種。

而這最笨的一種，居然就是最有效的一種。

至少，在當時，這算得上是最有效的一種。

花飄香正在欠身而起。

她的臉因爲彎着腰，而靠近了楚長江。

楚長江忽然一笑，道：「妳……姑娘，你是我所碰過的女人中最好的！」

高帽子是人人愛戴的，連瘋女幫的護法也不例外。

花飄香很滿足，也很得意，格格一笑道：「是麼？你……也……哎喲……」

忽然她哎喲一聲，人就像一團棉花般，攤向了一側

一個人如果兩邊乳根穴同時被制，她不軟得像棉花，這個人一定就不是活人了。

花飄香眼睛瞪得好大，道：「你……你這沒良心的……你怎麼忍得了心，下得了手？你……」

楚長江坐了起來，一面穿衣服，一面冷笑道：「我若狠不下心，我就死定了！花飄香，抱歉……」

花飄香的臉氣得像秋天的柿子，又紅又亮。

她咬牙罵着，說道：「你這死豬……你以爲點了我穴道，你就能活？楚長江，你還是死定了……」

楚長江大笑道：「我如果死定了，至少會有一個赤裸裸的美女陪我死……花飄香，你還要吼叫麼？」

花飄香忽然打了個寒顫，緊緊地閉上了嘴巴！

□□　□□　□□

駝叟不是聾子，房門又沒有關，房子裏面有什麼動靜，他當然聽得清清楚楚。

不過，他一點兒也不急。

他在等着，等着楚長江拿花飄香當人質來和他談判。

瞧着駝叟的笑容，很顯然他有把握令楚長江就範。

屋內，楚長江却不知道。

他很得意，穿戴整齊之後，這時候才大聲向門外喝道：「把風的朋友，你可以進來了！」

□□　□□　□□

駝叟緩緩地步入門內。

楚長江揚眉大笑道：「閣下僞裝成是胡家大院的羹酒師父，楚某人當年眞是看走眼了！

」

駝叟笑道：「大隱隱於市，你看走眼，算不了什麼！楚長江，你用不着自抬身價了！」

楚長江笑道：「楚某人在神駝面前，自然不敢自抬身價！不過，你段老只怕今天也脅制不了我楚某人了！」

駝叟笑道：「是麼？楚長江，我看，你想錯了，我可沒有脅制你的意思！」

楚長江一怔，道：「你沒有？」

駝叟道：「沒有，因爲你根本不必躭心，老夫也用不着對你下手，所以，你也用不着拿花飄香當人質！」

楚長江道：「駝老，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裝作不明白：「我……我幾時要拿她當人質了？」

駝叟大笑道：「你沒有？楚長江，你還有一個同伴，是不是柳青山？他現在去了那兒，你知道麼？」

楚長江心中一動，皺眉道：「不錯，柳青山是我三弟，他……你見到他了？」

駝叟道：「廢話！沒見到，我怎麼知道他是誰？」

駝叟忽然揮了揮手，又道：「楚長江，你們想救黃娟娟，這主意是誰出的？憑你跟柳青山你們自信能救得了她麼？

別說老夫了，只是一個蛇婆，你們就鬥不過她，老夫眞不懂你怎麼會答應那個四貝勒的！」

楚長江暗暗吃了一驚，但口中却道：「駝老，你……你好像知道的事情不少啊！」

駝叟道：「天下事能瞞得過老夫的，還不多！」

他指指花飄香又道：「解開花飄香的穴道，放她走吧！」

楚長江遲疑了一下，終於解開了花飄香穴道，並且拿了衣服拋給花飄香，冷笑道：「長江幫與瘋女幫一向無怨無仇，花飄香，如果你要記仇，楚某人隨時候教。」

花飄香沒有說話，她穿上衣服，連看都沒看楚長江一眼，就向外走去。

楚長江笑了笑，道：「花飄香，如果你不願記恨，以後我們還……」

花飄香陡然停在門口，冷冷一笑道：「楚長江，你以爲你還有以後的日子麼？」

楚長江大笑道：「當然有……」

花飄香冷冷地回頭盯着楚長江道：「楚長江，你已經沒有以後的日子了！長江幫在你離開之後，已經換了幫主，你知道麼？」

楚長江一呆。

花飄香又冷冷一笑，道：「李西施早就在等着當幫主，你難道沒有看出來麼？」

楚長江當然沒有看出來。

否則，他就不會把柳青山帶了同行。

至少，他相信有柳青山在，李西施還不敢做出什麼越軌的事。

現在，柳青山也不在，只有費友安在……

忽然間，楚長江似乎明白了不少事，那費友安不是一直就跟李西施在合作無間的麼？楚長江不由自主的摸頭。

一個男人，像他這樣雄霸一方的男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怕叅上一頂綠色的頭巾。他自己頭上……

花飄香冰凍般的臉色，忽然變成了春花般嫣然：「楚大幫主，你好像開了竅了，是不是？」

楚長江不說話了，他看着段神駝，眼中充滿了痛苦。

駝叟笑了笑道：「你還想救人麼？」

楚長江搖頭。

駝叟道：「楚長江，你不想救人，想必是在想如何自救的了？」

楚長江點頭。

駝叟笑了笑，道：「你不必看我，老夫恐怕對你的家務事也幫不上忙！」

楚長江仍然沒有說一句話，他咬緊了牙關，似乎在思索着什麼。

駝叟忽然又笑了笑道：「楚長江，你並不是個很聰明的人，落到今天這種樣子，是你自找的，明白麼？

你跟關外的人打交道，就是大錯，就算你現在趕回江南，恐怕你也沒有機會從你老婆手中奪回幫主的位子了！」

楚長江雖不是頂聰明，但也不是那麼愚蠢。

駝叟的話，他沒有聽不清楚的道理，勾結外番，對他這位幫主而言，一旦揭露出來，當然很不利。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一切，事情到了今天，已經是騎虎難下了，想回頭也來不及的了。

他嘆息了一聲，道：「遲了！駝老，多謝你的指點！楚長江受益匪淺，我會記得我還能做些什麼……」

楚長江忽然一閃身，就到了門外。

他經過花飄香身邊時，又嘆了一口氣。

花飄香皺了皺眉，低聲道：「段老，他……銳氣已失，八成死定了。」

駝叟笑道：「不一定，有些人是經得起跌倒的……楚長江似乎就是這種人。」

花飄香笑笑：「段老，我們的交易，還算麼？」

段神駝詭異的一笑：「算。不過，咱們得另外加一個附帶條件了。」

花飄香道：「什麼條件？」

駝叟道：「秋桐的事，老夫不插手了。」

花飄香一呆道：「段老，你……不插手，是不是不過問了？你不是答應了我們幫主，幫我們代請秋桐到瘋女幫總舵麼？」

駝叟道：「那是以前，現在，老夫有別的事要辦，不能代你們邀請秋老弟了。」

花飄香皺眉道：「段老，你——你不能不管呀……」

駝叟哈哈一笑道：「老夫不是不管，丫頭，老夫的事比你們的重要，你不明白麼？」

花飄香冷冷一笑，道：「段老，你是前輩高人，你怎麼可以出爾反爾，背言失信於晚輩呢？」

駝叟大笑道：「錯了！老夫沒有背信，也沒有失言，丫頭，你忘了麼？咱們當初是怎樣約定的？」

花飄香道：「晚輩當然記得……瘋女幫的人助你抓住楚長江……」

她忽然楞了。

因爲，她發現自己做錯了一件事，沒有把楚長江留下來，所以，段神駝才會另生枝節的。

駝叟笑道：「丫頭，你爲什麼不往下說了？妳該知道老夫並未背言失信吧？這是你們失信於先呀……」

花飄香只有點頭。

駝叟道：「不過，你也不必慌張，要秋桐到瘋女幫的事，老夫還是會向秋桐說出來。只是有一點，老夫不會逼他，陪他去瘋女幫了。」

花飄香不能再說什麼了。

她已覺得自己應該滿足了。

□□　□□　□□

柳青山在徘徊。

「悽惶嶺」就是令人徘徊的地方。

他此刻可想不出那些下關東能活着回來的人，看到悽惶嶺時的歡喜心情，所以，他對「歡喜嶺」三字不同意。

何去何從，就是令人悽惶、痛苦的事。

下關東要出關的人，很悽惶不安，那是因爲他一去就會生死未卜的，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柳青山呢？

他還沒有面臨到生死莫測的地步。

因此，他也如此悽惶不安，實在是很不必要的。

但他確實是很不安。

主要的原因是，他忽然發現自己在楚長江眼中的價值，居然比不上一個陌生的女人，他實在是忍受不了。

皚皚白雪，覆蓋着荒山，也覆蓋着枯枝，凍風撕裂着冰塿子，落地有聲。

但是，對於柳青山來說，他的耳力，還是可以分辨另外一些不同的聲音。

那是人的脚步聲。

□□　□□　□□

黃昏，雪也染上了晚霞的彩色，一片金黃。

但在金黃的背景之下，除了柳青山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影。

柳青山希望他是楚長江。

不過，他知道楚長江此刻還在努力，不可能跑到山上來散心。

所以，他暗中提神戒備。

脚步聲到了他身後一丈就停下來了。

柳青山在等着，等着對方說話。

可是，對方却沒有聲息，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柳青山心想：不管你是誰，跟我較耐性，較定力，很好，我等着。咱們瞧瞧誰能支持更久。

不過，柳青山很快的就覺得不妙，對方如果是個高手，把自己的背後交給別人，豈不是拿自己生命開玩笑麼？

一念及此，柳青山霍然轉身。

忽然，他呆了。

□□　□□　□□

「是你？」

柳青山有些不敢相信似地問着：「楚幫主呢？他還在天下第一店麼？」

女人在笑，跟在店中見到他時一樣的笑：「楚長江走了。」

柳青山一怔，道：「走了？」

女人道：「你走了，所以，他也走了。」

柳青山心中一動。

楚長江爲什麼要走？

他跟這個女人睡過了覺就走了？

還是沒碰她就走了？

他是來找自己，還是……

柳青山想問，但却一句也沒問。

他瞪着這個女人，道：「你是來找我的？」

花飄香笑了，點頭道：「是！」

她忽然一抬右手，拂了拂被晚風吹亂的髮絲，道：「我是誰，你想知道麼？」

柳青山道：「想！姑娘是誰？看你敢單身到山上來，一定不是無名之輩了。」

花飄香道：「瘋女幫，你聽過麼？」

柳青山笑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姑娘是瘋女幫的……什麼人？」

花飄香道：「護法，花飄香。」

柳青山微微一驚。

他當然沒料到這女人就是流水飄香二護法之一。不由得失聲道：「原來是……飄香姑娘，失敬、失敬……」

他略一抱拳：「花護法忽然找上我那楚大哥，一定是有事了……只不知我大哥怎麼說的？他爲什麼不同你一塊兒來？」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柳三爺，他不會來了……如果是你呢？你也大概不會來的了！」

柳青山皺眉道：「爲什麼？」

花飄香笑道：「倘若你知道自己的幫主位子被別人搶走時，你怎麼辦？」

柳青山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誰搶走了楚幫主的位子了？」

花飄香道：「李西施！她大概是想跟我們瘋女幫別別苗頭吧！」

柳青山呆呆地瞧着花飄香，他似乎有些兒不相信。

可是，他又不能不相信。

因爲，他對那位楚大嫂，知道得很清楚。

她是個十分有野心的女人。

柳青山早就瞧出，李西施只要有機會，她一定會爬到男人頭上，爲所欲爲。

楚長江和自己跋涉萬里，遠赴邊關，來回最少也要三兩個月，這當然給了她最好的時機，做自己想做的事。

何況，柳青山並沒忘記還有個費友安在旁邊慫恿呢？

他忽然一咬牙，道：「花護法，你知道楚大哥去了那兒麼？是不是回江南去了？」

花飄香答得很乾脆：「不知道。」

柳青山失望的嘆了一口氣道：「眞可惜……」

他搖搖頭，又道：「我眞想看看楚大哥現在的臉色，也許，他不會再像見到妳時那麼大笑了吧？」

花飄香搖頭道：「當然不會！」

不過，花飄香又補了一句，道：「柳三爺，至少他也沒有哭，楚長江不愧是個男子漢。」

柳青山笑了。

楚長江如果眞是個男子漢，這長江幫幫主的位子，就不會被自己老婆取代了。

所以，在柳青山眼中，楚長江已經不再是男子漢了。

當然，他也不會說出來的，正如他心中另外想到的事一樣，不到時候，不會說將出來的。

花飄香揚了揚眉，道：「柳三爺，你笑什麼？你難道不覺得楚長江是個了不起的男人？」

柳青山道：「他是！楚長江曾經是！」

他搖頭一笑，地道：「不過，那是他在遇到他老婆之前。自從他娶了李西施以後，他就不再是男子漢了。」

「哦？」花飄香一怔：「他老婆很兇？」

柳青山道：「不是兇，是很媚！」他看看花飄香：「瘋女幫的人，應該懂得我的意思…

……」

花飄香嬌笑道：「我當然懂！天下還有什麼人能比我們更懂這個媚字？怪不得楚長江一見到我，就會把你忘了一般，柳三爺，他趕你出去，你一定很不高興，是麼？」

柳青山道：「不錯！」

但他很快一笑，接道：「不過，現在你也該知道了，他能趕走我，當然也同樣會趕走你了！」

花飄香還眞沒料到柳青山會這麼豁達。

她點頭一笑：「柳三爺，你想開了麼？你不再怪楚長江了？」

柳青山說道：「我犯不着再生氣……」

他盯着花飄香：「姑娘，瘋女幫來了多少人？」

花飄香道：「不多，十個人。」

柳青山道：「我……想見你們的人，姑娘能爲我安排麼？」

花飄香一時可沒想得通柳青山爲什麼要這樣，但她口中却道：「能！」

柳青山道：「好！我跟你去看看她們！」

花飄香道：「現在？」

柳青山道：「是呀！怎麼，不方便？還是姑娘不能號令她們？」

花飄香笑笑：「我能，我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不過，我只想請問你一句話，你爲什麼要見見她們？」

柳青山道：「因爲……我想明白你爲什麼來找我！」

花飄香忽然笑了。

柳青山很聰明，聰明得出乎她的意料。像這樣的人如果能夠爲瘋女幫所羅致，瘋女幫當然很高興。

可是，瘋女幫一向不容男人加入。

而花飄香這麼做，難道是不怕幫主反對麼？

三十七

花飄香和柳青山緩緩地走下山去。

悽惶嶺丟在他們身後。

當然，躲在一旁，把他們談話聽得清清楚楚的人，也被他丟在身後。

言光斗伸了個腰，低聲道：「黃兄，長江幫會出了事，眞是想不到……」

黃善大笑，道：「楚長江自命一世之雄，想不到也會栽在女人手上，這女人可眞是沾不得……」

言光斗嘆了一口氣道：「誰說不是？紅顏禍水，自古就有明訓……」

他忽然一頓話音，向四面看了一看，低聲道：「黃兄，這兒還有別人……」

黃善道：「有人？什麼人？」

言光斗道：「不知道……不過，我想大概還不會是我們的仇家……」

突然，有人輕輕一笑道：「言兄說的是，我們當然不是你們仇家……」

隨着話音，金北岳和齊敢像由地上冒出來的一般。

像由一個土堆後面長了出來。

「金公子……齊老……是你們呀？」言光斗高興的笑了：「眞想不到……想不到你們也到了邊關。」

齊敢笑道：「大家都來了，我們當然也不能不來了！一個人如果沒有朋友，那多無聊……」

黃善也大笑：「齊老說的是！一個人如果沒有朋友，還不如死了算了……」

四個人相視大笑。

他們笑得十分高興。

千里他鄉遇故知的感受，也不過是這樣吧？

□□　□□　□□

天下第一店的老板關大山，正在忙着。

打從他跟楚長江碰過面以後，他就一直在忙着。

雖然，楚長江已經走了，可是，他還是在不停的忙。

因爲，他現在忙的，不單單是爲了楚長江。

因爲，最重要的，是爲了那位四貝勒。

在山海關做買賣，如果不能跟威震關外的四貝勒扯上關係，他這個買賣也就永遠做不大了。

天下第一店應該不是一個很大的店。

尤其當你看到這幾間門面時，你決不相信這店很大。

可是，人既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天下第一店，又怎能依門面大小來衡量他生意大小呢？

關大山忙的地方，是在店後的草料房中。

陪着他忙的，是帳房先生吳老四。

吳老四在山海衞地面上，算得上是個人物。天下第一店很多事，都是由他出面去打交道。

關大山經常不在關內，所以，天下第一店眞正守在店裏的人，就是吳老四。

現在，吳老四和關大山正忙着在擀麵。

天下第一店的店東和帳房先生擀麵條，就本該是件不合理的事了，而躲在柴房裏擀麵，就更不合情理了。

但他們就是在做這種怪事。

一掛一掛的拉麵，正在木架子上攤開，足足已經有三個架子擺滿了，關大山和吳老四還沒有停止。

他們似乎還要拉更多的麵條。

因爲，柴房中還有兩個空的架子。

要把這兩架子上八個畚箕裏擺滿麵條，至少他們還得拉好卅斤麵粉。

不過，有一點更出乎人意料的是：這些麵條並不像一般人吃的，也並不很白，而是像羼着蕎麥般的黑麵。

這種麵在山海衞並不多見。

關大山似乎有些累了，喘了一口氣，看看吳老四道：「老四，你看，咱們這計謀行得通麼？」

吳老四甩甩手，笑了笑道：「一定行得通！除非蛇婆他們是神仙，否則，他們一定逃不出我們掌心。」

關大山也笑了笑，道：「但願他們不是神仙，不然，咱們往後就沒得混的了！」

吳老四大笑道：「老大，你放心，關內關外，從今而後都會是你關老大的天下了！」

關大山得意的哼了一聲，道：「老四，這都是你的功勞，我會在四貝勒跟前好好地保薦你的！」

吳老四微微一笑道：「老大，我先謝謝了！」

□□　□□　□□

蛇婆一行都不是神仙。

不是神仙，當然要吃東西。

如果山海衞每一家飯館的麵，都是關大山和吳老四的麵時，他們就逃不過關大山和吳老四的計謀了。

但是，有時候人算究竟不如天算。

蛇婆和黃娟娟並不是住在關大山的天下第一店。

只有駝叟是住在天下第一店。

駝叟住在這兒的原因，是爲了要等候楚長江。

早在楚長江抵達之前，駝叟已由長江幫那邊得到了消息。

李西施早已有心要借刀殺人了。

所以，四貝勒的計劃，徹底在一個野心女人的破壞中，一敗塗地。

楚長江臨時抽腿的事，是關大山沒有料到的事。

更糟的是，他一心一意和吳老四去擀麵條，忘了交代手下的人注意駝叟的舉動。

關大山一向自命很謹愼的，所以，他才能在山海關的內外，呼風喚雨，左右逢源。

然而，人太得意時，就常常會忽略某些事情，而這些事都是不應該忽略的。也是不能忽略的。

偏偏關大山就疏忽了。

於是，他活該要倒楣。

□□　□□　□□

麵粉還沾在手上，第五個木架子上，才放下第一掛拉麵，關大山的楣運就來了。

屋後的柴房，本來是不該有客人來的。

現在，却居然有客人來了。

而且，來的是關大山最怕見到的客人。

那個又高、又老、又駝、又醜的老怪物。

關大山很希望有個地洞。

他如果早知有一天須要從柴房逃命，他一定會在這裏打一個地洞通到街上去。

可惜他沒有未卜先知之能。

所以，駝叟忽然推門而入時，他只能像個呆子一般的站着。

駝叟一進門就哈哈大笑。

他沒有多說一句廢話，抓起那些拉好的麵，就往關大山和吳老四的嘴巴裏塞。

害人者，人恆害之。

關大山大概一輩子也沒想到今天遇到的這種事。本是做來坑別人的麵，還沒有做完，竟然有人會拿着來餵自己。

有道是自作自受，還眞是挺有道理！

駝叟一直在大笑。

但他手中的濕麵，可也不斷地向關大山和吳老四的口中塞。

關大山、吳老四閉緊了口。

他們像陀螺般躲。

但是，他們也不知道自己還能躲多久。

□□　□□　□□

海山居，是山海衞衞所地面上最大的旅館。

出關收購人參的大參商，收購皮貨的大老板，以及有頭有臉的達官貴人，來來往往，大多會住在海山居。

金北岳和齊敢就是住在這裏。

海山居的廚房，也是由京師請來的名厨。

所以，海山居的酒菜，也是邊關一帶最有名的。

美酒佳肴，就擺在桌子上。

齊敢、金北岳、言光斗、黃善四個人，正在吃喝。

海山居的老板娘小辣椒，正在伺候着他們。

小辣椒是個騷貨，不是個辣貨。

她一身是紅，就像紅辣椒一樣的紅。

但他做人並不是很辣。

其實，她很甜，甜得令每一個客人都想嘗一嘗。

不過，一旦嘗上了甜頭，小辣椒就會很辣了。

因爲，你會孝敬出你的精力和錢財。

甚至，某些時候還會賠上一條老命。

當然，對待老客人她不辣。

細水長流的道理，小辣椒把握得恰到好處。

今天，這四個人都是生客。

通常，她對生客，是會顯得非常溫柔，非常熱絡的。

金　岳就有些吃不消的感覺。

他很後悔讓林天香留在京師，否則，自己可就有個很好的擋箭牌了。

至少，也不必讓自己的身子被擠到凳子一邊去了。

小辣椒可一點兒也沒發覺，她只知道用腿在金北岳腿上擦和擠。

把金北岳向一邊推。

金北岳皺眉。

齊敢却在笑。

言光斗和黃善則裝着沒有看見。

有些事只有裝着沒見到，才不會有麻煩。

可是，今天却有些事很怪，裝佯的人，反而有了麻煩，小辣椒的酒，忽然就潑在言光斗和黃善的身上。

言光斗和黃善還沒想清楚這是爲什麼，金北岳已經站在一邊哈哈大笑道：「小辣椒，你失手啦！」

小辣椒羞紅了臉，掬出了絲絹，忙着替言光斗和黃善拭去身上酒漬，口中不停地賠罪，也不停地罵自己。

可是，她的眼睛却不時瞟向金北岳。

言光斗和黃善居然沒發作。

他們只是靜靜地坐着，順着小辣椒那雙小手忙着給他們擦去衣服上的酒痕。

這雙小手很輕巧。

但是，言光斗和黃善却感覺到這雙手上傳來了一陣令人震撼的熱力。

言光斗看看黃善，似乎想說什麼，但當他瞧到黃善的臉上那股迷眩的神情時，不禁呆了一呆。

小辣椒還在擦拭着他們身上。好像她今天就是爲客人拭去酒漬而來似地，忘了現在早該

不再有酒漬了。

而她却居然不停的在擦拭着。

金北岳的笑容，忽然停在臉上。

齊敢則鎖緊了雙眉。

反常的事，總是很容易引起像齊敢這種人注意的！

小辣椒的這種舉動，就是十分反常的事。

所以，齊敢覺得不對了。

□□　□□　□□

門外，海山居的老板在探頭。

老板娘在跟客人打情罵俏，老板如果要吃醋，那也是理所當然的是。

不過，老板顯然並不是那種吃醋的樣子。

他臉上充滿了笑容，笑得十分詭秘。

彷彿正在欣賞着一幕不爲人知的秘戲。

當然他沒有料到齊敢却在這時候回頭來向外看。

這一看，却看出毛病來了。

敢情那老板不是一個人在門外，而是有十個人。

伺候四個客人，那兒要用那麼多人？

這情況，落入齊敢眼中，他還能不明白麼？

□□　□□　□□

齊敢拉了金北岳一下。

可是，金北岳居然毫無反應。

他仍然在發呆似地瞧着老板娘和言光斗、黃善。

齊敢吃了一驚。

打從他和金北岳遇到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發現了金北岳不夠鎮定。

頓時，齊敢一躍而起，轉向門外的老板。

老板當然還是在笑。

不過，這一瞬間，他的笑不再詭秘而是陰險。

「齊敢，你沒有料到吧？」

沒料到什麼？齊敢心中並不怎麼明白。

他瞧瞧金北岳、言光斗和黃善之後，忽然才明白了。

幾乎是被老板娘小辣椒碰過的人，都有問題。

小辣椒不止是很甜、很辣，更糟的是，她很毒。

她至少是混身上下，都有毒。

否則，她不可能只是在碰擦之間，就讓金北岳和言光斗、黃善中了暗算。

這種下毒的手法，齊敢還是第一次見到。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着了小辣椒的道兒。

因此，他沒有冒失出手，他在瞧出了眞像之後，立即暗中運氣，查看自己是否也遭了暗算。

還好，齊敢叫了一聲僥倖。

他沒有中毒。

不過，他似乎要比老板和老板娘更機警，在自己同夥中毒之際，又是以一對十二的劣勢之下，他必須很小心的應付眼前的局面。

否則，自己固然無妨，而金北岳等三人就恐怕會遇到相當麻煩了。

這一剎那之間，齊敢腦子裏不止轉動了一千次念頭。而這些念頭之中，眞正可行的方法，似乎不多。

但是，他必須立即決定。

因爲，老板已經帶了十個人走入了房內。

齊敢忽然又坐了下去。

他在最後的一瞬，作出了決定；他讓自己跟金北岳他們一樣，表現出一副也告中毒的姿態。

老板笑了笑，看看老板娘，道：「夠了！他們已經沒有反擊之力了，妳還捨不得收手麼？」

老板娘瞪了老板一眼，道：「夠不夠，是你知道還是我知道？要你吃飛醋？」

老板一怔道：「妳……他們不都像傻瓜一樣了麼？妳還有什麼不放心呢？」

老板娘搖頭道：「我若是放心，我爲什麼還要不停手？你以爲我喜歡這兩個邋遢鬼嗎？」

老板笑笑：「娘子，妳乾脆點了他們穴道算了！」

小辣椒笑了。

顯然，她先前並沒有想到點穴這件事。

現在，老板這麼一提，她當然不再遲疑，小手雙雙一拍，點了言、黃二人穴道後笑道：「他們呢？要不要也點上穴道？」

老板看看金北岳，搖頭道：「娘子，一客不煩二主的，我看，還是都由妳自己來下手吧！」

老板娘嫣然一笑，轉過臉，走向金北岳。

金北岳早已就坐下來了。

他呆呆地坐在櫈子上，一動也不動。

齊敢也是這樣的坐着。

他此刻完全不知道自己裝的像不像。

因爲，他要分心觀察那另外十個人在幹什麼。

□□　□□　□□

隨着老板進來的十個人，並沒幹什麼。

他們依然只是站在屋子的一邊。

瞧他們衣着，彷彿都是店裏的夥計。

不過，齊敢決不相信他們是夥計。

因爲，他們一點兒也沒有店小二的味道。

所以，齊敢不能不分心留神。

當然，他更躭心的事，還是金北岳，至少，他此刻已經全神貫注，在注視着老板娘如何對金北岳下手。

□□　□□　□□

老板娘笑笑地走到金北岳身前。

她嬌滴滴地低聲道：「金公子，我們聽說過你的武功，所以，我們不能不點你的穴道……」

金北岳想笑，但似乎是笑不出來。

老板娘伸出了手。

那隻小小的溫暖的手。

齊敢心頭一震，剛想到自己該不該出手制止那個老板娘時，老板娘的小手，已到了金北岳的肩頭。

齊敢暗罵了一聲：「該死……」

他後悔自己沒有當機立斷，阻止老板娘，以致金北岳被點了穴道，他忽然覺得自己這麼畏首畏尾，實在是混蛋已極。

可是，他這份懊惱，很快就忘了。

因爲，還有些事情，居然不是他所曾想到的！

□□　□□　□□

老板娘的手剛剛搭上金北岳的肩頭，她的眼睛當然也在瞧着金北岳的臉。

金北岳本該很痛苦。

可是，他沒有。

他本來已經發呆的眼神，在一剎那之間，忽然變得神光暴射，逼人眉宇。

老板娘呆了一呆，金北岳已經站了起來。

而且，他的手已經纏上了老板娘的手。

那隻小小溫暖的手，突然就變成了冰冷的小手。

不但手冷，連老板娘整個的人，都涼了半截。

金北岳沒中毒。

他怎麼可能沒中毒？老板娘想不透。

他自信用毒的手法已然超凡入聖，所以，金北岳沒中毒的事，令她就像見到了鬼一般可怕。

金北岳淡淡地一笑道：「小辣椒，你沒料到吧？」

這口氣和老板問齊敢一樣。

所以，齊敢不由得哈哈大笑。

他笑聲一發，人可沒閒着，那又高又瘦的身軀一晃就到了那一排十個人面前。

沒有人看到他是怎麼出的手，一排十個人竟然就在眨眼之間，全都倒了下去。

老板臉色一變，閃身奪門而出。

但他慢了半步。

齊敢不但人高、腿長，而且，他的手臂也比一般人長了很多。

所以，他一伸手抓了出去，正好把老板那粗粗壯壯的頸皮抓住。宛如抓着小雞一般，提了過來。

□□　□□　□□

想點別人穴道的人，現在反而被別人點了穴道。

老板和老板娘可憐兮兮地的站在桌子旁邊，一臉要哭都哭不出來的苦相。

金北岳在笑。

言光斗和黃善在喝酒。

只有齊敢既不笑，也沒喝酒。

他在忙着查看那十個假扮的店小二。

齊敢沒有料錯，他們不是小二。

他們都是來自關外的武士。

他們是四貝勒手下的人。

齊敢搖了搖頭，走回到桌子旁邊，望着老板道：「張大老板，四貝勒要你來暗算老夫一行人，給了你多少銀子？你有沒有想到，就算你成功了，那些銀子會不會眞到得了你的口袋？」

老板怔了一怔。

他不明白齊敢爲什麼要說出這種不通的話來。

他冷冷的應道：「爲什麼到不了我口袋呢？你以爲我張老三是個傻瓜嗎？還是個死人？」

齊敢大笑道：「你張老三張大老板不是，但是，如果有人要你做傻瓜、做死人，你又能怎麼樣？

你相信你自己比四貝勒更强？你相信你這個海山居的人手，會比四貝勒的十萬大軍更多？」

張老三皺了皺眉，道：「齊敢，你不必挑撥離間了！我們已失手被擒，該怎麼處置，你儘管放手處置，問這些話，全都是白費……」

齊敢笑道：「白費？不一定吧！如果我們不殺你，你還認爲白費麼？」

老板和老板娘不由得呆了。

他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般互看了一眼。

但齊敢確實是這麼說了。

而且，金北岳和言光斗、黃善並沒有反對。

老板娘原來已變成死魚般的眼神，剎那間又呈現水汪汪的媚態，妮聲向齊敢道：「你說你不殺我們麼？齊老前輩，你眞的不殺我們？」

齊敢哈哈一笑道：「不錯，老夫是說了！不過，那也得看看你們是不是有活下去的理由！」

老板娘又看看老板。

老板笑了笑，道：「齊老前輩，我們很想活下去，該有什麼理由，你老人家不妨說出來，我……們和小辣椒會儘量遵命……」

齊敢微微一笑道：「你們果然很聰明……」

老板娘笑道：「老前輩，我們再聰明，也比不上你老人家呀……」

齊敢皺了皺眉。

他可不怎麼喜歡女人捧他。

金北岳這時忍不住笑道：「大叔，這位辣椒老板娘，很了不起……」

齊敢道：「何止了不起？咱們剛剛差點兒着了她的道兒，就已經夠明白了！」

小辣椒搖了搖頭道：「我只是個笨丫頭，要是我眞的聰明，怎會失手被擒呢？齊老前輩和金公子千萬別再給我笨女人戴高帽子了！」

她這話也不假。

因爲她下毒失手，就算不得聰明。

但是，金北岳和齊敢心裏都很明白，小辣椒不笨，她之所以失手，還是因爲她太低估了金北岳和齊敢的武功。

他們兩個人的功力之高，雖然沒到百毒不侵的地步，但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除非是毒物見血，或是入喉之外，別的方法下毒，對他們兩人而言，已是毫無用處。

□□　□□　□□

高帽子是不會再戴到小辣椒頭上。

因爲，齊敢已經決定放了她們夫婦。

交換的條件，是說出四貝勒現在的行宮設在何處。

對老板夫婦而言，這是反掌之易的事，不過，張老板可不是省油燈，他也提出了一個相對的條件。

他要求齊敢殺死那十名關外武士。

齊敢也一口應允。

而且，還當場解開了張老板穴道，要張老板自己去下手殺人。

當十名關外武士的屍體拖出去掩埋時，齊敢和金北岳也走出了海山居客棧。

□□　□□　□□

言光斗和黃善沒跟齊敢、金北岳同行。

他們到現在爲止，還是認定秋桐才是他們要保護的目標。

雖然秋桐的下落，他們還沒查出來。

但是，他們却不願跟金北岳出關。

原因是，他們相信駝叟和蛇婆不會出關。

於是，他們去天下第一店找駝叟。

隨他們同來的數十名武林人物，眼下正分佈在山海衞的很多家小客棧之中。

這些人都很惹眼，所以，他們人人深居簡出，他們很信得過言光斗和黃善。

可是，他們却忽略了一件事。

言光斗和黃善，就算把他四十個人全都加在一起，也不是駝叟和蛇婆的對手。

因之，他們失敗。

他們找不到秋桐，當然是沒什麼怨言可說。

□□　□□　□□

天下第一店裏面，已然找不到駝叟了。

沒有駝叟，當然就沒有了秋桐的線索。

言光斗和黃善剎那間就如同失去了依憑的孤雁，茫然不知再往何處追蹤、找人。

而且，更糟的是，他們想找店東關大山和店中的帳房先生吳老四，却也沒有找到。

店中的人，似乎也沒有人知道關大山和吳老四去了何處。

言光斗所唯一能掌握的據點，忽然就沒有了根。

這種事對言光斗和黃善而言，可是以前沒有遇到過的事。他們在天下第一店的門口，徬徨失措，無所適從。

黃善看看言光斗，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也許不該去海山居……言兄，現在咱們怎麼辦？」

言光斗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不過他却忽然想起那個張老板的話。

四貝勒要迷倒齊敢和金北岳，是想拿他們來跟駝叟打交道，來脅迫駝叟放過黃娟娟。

這表示四貝勒似乎知道駝叟落脚何處。

即使不知道，四貝勒也會有辦法和駝叟連絡。

言光斗忽然向黃善一笑道：「如果我們能找到四貝勒的話，也許我們就能找到秋公子了。」

黃善笑了。

他當然也聽到過張老板的話。

他當然立即明白言光斗言下之意；他拍手道：「不錯！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馬上去找金公子和齊老！」

言光斗抓了抓頭道：「黃兄，你想出關去麼？」

黃善點頭道：「金公子和齊敢已經出關去找四貝勒了，我們可以跟下去呀！」

他看看言光斗：「言兄，你好像不怎麼想出關……」

言光斗道：「是！」

黃善遲疑了一下，道：「言兄，我們要找四貝勒，還有什麼方法比跟着齊老去找更方便呢？」

言光斗道：「是沒有，不過，我却在想，四貝勒只怕不會把眞正存身之處告訴張老三……」

黃善怔了一怔，馬上點頭笑道：「有理！如果是我，我也不會……」

他又搖了搖頭：「可是，這麼淺顯的事，齊老和金公子怎地居然相信？他們居然就出關去了呢？」

言光斗道：「如果我料想得不錯，齊老和金公子要找的不見得是四貝勒這個人……」

黃善道：「他們只找四貝勒的行宮，是麼？」

言光斗道：「一定是！否則，他們必然不用出關，因爲任何人都可以猜想得到，目前的情況，四貝勒一定就在關內，正在和駝叟鬥智鬥力。」

□□　□□　□□

言光斗和黃善沒出關。

他們也沒有守在天下第一店。

他們却回到了海山居，也住在海山居。

老板娘依然來侍候他們，連老板也親自來了。

他們神態恭謹，這一回再也沒有使詐。

因爲，老板和老板娘心裏有鬼。

他們殺了十名關外武士，言、黃兩個人是親眼目睹的人。

倘若言、黃兩人能幫他們說一句話，他們夫婦倆可就能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那只是一句話：「人是齊敢殺的！」

言光斗和黃善當然肯幫這個忙。

他們願意幫忙，當然也有交換的條件：「四貝勒一出現，就來通知他們。」

這個條件對老板和老板娘而言，不但是輕而易舉的事，而且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

老板要他們作證，說明那些武士是齊敢所殺的，當然最好是由言、黃兩個人親口告訴四貝勒。

就算言光斗不提出要求，老板也會反過來要求他們的。

但是，言光斗不安的是，四貝勒何時會來？

海山居的側面，有一座望海樓。

望海樓一向是四貝勒入關時駐蹕的地方。

現在，這兒住的不是關外來的赳赳武士，而是一羣花枝招展的少女。

瘋女幫的一羣少女。

這一羣少女中，夾着一個男人。

他是柳青山。

四貝勒的人，這兒一個也沒有。

很顯然是，四貝勒的人，眞的似是不在關內。

可是，誰能認定，四貝勒的人除了海山居的望海樓之外，不在別的地方藏起來呢？

柳青山過去很少有機會見到瘋女幫的女人。

今天，他終於是大開眼界。

七名彩女中的六位，那份衣着，就已經夠叫柳青山爲之瞠目咋舌。

柳青山在想，如果世上的女人，都像瘋女幫的這六個彩女這麼暴露，只怕人和狗的分別就越來越少了。

他皺了皺眉，嘆了一口氣。

忽然間，他覺得很後悔，覺得既然知道她們以瘋女爲名，自己就沒有必要來跟瘋子打交道。

不過，當花飄香爲他引見了幫主的妹妹舒小倩之後，柳青山的心意又改變了。

舒小倩太美。

她既敢去冒充林天香，她當然很美。

柳青山一向自視極高，凡脂俗粉，他也一向是不放在眼中。

可是，他一見舒小倩，馬上就入了迷。

當然，舒小倩這次並沒有像冒充林天香時那麼放蕩。

而是一派淑女的神態，可望而不可及。

像柳青山這樣的男人，光是憑着色字，是打動不了他的，舒小倩這股故作清新的味道，正是對了他的胃口。

所以，柳青山本來想敷衍一下就走了，結果，却是變成了拜倒在舒小倩裙下的不二之臣。

舒小倩似乎早已看出柳青山不喜歡女人暴露，所以，她隔離了六名彩女，讓柳青山的眼前，只見到氣質不同的女人。

而這些女人，都是很樸實、很土氣的，她們本來是瘋女幫中的傭人，現在却都派上了用場。

花飄香和秦流水也避開了。

她們沒有陪柳青山。

當柳青山和舒小倩見面之後，她們就帶着六名彩女，辦她們要辦的事去了。

□□　□□　□□

四貝勒的行宮，是一個廟。

越過傷心嶺，就可以看到這座巍然的寺院。

不過，廟雖然大，但是香火却不盛。

因爲，四貝勒既然拿這兒當行宮，自然就不許閒人進出。

閒人無法出入，那些香客當然也就進不來了。

所以，這個廟幾乎沒有前來燒香拜佛的人。

古龍精品屋

三十八

然而，天下事多的是例外。

這座關外的普照寺，這天居然出現了香客。

雖然只有一老一少兩個人，但是，這已經是近三年來少有的事了。

這一老一少，正是齊敢和金北岳。

他們當然並不眞是燒香來的。

他們是來打聽四貝勒的。

以齊敢的老江湖，他本該打聽一下，普照寺是不是人人可去的地方。

然而，當他們到了廟門口，發現冷冷清清，山門緊閉時，想退開已來不及了。

山門外面，原來滿佈了暗樁。

來得，就去不得了。

如果動手，齊敢和金北岳不見得退不開。

但是，他們就不想跟他們動手。

既不便動手，他們當然只好任令那些埋伏在暗地的武士們把他們押入寺內。

寺內居然也是冷冷清清，連一個和尚也沒有。

不過，他們心中明白，這兒跟寺外幾乎一樣，實際上是處處都有暗樁。

□□　□□　□□

方丈靜室很大。

在普照寺的右側院內。

齊敢和金北岳終於見到了一名僧侶。

他就是寺中的方丈枯木大師。

枯木人如其名，又老又瘦又小，看上去還眞像一段枯乾了的木柴，碰一碰就會散了似地。

不過，齊敢心中却明白，枯木決不是一碰就散的人。光是那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就令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脅。

金北岳似乎也瞧出了這一點，所以，當他跟着齊敢步入方丈之後，就一直在盯着枯木大師看。

枯木很客氣地接待他們。

並且很坦白的告訴他們，寺後只有他自己一名眞正的和尚，所以，才會香火不旺。

但是，齊敢可並不是喜歡拐彎的人。

而金北岳更是有話就想說的大孩子。

所以，齊敢開門見山，就問到了四貝勒的下落。

枯木大感意外。

顯然，他這種意外之感，並不是假裝的。

枯木口宣佛號，合十道：「兩位施主不是來進香的麼？敢情老衲誤會了！」

老和尚看看兩名守在方丈門外的武士，搖了搖頭道：「兩位跟他們是怎麼說的？」

齊敢一笑道：「當然是進香的！不然，大和尚，我們怎能見得到你？」

枯木一怔。

金北岳立即笑道：「老方丈不必驚訝，我們除了找那位四貝勒之外，我們也眞的要拜佛燒香的！」

枯木嘆了一口氣，道：「兩位施主要找四貝勒的事，恕老衲無可奉告。」

他忽然向外走到門口，大聲地道：「兩位老總施主，他們是來找貴上的，你帶他們去吧

！」

兩位武士互看了一眼，突然走向齊敢和金北岳，怒道：「你們爲什麼騙人？不是拜佛，就說不是……」

齊敢不容他們再說下去，突然大笑道：「就算老夫騙了你，又怎麼樣？你們主子在不在廟裏？在，帶我去見他！」

金北岳也微微一笑道：「兩位，如果我們不騙你，你會讓我進到廟裏來嗎？」

兩個武士皺了皺眉，又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人忽然大聲道：「跟我來！」

□□　□□　□□

廟內的觀音堂。

這兒很靜，靜得連鳥聲蟲語都沒有。

當他們步入堂內時，齊敢和金北岳可以清楚的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堂內有三個人。

一老兩少，全是女人。

大書坊 後竹圍店

和尙廟裏有女人，金北岳不由得呆了一呆。

齊敢顯然大爲意外。

他凝視着那位老女人，良久，良久。

他似乎想從對方臉上找出一點兒線索。

可是，他沒有找到。

因爲這個一身道裝的老婦人，只是冷冷地瞧着兩人，非但一言不發，而且連眼睛也不肯轉動一下。

□□　□□　□□

當然，話還是有人要說的。

兩個年輕的女人，一個是一身白衫曳地，長髮披肩。

另一個則是天青色絲巾紮髮，穿了一套緊身的黑色勁裝，襯着雪白的雙排白色布鈕，黑的直泛光亮，脚下却又穿了一雙紅色小蠻靴，背上斜揷了一柄黃繐下垂的古銅寶劍，彩色繽紛，顯得十分英媚動人。

現在說話的，就是這位五色俱全的少女。

她充滿了警戒神色的大眼睛，瞪着金北岳，道：「你們找貝勒爺爲什麼？你們是他的朋友？」

金北岳笑了一笑。

他回答得很妙：「不爲什麼！」

三個女人都似乎怔了一怔。

「不爲什麼？」黑衣少女揚了揚眉：「如果不爲什麼，你們找他幹嗎？」

金北岳又笑了笑：「我們只想知道他在不在這兒！」

他這次回答得更令三個女人意外。

黑衣少女回頭看看老道姑。

她似乎不知道該怎麼再問下去了。

齊敢也在笑。

他是高興金北岳能夠變得如此機智成熟。處身危境，面對强敵能這麼鎭定，在他這種年紀，實在難得。

因爲，齊敢已經猜想出這個老道姑是什麼人了。

□□　□□　□□

關外只有一個高明人物，適合眼前道姑的身份。

就是長春宮宮主申五姑。

這時申五姑忽然淡淡一笑道：「小小年紀，一副油腔滑調，眞難爲你家大人怎麼教導你的！」

金北岳笑道：「老婆婆，你難道看不出我家沒有大人，我是個孤兒麼？」

申五姑一呆道：「哦？」忽然又笑了：「你臉上沒有貼上字條，我怎麼知道你家有沒有大人？」

金北岳道：「其實很容易看……」

他微微一笑，道：「如果我家父母雙全，像我這麼大年紀的人，長輩們會讓我出遠門亂跑嗎？」

這似是而非的理由，本來不是理由。

但申五姑却又不得不認爲這是個合理的解釋。

而且，申五姑也無法再責備金北岳了。

因爲，他根本就坦承了自己沒有大人管敎，再指責又有什麼意思？

是以，申五姑直搖頭，一時還眞想不到應該再如何能面對眼前這個小無賴。

大書坊 後竹圍店

須知申五姑在關外的身份，一向是高高在上，幾時跟金北岳這樣的人打過交道？齊敢在旁瞧得直笑。

不過，他沒有笑出聲來，因爲，他料想得到，一旦自己出聲，那就不啻是給申五姑有個下台的機會。

申五姑一定會掉轉話鋒，找上自己了。

齊敢並不怕申五姑找上自己，但他却很喜歡看着申五姑那份窘態。

□□　□□　□□

白衫少女跟齊敢一樣，本來也在旁觀。

此刻，她忽然嫣然一笑，道：「你說你家沒有大人？他……」指了指齊敢：「他不是麼？五十歲以上的人，還不算是大人麼？」

申五姑一笑。

她雖然對白衫少女這句話，十分欣賞。

至少，這孩子替她解除了窘困。

金北岳還沒回答，齊敢已大聲道：「錯了！錯了！我不是他家的大人……」

白衫少女皺了皺眉，瞧向金北岳。

金北岳道：「不錯，他不是……他姓齊，我姓金，差得遠了。」

申五姑自從齊敢出現，就似乎不時在打量他。

似乎在思忖着這個又高又瘦的男人來歷。

現在，她忽然明白了。

這男人是那個殺手旗桿！

申五姑冷冷地笑了笑：「你是齊敢？」

齊敢道：「是！」

申五姑雖然猜出他是，但親耳聽到齊敢的回答以後，臉色仍然是爲之一變，脫口道：「齊敢，你到關外來作什麼？你找四貝勒……莫非你拿了人家的錢，想……想……」

齊敢不等申五姑再說，連忙搖手道：「不是……不是申宮主，我早已洗手，不再當那個什麼拿錢殺人的行當了！」

申五姑一怔。

金北岳也是一怔。

他心想，原來齊大叔認得她？

古大書方｜後竹圍店

不過，金北岳只笑了笑，什麼話也沒說。

申五姑則不然，她顯然很生氣：「齊敢，你早已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齊敢笑笑：「不早，只是剛剛想起而已！」

申五姑冷冷地瞪着金北岳和齊敢，道：「你們，知道我是誰，你們還敢站在這裏麼？」

齊敢又笑了一笑。

金北岳却道：「老婆婆，我們知道你是誰，爲什麼就不能再站在這兒？」

申五姑道：「因爲老身和中原武林的朋友有過約定，武林人物要出山海關，先得經過我同意！」

她看看齊敢，道：「齊敢，他年紀小，不明白，但你……這事你難道沒聽說過麼？」

齊敢道：「聽是聽說過了，不過，我齊敢一向是眼不見不相信，聽說的事，作不了數！」

申五姑臉色大變，怒道：「你好大膽……」

齊敢笑笑：「申宮主，我齊敢一生都在刀口上舔血，膽子不大，行麼？」

他忽然轉頭，不理會申五姑，向金北岳道：「賢侄，這位老婆婆是關外長春宮的主人，名氣很大，脾氣也很大，四貝勒的妹妹，那位黃姑娘，就是她的徒兒！」

金北岳笑了，低聲道：「黃娟娟的師父？」

齊敢道：「可不是？小岳，名氣不小吧？」

金北岳笑道：「名氣大小，我不曉得，但是，由其徒，看其師……」

他忽然看看申五姑。

申五姑當然也在看着這個小無賴，她心想，這姓金的小無賴一定會說出幾句拍馬屁的話。

因此，她臉上正在展現笑容。

可是，金北岳的話一出口，申五姑的笑容就僵住了。

金北岳笑着：「大叔，你信不信？申宮主只能教出這麼差勁的徒弟，動手不到一招，就被人家抓走，我看……師父的大名，可能只是假的！」

□□　□□　□□

申五姑差點兒沒氣得跳了起來。

但她沒有。

因爲，她得保持她的身份。

黑、白二女可不像師父那麼有修養了，她們同時閃身，圍向了金北岳。

黑衣少女長劍已然出鞘。

白衣少女則十指尖尖的，向上拾起。

很顯然，黑白二女已經動了火了。

金北岳還是在笑。

他目光在二女身上一轉，道：「兩位姑娘，你們也是申宮主的徒弟麼？」

黑衣少女長劍一領金北岳眼神，尖聲道：「姑奶奶蕭黑女，是七格格黃娟娟的姊妹……小雜種，姑奶奶怕你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告訴了你名號……」

白衣少女却微微一笑道：「我叫白雪娘，小兄弟，你叫什麼？」

白衣少女似乎有意表現一下不同的性格，才收回了雙手，巧笑相詢。

金北岳笑了笑道：「我叫金北岳。」

白雪娘道：「金公子！」

蕭黑女却叫道：「大師姊，你別跟他客氣了！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流氓，竟敢在師父面前撒野，……哼……」

白雪娘道：「黑女，放心，師姐我不會對他客氣的！」忽然右手一抬，曲指抓向金北岳肩頭。

好快的手法，而且是趁人不備之際，足見這個白雪娘心機深沉。

但他們却沒料今天可眞是遇上怪物了。

白雪娘本以爲十拿九穩的一抓，却落了空。

□□　□□　□□

金北岳已經失去了身影。

白雪娘的眼前，沒有了金北岳。

但蕭黑女當然也沒有閒着。

她眼見白雪娘出手，她也同時揮劍，攻向了金北岳的左臂。她心想，小流氓，你躲得過一抓，却躲不過一劍！

金北岳一閃，就到了蕭黑女身後。

這是蕭黑女也沒料到的事。

不過，蕭黑女至少還發現了金北岳的去向。

因爲，她的頭上那天青色的絲巾，已經丟了，本已束在頭巾下的長髮，忽然就披散了下

來。

所以，她才知道金北岳到了她自己身後。

她想就地旋身，出劍再刺。

可是，申五姑却大喝一聲道：「住手！」

蕭黑女及時收回了劍。

白雪娘也咬着牙，退到申五姑身邊。

只有金北岳手上拿着那天青色絲巾，含笑而立。

□□　□□　□□

申五姑看看齊敢，皺眉道：「他是你什麼人？齊敢，老身不信你能教出這樣好的徒弟！」

齊敢道：「我本來就不能！申宮主，你很識貨！」

申五姑道：「那——他師父是誰？」

齊敢笑了：「申宮主，你問我，我也無法回答，你最好問他自己！」

他搖了搖頭，道：「不過，據我看，你恐怕也問不出多少頭緒來……」

申五姑看了看金北岳，却向齊敢道：「爲什麼？難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麼？」

齊敢道：「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有那些人教過他武功……」

申五姑道：「哦？有這種事？」

她又看向金北岳，金北岳大笑道：「好像是有這種事，齊大叔說話，向來不假。」

申五姑目光一轉，道：「小子，你如果眞的連師父是誰都不知道，你還算什麼武林人物？就算你武功再好，也會爲人不恥……」

金北岳笑道：「申宮主，我幾時說過我不知道我師父是誰了？」

申五姑一怔道：「你——剛剛你們……」

她望向齊敢：「齊敢，你們在胡扯些什麼？」

齊敢道：「我沒胡扯。申宮主，我說他不知道那些人教過他武功，那只是因爲，教過他的人太多，多到不容易記得清楚而已！」

申五姑看看金北岳。

金北岳笑道：「是！齊大叔沒錯！」

申五姑冷冷地一笑道：「好吧！你只說一個人吧！老身想知道，什麼人夠資格教你……」

金北岳沒回答，他看看齊敢。

這種時候，可就要靠經驗和眼界了。

金北岳知道，他那些師父中，有不少人是被人所畏懼，也有不少人是結仇遍天下。

那些人跟申五姑有過節什麼的，他可是一點兒都不明白，故而，他看看齊敢。

他知道，齊敢一定可以代他回答。

而且，他也相信，齊大叔的回答，也一定會能有所取捨，避開申五姑的仇家。

可是，金北岳似乎料錯了。

因爲，齊敢竟然說出了一個叫申五姑臉色大變，幾乎跳起來的人名。

□□　□□　□□

齊敢慢慢地說着：「申宮主，我只記得有一個人只教了他三個月……」

申五姑道：「誰？三個月能學到什麼？」

齊敢道：「時間雖短，金北岳却學了不少……」

申五姑道：「哦？這人是誰？」

齊敢道：「藍田玉！」

申五姑臉色大變，咬牙道：「無情公子？他……他是這小無賴的師父？」

齊敢道：「是！只教了三個月的師父……」

申五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這才向金北岳說道：「小子，藍田玉眞是……眞是你師父？」

金北岳似乎有些不解地望望齊敢。

齊敢點了點頭。

金北岳倒也乖巧，馬上道：「是！他教了我三個月。」

申五姑道：「很好……」

顯然，這位老婆婆很激動，因而，說出話來，有些語無倫次了。

金北岳皺眉道：「很好？什麼意思？」

申五姑道：「小子，你師父……藍田玉有沒有跟你提到過我？」

金北岳很老實，他笑道：「沒有。」

申五姑嘆了一口氣。

她忽然搖了一搖頭，道：「沒有……他沒有……藍田玉一生都沒有收過徒弟，既然老年收了徒弟，爲什麼這件事，他不告訴你？」

金北岳心想，爲什麼無情公子要告訴我？他也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爲什麼沒有！」

申五姑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小子，你……我很不想殺你的，可是，我不能不……」

金北岳大笑道：「你要殺我？」

申五姑道：「是！我要殺你！」

金北岳笑了笑，看看齊敢。

齊敢道：「申宮主，你眞想殺他麼？」

申五姑道：「藍田玉的弟子，我非殺不可！」

齊敢道：「你自信能殺得了他麼？申宮主，你跟藍田玉有什麼過節，那是上一代的事……」

申五姑道：「不錯，但是，藍田玉答應過我，他不收徒弟的，現在，他有了徒弟，我就可以殺他徒弟！」

金北岳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齊敢似乎也沒想到這一樁怪事，也脫口道：「申五姑，這事太不合理了吧？」

申五姑道：「這是藍田玉答應我的事，當然合理！」

齊敢一呆。

金北岳脫口道：「妳說什麼？誰答應你可以殺我了？」

申五姑道：「你師父！」

金北岳道：「我師父？申宮主，無情公子只教了我三個月，我可並沒有拜師……」

申五姑說道：「都是一樣的，拜不拜師，我不管，我只要知道，你跟他習過武功就夠了！」

金北岳搖頭道：「强詞奪理……」

申五姑忽然道：「小子，你準備好！這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的，怨不得我以大欺小了。」

金北岳笑道：「不妨，我一直就是遇到這些事，沒有一個比我年輕的人跟我動過手，所以，宮主想出手，隨時都可以……」

申五姑冷冷一笑道：「你也學會了他那一套？」

金北岳道：「那一套？誰的那一套？」

申五姑道：「藍田玉！他一生就是傲視天下，沒把人放在眼裏……」

十大書坊｜後竹屋店

金北岳搖了搖頭道：「沒有！」

他又笑了一笑，道：「我正好和藍公子相反，任何人我都會放在眼裏，不敢小看了對方！」

申五姑怔了一怔道：「小子，你很過份！藍田玉目中無人，至少還讓人家瞧得出他的個性高傲，你呀……」

她忽然搖了搖頭：「你簡直是個狂妄的混球！」

齊敢又忍不住笑了。

他已經看出申五姑是眞的在冒火。

這些年來，她在關外受盡了尊敬，幾曾有人敢向她挑戰？

眼前這個後生晚輩，居然眞敢叫陣，她焉能不冒火？

金北岳仍然很從容，從容得令申五姑都爲之驚訝。

他淡淡一笑道：「宮主，你是長者，怎麼可以開口就罵人？幸好我金某人一向知道年紀大的人都很糊塗，所以，我不跟你一般見識……」

金北岳話音未已，申五姑的臉色已經變得煞白。

她活了這麼大，還沒有人敢用這種口氣對她說話。

連無情公子藍田玉也不能。

申五姑雙手一張，忽然就到了金北岳身前，怒吼一聲：「你找死……」

□□　□□　□□

齊敢就站在旁邊。

但他却一動也不動，彷彿石像般的站着，眼看着申五姑雙手已抓上了金北岳的衣衫。

金北岳看上去似乎很吃驚。

他瞧着申五姑的雙手，匆匆地叫道：「等等……等一等……我的話沒說完，你怎麼可以打人……」

申五姑當然不會等。

不過，申五姑却也沒有抓得住金北岳。

因爲，金北岳就在申五姑指尖剛剛挨到身前一寸之際，脚下一滑，就到了五尺之外去了。

申五姑呆得一呆，再度撲了過去。

可是，金北岳却再度一閃就到了申五姑身後。

申五姑原地轉身，怔怔地瞧着金北岳，就好像在瞧着一個怪物。

□□　□□　□□

金北岳當然不是怪物，只不過是武功很怪。

申五姑想不出武林中有什麼人能夠在這麼近距離之內，兩次避開自己的突擊。

連駝叟和蛇婆都不能。

尤其是自己第二次出手時的威力，他們決不能只躲而不還手。

現在，眼前這個年輕人却能。

而且，申五姑却瞧不出他的身法路數。

她至少知道，藍田玉沒有這種靈巧快捷的身法，她相信，金北岳的一身武功，一定還有別人的眞傳。

這個人是誰？誰能調教出這麼年輕武林好手？

申五姑呆立當地，半天沒有說話。

白雪娘和蕭黑女也在發呆。

打從她們進入長春宮拜師習藝以來，這還是頭一次見到有人在師父手下從容走避，未露敗象。

她們頓時覺到，師父忽然間好像老了十年。

□□　□□　□□

申五姑像是老了十年。

齊敢却像年輕了十年。

他拍手大笑道：「長春宮主，兩擊均告失手，有趣呀有趣……小岳，大叔我眞是服了你了！」

金北岳一笑。

他雖然很得意，但他也發現眼前這位申五姑，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對手。

因此，他收斂了不少傲氣。瞧瞧申五姑，抱拳道：「申宮主功力深厚，金北岳十分敬佩！」

申五姑陡然長嘆了一聲，道：「小子，看來你眞不是藍田玉的傳人弟子了！」

她目光轉向齊敢，道：「他究竟是什麼人的弟子？你最好說明白，免得……免得……」

十大書坊｜後竹圍店

申五姑顯然有些兒心中不安，她已經瞧出金北岳是個大有來頭的人。

齊敢大笑道：「申宮主，這件事不好辦了……他的師父，說出來，太多……」

申五姑一怔道：「師父太多？你是什麼意思？」

齊敢道：「很簡單，教過他武功的人，已經多到不容易說清楚，你不懂麼？」

申五姑應該懂，但她却有些兒似懂又非懂！這種許多人教一個人的武功的事，武林中不是沒有。

但是，像金北岳這樣能得到那麼多武林中第一流高手教導的事，在申五姑的想像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她才會似信非信的看看金北岳，道：「這麼說來，武林中的絕世高手，都是你的師父，是不是？」

金北岳道：「是！」

申五姑皺了皺眉道：「小子，你再說一個名字來……」

金北岳笑道：「無影老人，就是我恩師之一。」

申五姑呆了一呆。

無影老人石無影，她當然知道。不過，她却沒有機會識荆，因爲，她很少入關，而石無影却也很少出關。

何況，石無影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當眞就像個無影的人兒一般呢？

□□　□□　□□

金北岳既然是石無影的弟子，申五姑忽然覺得自己沒有必要樹此强敵。

於是，她淡淡一笑，道：「小子，看在石老人的面子上，你們走吧！回到關內去！」

金北岳和齊敢當然不會回到關內去。

他們本就是有所爲而來。

齊敢首先搖了搖頭道：「申宮主，我們剛剛出關，怎麼你就趕我們回去？這豈是長春宮主人的待客之道？」

申五姑冷冷地瞪着齊敢道：「長春宮沒有請你們，你們就算不得客人，齊敢，你們最好馬上走！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金北岳微微一笑，看了看齊敢。

齊敢也笑了一笑。

但他轉過臉來面向申五姑的時候，臉上的笑意忽然更濃：「申宮主，關外風光，別具一

十大書坊｜後竹圍店

格，我們只是想遊山玩水，這又怎會傷了彼此的和氣？」

申五姑道：「齊敢，你眞是遊山玩水麼？你們不是來找四貝勒的麼？」

齊敢道：「找他只是想打聽打聽一件事，申宮主，你別誤會我們跟他有仇！」

申五姑道：「哦？」

她不由得在兩人臉上轉來轉去的看了半晌：「齊敢，你們……想打聽什麼事？」

齊敢道：「這個麼？只怕申五姑你不太清楚吧！」

申五姑冷笑道：「關外的事，很少有我不知道的，齊敢，你最好能說出來……」

齊敢皺了皺眉。

他實在是不想說出來，因爲，有些事，連金北岳都還不明白。

當着金北岳面前，齊敢自然不能不考慮了。

□□　□□　□□

金北岳却接口道：「申五姑，我們找四貝勒，是想問問有一個叫秋桐的人，是不是已經跟他的妹妹黃娟娟回到了關外！」

這事本來是金北岳出關的心意。

當然，這並不是齊敢出關的心意。

申五姑聞言，臉色爲之一變。

她瞧着金北岳，又瞧瞧齊敢，道：「眞的？你們是爲了他們來的？」

金北岳道：「我們本來就是……申宮主，妳知道他們現在何處？」

申五姑道：「山海關！」

金北岳哦了一聲。故作驚訝道：「什麼？他們還在關內麼？」

申五姑道：「不錯！」

金北岳道：「我們剛從山海關來，爲什麼沒遇到他們？申宮主，你……沒騙我們？」

申五姑當然沒騙他們。

因爲，眞正在騙人的，是金北岳。

申五姑搖頭，地道：「我用不着騙你們！既然你們來找他們，你們一定是朋友了，是麼？」

金北岳道：「是……」

齊敢忽然一笑道：「申宮主，黃娟娟好像是妳長春宮的門下，金北岳這小子已經把無情劍送給了她，所以，咱們才想來看看……」

十大書坊｜後竹園店

申五姑又呆了一呆。

無情劍送給了黃娟娟？爲什麼？她睜大了眼瞪了金北岳半晌。

白雪娘和蕭黑女也吃了一驚，望着金北岳發楞。

包括申五姑在內，她們都不太敢相信這是眞的。無情劍是無情公子藍田玉的劍，金北岳怎會隨便送人？

爲什麼？爲什麼？一連串的爲什麼，在申五姑和白雪娘、蕭黑女心中翻騰。

她們都在盯着金北岳。

金北岳笑笑道：「申宮主，你該可以相信我們了麼？如果我們是仇家尋仇，我怎會把無情劍送給七格格？」

這本來是不必解釋的事。但是，有些還是解釋一下比較好。

果然，申五姑又露出了笑容。她點頭道：「是！能把無情劍相贈，當然你們不會是娟娟兄妹的仇家。」

這也本來是不必解釋的事，但申五姑却偏偏要解釋了一番。

可是，天下有很多事，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申五姑做夢也想不到，這本來決不是仇家的人，居然就是四貝勒的最大仇人。

□□　□□　□□

申五姑把他們請到了廟中的雅靜客房。

普照寺的方丈枯木大師，在陪着他們。

申五姑和黑白二女，已回到了她們自己的別院。

顯然，她們雖然接納了齊敢和金北岳，但她們還是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因爲，申五姑總還是覺得有些想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像齊敢這樣的人，爲什麼會陪同姓金的出關？

而且，金北岳爲什麼會有那麼多高明的師父？

這小子的出身，是那一個武林世家呢？

中原武林中，那一家姓金的有這種聲望？申五姑想不出來。

白雪娘和蕭黑女更是想不出來。

她們完全沒有中原武林家門世家的概念，所以，她們兩個，只能說這個金北岳是個幸運兒。

但是，天下能稱爲幸運兒的人，究竟不多。

十大書坊—後竹圍店

「這個人可疑！」蕭黑女脫口而出道：「師父，我們還該查查他！」

申五姑點頭。

她當然要查。不過，眼前，她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了。她不能任令黃娟娟一直留在蛇婆手中。

所以，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救出黃娟娟。

三十九

黃娟娟是階下之囚。

但她却並不是一般的囚犯，所以，她看起來很自由自在，有酒有肉。

白千山、秋桐和老齊正和她在喝酒。

這兒是一處很精緻的花園。

背山面海，景色非常幽雅，如果不是在別人威脅之下，相信住在這種地方，一定是十分愉快。

黃娟娟此時不愉快，當然是因爲她還是階下之囚。

秋桐却表現得很怪。

他可以說是很無辜，只因爲認識了黃娟娟，才會惹下這場被關之災。

但是，很怪的是，他並沒埋怨人。

相反的，他此刻顯得十分愉快。

甚至當駝叟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更是起身相迎。

十大書坊｜後竹圍店

黃娟娟很不高興。

她冷冷地看了秋桐一眼，道：「秋兄弟，我……看錯了你了！」

秋桐一笑，道：「也許……」

他只說了兩個字，就住口不往下說了。

因爲，他發現本來是在生氣的七格格，偏偏此時忽然露出了笑容。

秋桐忍不住回頭，向黃娟娟看去的方向望去。

剎那之間，秋桐也笑了。

□□　□□　□□

能夠令他們露出笑容的人，並不多。

但是，這兩個人的出現，就足以令他們笑。

因爲，在目前的處境之下，誰能把蛇婆抓住，當然都能令他們露出笑容。

而唯一能抓住蛇婆的人，他們相信只有一個，那就是金北岳。

現在，正是金北岳和齊敢出現在他們眼前。

陪着金北岳同來的，還有一位老和尚。

是普照寺的方丈枯木大師。

很明顯，駝叟跟枯木大師是老朋友。

因爲，枯木和駝叟是先到這花園中來的。

□□　□□　□□

金北岳告訴七格格和秋桐，蛇婆已經答應放人。

沒有任何條件就放人，黃娟娟似乎有些不相信。

她看了駝叟一眼，道：「段老，這是眞的？」

駝叟點頭道：「眞的！」

接着哈哈一笑，道：「七格格，很對不起，委屈你了！」

黃娟娟忽然很高興的笑了笑，道：「段老，說眞的，我……此時倒不覺得有什麼委屈了……」

她現在急於想知道的，倒是金北岳和齊敢用什麼方法使得蛇婆放人，而且，爲什麼蛇婆又不見人影？

可是，她却沒法子問，因爲，枯木大師已先開了口。

「七格格，長春宮主要老衲伴陪格格出關……」老和尚立掌合十：「還有，白施主，請卽起駕吧！」

黃娟娟並不想馬上走，可是，白千山的神色，令他感覺到非走不可。

因爲，夜長夢多的事，他們看過不少，如果蛇婆又變了卦，那就想走也走不了了！所以，黃娟娟只好笑着謝謝金北岳，舉步離去。

秋桐看看老齊，兩人居然也跟了過去。

枯木大師皺了皺眉。

駝叟哈哈一笑道：「老木頭，只要你們那位七格格不反對，誰願意跟她去，老夫都不介意。」

黃娟娟嫣然一笑道：「老方丈，這位秋兄弟一路上幫了我不少忙，我想帶他去見我師父的！」

枯木點了點頭，轉向金北岳和齊敢合十一禮，道：「告辭了……兩位有暇，尚盼能出關一遊……」

齊敢大笑：「大師放心，我們會來的！」

金北岳也笑道：「十日之內，定當趨寺拜候……」

□□　□□　□□

普照寺本是冷冷清清地方。

但是打從金北岳來過又走之後，這個古廟忽然變得十分熱鬧了。

一批批地人，趕到寺內。

有從關內來的，也有是從關外來的。

這些人，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不是爲了朝山進香而來。

她們都是武林人物。

所以，一時之間，普照寺忽然充滿了殺機。

枯木大師沒法阻止任何人入寺。

因爲，佛寺本來就是供人入內瞻拜的。

不過，他雖然不能禁止這些人入寺，但他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把自己關起來，留在方丈靜室，不去見這些人。

寺中僅有的兩名小沙彌，守在方丈室外，擋住了一切要見方丈之人。

當然，這中間也有例外。

方丈室內現在就有了客人來了。

□□　□□　□□

金北岳、齊敢以及駝叟，一共有三個人。

他們，是枯木大師唯一肯見的外人。

但却令人意外的是，蛇婆也被大師擋了駕。

所以，蛇婆只好一個人留在大殿上。

大殿上本來有着不少武林人物，但打蛇婆跨進來之後，這些武林好漢，倒也識相的全走了出去。

世上不怕這個怪物的人，只怕還不多。

包括瘋女幫那批女人在內，她們可以像瘋子般作弄別人，但對蛇婆，她們作弄不起，非但作弄不起，而且，還得防着自己被蛇婆所作弄。

不過，舒小倩和柳青山都在想着一件想不通的事；蛇婆曾經立誓不出山海關，現在，她却出關來了。

爲什麼？她爲何要自毀誓言？她與長春宮主之間的約定，是什麼原因取消了？

□□　□□　□□

駝叟却笑着在和齊敢低聲談着：「齊老弟，這眞是想不到的事，申五姑居然只憑着金老弟幾句話，就答應向蛇婆認錯……這眞是太令人意外了！」

他看看金北岳，又道：「老弟，你到底向那個老道姑說了些什麼？」

金北岳笑了一笑，道：「段老，其實我說的也只是幾句很普通的話……」

駝叟道：「幾句普通的話？什麼普通的話，能化解了這個老道姑的幾十年牛脾氣？老弟，你倒是說出來聽聽……」

金北岳笑道：「駝老，我只是說他們都已經老得快連牙齒都沒有了，爲什麼還要像小孩子一樣嘔氣？如果蛇婆一冒火，把七格格殺了，她豈不是罪過大了麼？」

駝叟失聲笑道：「就是這幾句話？老弟，你別拿老駝子開心了！」

金北岳道：「眞的！」

駝叟道：「老夫不信！不信……」他搖頭大笑，看看齊敢：「齊老弟，你相信麼？你相信他說的？」

齊敢道：「信！」

駝叟皺眉道：「你信？你眞的相信？」

齊敢道：「我本來相信，駝老，你別忘了，人老了，想法就會變的了！」

駝叟道：「錯了！有些人會變，但是，有些人却不會變，像申五姑和蛇婆就是不會變的人。」

他嘆了一口氣：「所以，無論怎麼說，我還認爲一定有別的原因……」

枯木大師這時正端上了三碗熱茶。

他微微一笑，道：「駝施主，有些事不一定要有什麼特別的原因，關健只在於，說這種話的是什麼人而已。」

駝叟道：「老木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枯木道：「很簡單，這些話如果是你我或老齊施主去說，可能一點兒都沒有用，但是，換了無影老人的弟子去說出來，結果就會大不相同了！」

駝叟呵呵一笑，拍了拍金北岳道：「小子，原來你是石無影的徒弟麼？我先前還一直以爲你是醉鬼和狂生合教的弟子呢！」

金北岳笑了一笑。

齊敢道：「駝老，你猜的也沒有錯……」

駝叟道：「哦？沒錯？」

齊敢道：「不錯！仙都醉客喬四郎和太瘦狂生梅竹松，甚至連無情公子藍田玉，都算得上是他的師父！」

駝叟一呆，道：「眞的？」他看看金北岳：「老弟，這根旗竿沒騙人？」

金北岳道：「沒有。他們確實是算得晚輩師門……」

駝叟忽然一拳擊在金北岳肩頭：「好小子，你眞是天下少見的奇才……」

他忽然又哈哈大笑道：「怪不得那老道姑賣給你這麼大的面子，原來你老弟有這麼多好師父……」

金北岳笑笑道：「駝老，晚輩……只靠師門餘蔭，算不了什麼！」

駝叟怔了一怔，突然搖頭道：「老弟，你別見怪，老夫可沒有小看你的意思……」

金北岳笑道：「我知道……」

駝叟阻止了金北岳，接道：「老弟，別人也許會以爲你是仗着師父們的餘蔭，才能出人頭地，但老夫可很明白，你有折服一切武林高手的能耐……」

他長嘆一聲道：「老弟，我這是眞心的話，你應該明白！」

金北岳道：「明白！我知道……你沒有小看我！」

十大書坊｜後竹園店

他忽然一笑道：「不過，我想，長春宮主一定是因爲我的師父們才會決定認錯的了！」

駝叟道：「可能……」

他看了看枯木大師，又道：「老木頭，你說呢？是不是這樣？」

枯木大師笑道：「老衲不敢說，但以長春宮主的爲人，對於石無影石老施主，則是十分敬服……」

駝叟笑道：「有理！不過，申五姑一生，並沒見過石無影，我眞不懂，她爲什麼對石老人這麼……這麼樣敬佩呢？老木頭，你久居關外，多少總該知道一點兒吧？」

枯木道：「這個麼？老衲所知也不多。」

駝叟道：「你所知不多，比我們總多一點吧？」

齊敢笑道：「大師，有些事只要有一點兒蛛絲馬跡就很夠了！」

枯木笑道：「不錯，齊施主說得對，看來申宮主所以如此敬服石老人，想必跟她的長輩有些關係……」

金北岳笑了笑，道：「申宮主的長輩還在世上麼？那……這位前輩豈不是將近百歲了？」

枯木道：「申宮主的長輩倒是業已西遊極樂，但是，她曾身受石老人大恩，確也不假！

若非四十年前石老人親臨關外，長春宮只怕早已被西域的喇嘛燒得乾乾淨淨了！」

駝叟忽然大笑道：「我明白了……」

他看了金北岳一眼道：「老弟，四十年前，令師曾經出關的事，枯木老和尚若是不說，只怕世上眞沒有人知道了！」

枯木合十道：「不錯，長春宮與喇嘛之戰，本是極爲隱秘之事，但申五姑的母親葛二娘却暗中已差人邀請了石老人前來相助……」

金北岳道：「家師和申五姑母親認得麼？他們……」

枯木道：「認得，葛二娘入關時，見過令師……」

駝叟道：「我又想起來了……」

他抓了抓頭：「葛二娘和他丈夫申長春曾經七度入關，以武會友，最後一次約在四十多年前，據說他們到了九華山去找過當時正在九華山隱居的石無影，想必他們就是那時認識的了！」

枯木道：「不錯……」他笑了笑：「自那次之後，葛二娘夫婦就再未離開長春宮一步了。」

駝叟大笑道：「他們一定在九華山跟石老人動過手，也一定是敗得心服口服……」

十大書坊—後竹屋店

枯木道：「不錯……葛二娘夫婦是敗了，不但敗得心服口服，而且敗得很慘……所以，他們夫婦才會從此不入關內一步。」

駝叟道：「這麼說，石老人有恩於長春宮，申五姑對石老人的弟子客氣些，那當然是理所當然的了！」

金北岳笑了笑。

齊敢也笑了笑。

因爲，眞正知道申五姑爲什麼聽信金北岳的話，取消了她和蛇婆之間誓言原因的人，只有他們兩個。

僅僅憑着石老人的名望，不見得就能令申五姑心平氣和的俯首聽話。

武林人物解決問題，只有兩條路，一是憑功夫，二是憑道理。

以武功言，金北岳和齊敢，足可制服申五姑。

講道理，金北岳更是有他一套歪理。

所以，申五姑不能不應允金北岳的要求。

不過，金北岳和齊敢覺得沒有必要說出來。

反正，事實上是蛇婆和駝叟已經出了山海關，她們當年的誓約，已經取消了，因此，再來解釋，已是多餘。

□□　□□　□□

可是，有些事却是仍未完結。

蛇婆和申五姑之間的那段恩怨，她們並未眞正忘記。

她們還是要一決高低。

這是她們兩人之間的事，誰也解決不了。除非是她們自己。

所以，蛇婆獨自守候在大殿之上。

她連駝叟都攆走了。

既然是她們兩個人的事，有第三者在，就不成。

但是，申五姑呢？她是不是還在普照寺之內呢？

□□　□□　□□

申五姑已經走了。

知道她們走了的，只有枯木大師。

十大書坊｜後竹屋店

而且，申五姑也帶走了黃娟娟和秋桐等人。

不過，現在枯木已把申五姑的行程告訴了金北岳。

駝叟很意外。

「申五姑不在寺內了？老木頭，你爲什麼不早說？」駝叟大聲吼道：「你知不知道，這些人……多是衝着長春宮的人來的？」

枯木合十道：「老衲知道……」

駝叟一怔，道：「你……你知道？」

枯木道：「駝施主，老衲要是不知道，怎會自閉於方丈之內，不見這些武林人物？」

金北岳忽然覺得有些兒不解了。他看看枯木道：「老方丈，你不見這些人，是爲了避免露出口風麼？」

枯木道：「不是！」

他嘆了口氣：「其實，他們很快就會知道申五姑在不在寺內的。老衲不願見人，實在是不想捲入武林殺伐之爭。落個眼不見爲淨。」

駝叟搖了搖頭，道：「老木頭，你怕普照寺裏面有人玩命麼？我看，沒人有這個膽子吧？」

枯木道：「駝施主，你錯了！這些人中有些人是不敢在普照寺內撒野的，可是，有一批人却敢！」

駝叟道：「那一批人？」

枯木道：「瘋女幫。」

駝叟皺了皺眉道：「她們？那些野女麼？」

枯木道：「是！」

駝叟不相信地道：「老駝子不相信！她們不會的，老木頭，你多慮了。」

枯木嘆息道：「駝施主，你沒聽到麼？老衲還有個眼不見爲淨的想法呀！這些瘋丫頭們，連衣服都不穿，出家人怎敢睜眼去看？」

駝叟失聲大笑。

金北岳和齊敢也忍不住笑了。

「不錯！不錯……」駝叟喘氣道：「這些丫頭的打扮，你這老和尚實在是不看最好，否則，壞了你的修行，可眞是罪過大了。」

枯木合十道：「阿彌陀佛……」

駝叟忍住笑聲，又道：「老木頭，你這樣躲着還是不行的！你明白麼？」

十大書坊—後竹屋店

枯木一怔：「你——你難道要我出去見見她們？」

駝叟道：「可不？你只管自己眼不見爲淨，但她們赤身露體的在廟內橫行無阻，你就不怕那些菩薩難受麼？」

哈哈一笑，駝叟搖頭接道：「老木頭，要想佛門淨地不被她們弄髒，我看你只有一個法子。」

枯木道：「什麼法子？」

駝叟道：「你自己去，憑你無上法力，把這些瘋女人趕出去！」

枯木沉吟。他似乎覺得駝叟的話不是沒道理。

可是，要他去見這些寸絲不掛的女人，他還眞不敢。因此，他終於搖搖頭道：「不行。」

駝叟一呆道：「不行？爲什麼？」

枯木道：「老衲不想自污雙目！」

駝叟大笑道：「你不想自污雙目，很好，那就讓那些女人在這廟裏開一個無遮大會，大參歡喜禪吧！」

枯木臉色大變，脫口道：「不……佛門淨地，豈可任令她們胡鬧？不……」

但是，枯木顯然只能口中說不，行動上却不敢跨出方丈，去面對那些女人。

不過，枯木並不眞是很笨。他雖然沒有行動，但他却拿一雙眼睛直瞧金北岳。

如果有人能幫他，那就非金北岳莫屬。

果然，金北岳比枯木想像中的更有正義感。

就在枯木口中還在連聲叫「不」時，他已經深深地笑了一笑道：「老方丈，你不用再着急了，那些瘋女人，我還能趕得走……」

枯木忽然不再說「不」，而是展眉而笑，合十道：「好！好……若是小施主肯出面，眞是再好不過了……」

駝叟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道：「薑是老的辣，小子，你眞是容易上圈套……」

□□　□□　□□

柳青山和舒小倩正在送子觀音小殿中禮佛。

殿外，是花飄香和那六名彩女在嘻笑。她們當然不會是自己跟自己人在笑鬧。

這會兒普照寺內多的是由關內來的男人，除了言光斗那一行人之外，至少還有三批男人，也到了寺內。

他們是恆王屬下的一批侍衞；四貝勒手下的一批勇士和關內一批別有用心的武林人物。

現在，跟花飄香她們笑鬧的，就是這些別具用心的武林人物。

其中最有名的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活霸王的二弟子展子安。

另一個則是南海雷火堂中的門客秦鈞。

其餘的大約還有十個人，都是一些混混。

不過，在武林中他們雖是混混，在女人面前，他們可就不是，而是猛虎般的勇士了。

佛門是淨地，但眼前的觀音殿，却已是一片春光爛漫，人欲橫流。

□□　□□　□□

駝叟沒說錯，金北岳是很容易的上了圈套。他現在就和齊敢走向了觀音殿。

武林中的混混們，當然沒有人認得金北岳和齊敢。

所以，當金北岳和齊敢走過來時，他們還在玩他們的。不過，那六名瘋女幫的女人却不然。

她們雖然對於金北岳所知不多。可是，她們對齊敢却太熟了。

因此，齊敢一旦出現，這六個少女全部很不自在。

這種事當然很快就讓混混們發現了。他們每個人都掉轉了頭，每個人都望着齊敢和金北岳，每個人都覺得十分意外。

金北岳微微一笑，回敬了那夥混混們一眼，突然大喝一聲：「滾！」

金北岳內力之强，連駝叟、蛇婆都覺得驚訝，他忽然運氣猛作獅子吼，那夥混混們怎能受得了？

頓時，這十多名小脚色，全都混身上下發軟，倒在那六名少女身上。

不過，他們還在爬。金北岳要他們滾，他們却只能爬。

因爲，他們究竟也是武林中人，金北岳一聲暴喝，就有這麼大的威力，如果一旦出手，結果想也不用想了。

所以，他們一個夾一個，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好，就向殿外的那道門兒爬過去。

齊敢忽然也冷冷一笑，尖聲道：「你們最好滾回山海關，不然，你們就別想再活着入關了！」

十多名混混頭也沒回，就爬出去了。

因爲，他們忽然發現這個又瘦又高的老人，更不好惹，說話的語聲入耳，居然很像尖針

十大書坊｜後竹圍店

般刺入了耳膜，幾乎令他們腦子都爆了開來。

這種事，他們連想都沒有想過。但是，却在今天親自遇上了。他們不逃，還敢幹什麼？

□□　□□　□□

展子安和秦鈞兩人沒動。

他們剛才就沒動，只不過是站在一旁看。現在，他們還是在看。不過，心情上已然是先後大不相同；先前是在欣賞，現在，却是在害怕。

尤其是，當齊敢忽然舉步走向他們時，他們覺得全身都在冒汗。

齊敢打量了兩人一眼，道：「你們不走？」

展子安抱了抱拳，道：「不走！」

秦鈞也抱拳道：「我等有事而來，事沒辦完，當然不想走！」

齊敢笑了笑，道：「很好！很好！看在你們剛才沒有胡鬧的份上，老夫也不爲已甚……」

齊敢頓了一頓話音，又看看二人，道：「兩位想必是很有來頭的了！怎麼稱呼？姓甚名誰？」

展子安遲疑了一下，道：「在下展子安，先師是鐵撼山……」

齊敢道：「活霸王的徒弟？」

展子安道：「是……」他看看齊敢：「前輩認得先師？」

齊敢一笑道：「不但認得，而且，令師遇害之時，老夫曾經目睹……可惜，當時情況，任何人也無能爲力……」

展子安突然一曲膝，叩了個頭：「前輩是齊敢老前輩麼？晚輩給您磕頭……」

齊敢揮了揮手道：「不敢，請起……」

展子安忽然變得畢恭畢敬的站在一邊。

齊敢看看秦鈞，道：「你呢？也是鐵老門下？」

秦鈞一笑道：「不是，區區秦鈞，來自南海！」

齊敢一怔，道：「南海？南海雷神門下？」

秦鈞道：「雷神老人家已經早已登極樂，而今南海雷火堂，是由雷神孫子雷長鳴當家作主了。」

齊敢大笑道：「原來雷公望雷老也過世了？秦鈞，你是南海弟子了？」

秦鈞一笑道：「齊老，我不是南海門下弟子。」

齊敢哦了一聲道：「不是？」

秦鈞道：「晚輩是南海雷火堂主人的門客！」

齊敢怔了怔。

金北岳却笑道：「昔日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但不知南海門下，有食客多少？」

秦鈞看看金北岳道：「只有在下一人！」

金北岳大笑道：「大叔，南海門太寒愴，既沒門客，居然只用一人，太少了！」

齊敢却不是在想這件事，他正在想，南海雷火堂派了個門客到關外，爲了什麼？這事會不會跟金鶯有關？

齊敢一念及此，不由得瞪着秦鈞道：「南海門下忽然出關，秦鈞，你們目的何在？雷長鳴來了沒有？」

秦鈞沉吟了一下，道：「堂主沒來，南海門只來了在下一人！」

齊敢皺眉道：「秦鈞，我問你出關目的何在，你沒聽明白麼？」

金北岳很少見過齊敢生氣，此刻他忽然生氣，到是令金北岳頗爲意外。

秦鈞當然也大爲不解，皺眉道：「齊老，這……這是南海門的事，恕難奉告！」

齊敢臉色再度一變，喝道：「你不說？」

秦鈞道：「是！」

齊敢忽地仰天大笑道：「好！老夫到要看看，你憑什麼膽敢不說……」

話音未了，手已迅疾一拍而來。

秦鈞似乎並未想到齊敢說打就打，大吃一驚，飄身後退三步。

但齊敢比秦鈞還要快，掌勢未變，已然貼在秦鈞的胸前，口中却道：「說！」

秦鈞呆呆的站着，一動也不敢動。

他此刻心中可是大感震撼。他完全沒料到齊敢的武功會如此高明。

不過，秦鈞也很倔强，他瞪着齊敢，就是一言不發。

齊敢怒目相向，喝道：「你說不說？」

秦鈞搖頭。

齊敢鋼牙一咬，正想掌心發出內力，將秦鈞擊傷。

金北岳却笑了一笑道：「大叔，手下留情！」

齊敢及時收手，退了一步，道：「小岳，你……」

金北岳笑道：「大叔，你跟南海門中人有仇麼？」

齊敢道：「我？沒有！」

金北岳意外的一怔，道：「沒有？那大叔為什麼對他很生氣？」

齊敢道：「這個麼？小岳……」

他遲疑了一下，方又接道：「因為雷火堂的火器歹毒，大叔不想他們也插手眼前之事，造成更多的武林同道喪生異域……」

齊敢這話，任何人都聽得出不是眞話。

但金北岳並未反駁，笑道：「原來如此……」

但秦鈞却冷冷一笑道：「齊敢，你騙人，雷火堂暗器雖然霸道，却從來不曾輕易使用，今日之事，也用不到我南海門中人使用火器……」

齊敢怒道：「老夫騙人又怎麼樣？其實，老夫和南海門過去無怨，今日也無仇……秦鈞，只要你說出為什麼出關，老夫就不會再為難你了！你為何不說，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

秦鈞看看齊敢。

他忽然覺得這個瘦老人可能說的是眞話。當下又沉吟了一下，嘆了口氣道：「齊老，我到關外是為了應人之邀，幫助一個朋友救人的！」

齊老道：「幫助朋友救人？秦鈞，你的朋友是誰？」

秦鈞道：「是——黃善！」

齊老不由得笑了。

金北岳也笑了：「黃善？原來是他？」轉向齊敢：「大叔，這可是天大的誤會了！」

齊敢道：「可不……」他揮手向秦鈞一笑道：「秦老弟，抱歉，老夫錯怪了你了！」

秦鈞看看二人，笑了一笑道：「兩位……你們和黃善是朋友？」

金北岳道：「不錯！秦兄您既是應黃兄約來，為什麼不跟他們在一起？否則，只怕就不會有這種誤會了！」

秦鈞指了指展子安道：「在下和展兄也是老友，關外相遇，十分高興，所以才和黃兄分開……」

他忽然搖了搖頭：「不想在這兒發現瘋女幫女人……」

秦鈞顯然想到剛才那等現場情況，突然說不下去了！

因為他究竟還是個正人君子。

其實，金北岳和齊敢也明白，如果秦鈞不是正人君子，黃善他們決不會邀請他趕來關外的！

同時，齊敢也已經想明白了黃善特地約他出關之故。

十大書坊…後竹圍店

在黃山的時候，白千山就曾取出過火器威脅羣豪，現在黃善乾脆把火器名手請來一位，看你白千山又能如何！

□□　□□　□□

花飄香趕走了那六名赤身露體的彩女。她十分乖巧的向齊敢和金北岳福了一福，道：「齊老、金公子，沒料到你們也在寺內……」

這不啻是睜了眼說假話。

花飄香應該比別人都明白，他們兩人在寺內的！

金北岳皺了皺眉。他好像天生有些兒不喜歡跟年輕漂亮的女人打交道。

而齊敢也是。

可是，此刻的齊敢却笑了一笑，道：「是嗎？眞難爲你們瘋女幫的人，居然也有耳目不靈的一天了。」

花飄香怔了一怔。

齊敢哈哈一笑，又道：「花飄香，老夫還是一句老話，你能不能告訴我，小牛和小白，現在何處？」

花飄香苦笑了一聲，搖搖頭道：「齊老，您可眞是問倒我們了！瘋女幫到現在爲止，還沒找出他們的下落……」

金北岳忍不住了。

他忽然走向花飄香，冷冷一笑道：「花飄香，你在胡家大院說的話，是不是全忘了？」

花飄香笑笑：「沒有！金公子，你應該記得，當時我對金公子說過，我們是在等人，等人送信，告訴我們小牛和小白何在！」

金北岳道：「不錯！你好像是這麼說的。」

花飄香笑道：「金公子，我們並沒有在胡家大院等到送信的人，所以，到目前爲止，我們眞的還沒找到小牛和小白的下落。」

齊敢道：「看來你們瘋女幫有些老大了！」

花飄香道：「不會，齊老，我們一定會永遠保持年輕……」她笑笑：「女人一旦老大，就無法混下去了！」

齊敢冷笑道：「你們還能年輕麼？耳目失聰，就是老大，花飄香，我覺得你們還是回到灶台邊上去吧！免得再在江湖上丟人現眼了！」

花飄香柳眉略揚，正想反駁幾句，柳青山已經陪着舒小倩走了出來，他不可一世的直奔

十大書坊小說竹園店

到齊敢身前，冷笑道：「你是什麼人？你有什麼資格要瘋女幫的人回到灶台邊去給男人當奴隸？」

齊敢瞧了瞧花飄香和舒小倩，根本沒看柳青山，因爲，他本就比柳青山高出一個頭還不止。所以，他也沒答柳青山的話，而是向舒小倩和花飄香問道：「這個人也是你們瘋女幫的人麼？他爲什麼不穿上女人衣服？」

舒小倩和花飄香同時爲之一怔。

她們沒有料到齊敢會有此一問。是與不是，都無法回答齊敢的問話，因爲，不論怎麼回答，都會傷及柳青山的臉面，令柳青山下不了台。

唯一能回答的人，只有柳青山自己。

四十

柳青山果然是自己回答了齊敢的話。

不過，他不是用口，是用手。

他雙手一錯，剎那間就向齊敢攻出了七招五式。

柳青山在長江幫中，是第一高手。

活龍王楚長江，據說也比不上柳青山，甚至有人傳言，就算集長江幫的五名高手同時出手，也不敵他一人。

所以，柳青山很相信自己忽然出手，眼前這個瘦老人，結局只怕不死也要重傷。

可是，柳青山當然很快就知道了結局。

瘦老人既未死，也未傷。

□□　□□　□□

齊敢沒還手。

他依然還是立於原地，好像動都沒動過一般。

柳青山的七招五式出手時，齊敢整個的人就像木偶一般，隨着柳青山的招式遊動。

柳青山一停手，齊敢馬上站定在原處。

不過，這回齊敢却是低下頭瞧着柳青山說話了：「閣下這七招五式還不錯，只可惜你用錯了地方。」

柳青山早已呆在當地了。

他打從出道以來，這還是頭一次遇到這種怪事。也是他頭一次遇到比自己高明的對手。

他雖然吃驚，雖然膽怯，但他却不失高手的氣度，雙手一抱拳，大聲道：「尊駕武功之高，實在是柳某人生平僅見……不知尊駕怎麼稱呼？」

齊敢還沒回答，舒小倩已代爲答道：「柳兄，他老人家是——齊老前輩，齊敢齊老前輩……」

旗杆？

柳青山雖然我生也晚，小了齊敢廿歲，但是對於這位當年的武林第一殺手，却也有所耳聞。

只是令他還有些懷疑的是，一個殺手，就算武功再高，也不可能高到齊敢現在的這種境界。

因爲，殺手所要具備的功力，不是像眼前齊敢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如入化境的上乘武功。他要的是快、狠、準而已！

而且，作爲殺手，必然充滿了殺氣與邪氣，根本就無法練到齊敢眼前境界。

柳青山自己就是殺手型的人物，他自己就曾希望代齊敢而爲天下第一殺手。

所以，他深知作爲殺手，該學的是什麼。

齊敢現在的武功，已不是殺手型，而是君子型了。

所以，柳青山幾乎不太相信眼前的老人眞是齊敢。

原因是，他既不知道齊敢在桃花島住了十六年，又不知道金北岳把自己那一身奇遇，多半都轉教了齊大叔。

以齊敢的智慧，正是一點卽透，武功眞是一日千里。和半年前相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從花飄香吃驚的臉色中，可見一斑。她在杭州初見齊敢之時，跟齊敢較量過，雖然不敵，至少還可以和齊敢動手一戰。還可以逼得齊敢非還手不可。

現在，花飄香明白，再和齊敢動手，只怕齊敢已經不必出招，就可以把她累死。

柳青山倒退了兩步。他忽然恭恭敬敬地一曲膝，向齊敢納頭便拜。口中大聲道：「老前輩請受我一拜，以謝剛才冒昧出手之罪。」

齊敢笑了笑。他揮了揮手，道：「算了！你請起吧！」

柳青山仍然是磕了三個頭，才站起來。他很小心的退了兩步，靜靜地立於一側。

這時，舒小倩已經走到金北岳身邊，瞧着金北岳，直笑。

金北岳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別來無恙！」

舒小倩搖頭：「金公子，你明明知道我的日子不好過，你爲什麼要說別來無恙？」她格格一笑，又道：「怎麼啦，那位天下少見的美女呢？怎的沒守在你身旁呢？」

金北岳皺眉。他冷冷地掃了舒小倩一眼，轉身向觀音殿內走去。

齊敢也向內走，不過，他經過舒小倩身邊時，淡淡一笑道：「姑娘，妳要是聰明，就別再去惹他了！」

舒小倩嫣然一笑道：「是麼？我……」眼見齊敢已大步離去，她忽然看了柳青山一眼，招了招手道：「柳相公，你爲什麼不過來？你爲什麼要離我那麼遠？」

柳青山皺了皺劍眉，似是不願的走了過來。

舒小倩指指觀音殿內，低聲道：「柳相公，你……認不認得那個姓金的？」

柳青山搖頭。

舒小倩道：「他欺侮過我，他在江南對我施暴，剝過我的衣服，柳相公，這種人可不可恨？」

柳青山道：「可恨！」

舒小倩故作咬牙之狀道：「柳相公，你肯不肯幫我？你能不能助我報仇？」

柳青山道：「報仇？什麼仇？」

舒小倩嬌聲道：「當然是他侮辱我的仇呀！你沒聽清楚嗎？他剝過我衣服，他想强姦我呀！」

柳青山道：「啊……」

舒小倩盯着柳青山，道：「柳相公，你怎麼啦？你……莫非不相信我說的話麼？」

柳青山道：「嗯！」

舒小倩忽然覺得有些不對，她嘆了口氣，道：「柳相公，你怕他們？」

柳青山道：「怕？爲什麼？」

舒小倩道：「當然是……他們武功太高呀！唉！也許是我看錯了你了……」

柳青山淡淡一笑道：「不錯，妳是可能看錯了我，不過，我也可能看錯妳了，是不是？」

舒小倩嫣然一笑道：「你——你怎麼會看錯了我？我又那兒不對了麼？」

柳青山道：「妳也沒有那裏不對，只是我看不出那個姓金的會剝妳衣服！」

舒小倩一呆。她看了花飄香一眼，道：「柳相公，你可以問她，花護法可以作證。」

花飄香笑道：「不錯，我可以證明，那個金北岳，眞的看到了小倩妹子的赤身露體……」

展子安顯然有些兒奇怪，他覺得柳青山在這一剎那之間，忽然變得很多。

換了以往，他早該義憤塡膺，打抱不平了。

可是，現在，他却無動於衷。

這是爲什麼？柳青山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展子安終於忍不住笑道：「柳兄，她們的話，你眞的不相信麼？」

柳青山淡淡一笑道：「子安兄，你呢？你相信她們說的？你認爲能使齊敢跟在身邊的人，會做出這種事？」

展子安一怔。

但是，他終於也明白柳青山爲什麼不信舒小倩的話了！因爲，柳青山相信的是齊敢這個人，他崇敬像齊敢這樣的人，所以，他才不信瘋女幫的女人。

不過，展子安終於也笑了。他的反應也不慢，鐵撼山是個鐵錚錚的漢子，他的徒弟自然也不會差多少。

轉念之間，他似乎是玩笑般接道：「柳兄，姓金的也許是瞧到過舒小倩的赤身露體，但那並不一定是姓金的脫去了她衣服，你說是不是？」

柳青山一笑：「可能！」他瞧了舒小倩一眼，這個先前使他十分愛慕的少女，此刻居然再也引不起他的興致：「瘋女幫的女人，本來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舒小倩臉色一變，看了看展子安和柳青山。突然大聲叫道：「你們都是豬，都是混蛋……不知好歹的蠢物……」

□□　□□　□□

蠢物和混蛋全都進了觀音堂內。

連秦鈞也走了進去。

小天井中，只剩下了花飄香和舒小倩。她們自以爲不是蠢物。但是，如果沒有男人理會他們，她們自己也就成爲了十足的蠢物了。花飄香和舒小倩並不眞蠢，但她們此刻却有些兒既蠢又笨。因爲，她們還沒弄明白，金北岳到觀音堂內來，就是要趕走她們。當舒小倩和花飄香兩人，仍不死心的跟進觀音堂時，她們的笨相，就十足的表現出來。觀音堂裏面，居然沒有人理會她們。

柳青山和齊敢在低聲談着，金北岳則和秦鈞在笑着指東說西。展子安在聽，他是五個男人中唯一看了看花飄香和舒小倩的人。不過，他也沒有跟她們招呼。

舒小倩覺得大大不是滋味。她向花飄香打了一個眼色，兩人向柳青山走過去。

柳青山皺了皺眉。

花飄香却笑了笑道：「柳公子，我們要……走了，你去不去？」

柳青山沒作聲。

舒小倩竟然嬌笑了一聲，道：「柳相公，我們幫主快到山海關來了，你跟我們去見見我姊姊好不好？」

柳青山還是沒說話。

舒小倩臉色一變，但她仍然在笑：「柳相公，我姐姐很希望你能跟她見見面……」她嬌媚的瞟了柳青山一眼，低頭道：「爲了妾身，你也該去見見我那幫主姐姐啊！」

柳青山忽然掉回頭，瞪着舒小倩，搖了搖頭道：「小倩姑娘，很抱歉，我跟齊老在說話的時候，希望你別再打擾我了！」

齊敢也笑了一笑道：「舒小倩，一個女人如果對自己心愛的男人也說謊，就是很蠢，你明白麼？」

齊敢瞪着舒小倩：「金北岳如是像你所說的人，怎麼可能不跟妳們扯在一起，而跟老夫這個終生不近女色的人走在一起呢？你們最好記住，往後想說謊，也得看看在什麼場合，什麼人面前再說！」

舒小倩柳眉一揚，冷冷地瞧了瞧柳青山，咬牙道：「柳相公，你會後悔的！你在長江幫已經沒有了地位，瘋女幫的人願意幫助你，你居然不知好歹，你——」

柳青山忽然大笑了。他打斷了舒小倩的話聲道：「我在長江幫的地位，本來就沒有放在我眼中，你們瘋女幫想利用我，反倒現成幫助我，我心中更有數，舒小倩，念在數日相聚的香火之情，我不願口出惡言，你請吧！」

柳青山比她們想像的聰明得多。

舒小倩和花飄香縱然想破口大罵，也不敢罵了！

她們不是怕柳青山，而是她們惹不起齊敢和金北岳。

所以，她們銀牙暗咬，丟下了一句狠話，就走了。她們的那句話是：「柳青山，瘋女幫不會放過你的！」

□□　□□　□□

柳青山根本沒把舒小倩的話放在心中。

瘋女幫不會放過他，究竟能造成多大傷害，他完全沒有去想。

他一心要想的事，居然是想拜齊敢爲師。這可把齊敢難倒了。

他一生只教過金北岳和小牛的基礎功夫。除此以外，他還沒正式收過弟子。

現在，齊敢面對柳青山拜師的要求，一時之間，竟然大感手足無措。

他看着柳青山，半晌沒有說話。

金北岳停止了和秦鈞的聊天，走了過來。

他打量着柳青山，忽然一笑道：「大叔，這位柳兄如果成爲你老的弟子，我相信必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大叔，你爲什麼不答應呢？」

齊敢皺眉，柳青山却笑了。他沒等齊敢說話，忽然納頭就拜了下去。

□□　□□　□□

大殿還是空蕩蕩地，只有一個人在。

有蛇婆在的地方，武林中人，一向是不太敢停留的。普照寺的大殿上，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蛇婆獨踞大殿的拜墊之上，予智自雄。可是，她夠孤單，夠寂寞。

因爲，那些佛像都是不能說話，不能行動的。也正因如此，蛇婆在打坐時，就不曾預作防範，她很自信，普照寺內，不會有人敢惹她的。可是，她却忽略了一件事。

人，特別是武林中的人不敢惹她，那沒錯。但神呢？可就不一定了。

現在，大殿中的神，就已蠢蠢欲動。

十八尊羅漢塑像，本就栩栩如生，此刻，那十八尊羅漢之中，就有兩尊羅漢，更是像活人般，目動脚移。

蛇婆還在閉目打坐。她完全沒有料想得到的事，忽然發生。縱然是蛇婆，也竟然措手不

及了。

那兩尊羅漢，閃電般一撲而下。顯然，這種安排，是專爲針對蛇婆而設。

所以，雖然蛇婆武功高絕，却依然無法脫過此刼。她反應不能說不快，兩名羅漢的掌力剛發，蛇婆就已發現，雙臂一振，擊向那兩個僞扮的羅漢。

他她沒有料到，身後的菩薩，居然也有問題。三面受敵，蛇婆只覺得後心一震，頓時暈倒在地。

花飄香和舒小倩出來的時候，大殿中已空無一人。

蛇婆忽然就在普照寺內失了蹤。

瘋女幫的人，只是覺得奇怪，奇怪蛇婆爲什麼不在大殿之中。而且，也奇怪爲什麼那兒有兩尊羅漢像似乎移了位。

舒小倩看看花飄香，好奇的走向那兩尊佛像。

花飄香也走了過來。

她們已經有一種預感，大殿之中，只怕出了事。

舒小倩低聲笑了笑道「花姊，我看這兒一定有人展開了一場激鬥，不然，這佛像怎麼會歪了？」

花飄香點頭：「不錯，有這種可能……」她想了一下：「可是，大殿上只有蛇婆一個人，如果有人打鬥，那一定是蛇婆了！小倩，你看，誰會敢在這兒跟蛇婆作對？」

舒小倩笑道：「姓金的！除了他，別人誰敢？」

花飄香搖頭道：「他在觀音堂，妳忘了麼？」

舒小倩怔了一怔，心想：可不是麼？金北岳明明還留在觀音堂，他怎麼可能分身來此？

不過，除了他，又有誰能跟蛇婆一搏？頓時，舒小倩呆了。

花飄香忽然失聲道：「會不會是長春宮的人？」

舒小倩沉吟了一下：「會嗎？花姊，她們不都已經離開普照寺了麼？」

花飄香道：「申五姑和黃娟娟可能走了，但別人不一定吧？小倩，咱們快去找幫主，恐怕有些事已經起了變化了！」

舒小倩點頭，兩人剛要向外走，却同時又停了下來。

有人來了。而且，來的人令舒小倩大感不快。

□□　□□　□□

來的是五個女人。她們不是瘋女幫的女人，而是天香樓的。

走在前面的是舒小倩的對頭，天香樓主林天香。

舒小倩最不想見的女人，就是她。偏偏來的，遇上的就是她。

舒小倩沒忘記在胡家大院的那一段過節。林天香當然更不會忘記。

舒小倩藏在石膏捏成大魚裏面，赤身露體的呈現在那麼多男人面前，結果却打着林天香的名號。丟了天香樓的人。

當時，林天香曾經放過了她，不過，林天香也交代過舒小倩，要她告訴她姊姊快改一改瘋女幫規矩。

現在，關外相遇，瘋女幫的規矩改了多少？

沒有。那七名彩女中的六名，剛才還在觀音堂內同參人間難得一見的歡喜禪。

舒小倩心裏明白。所以，她一見到林天香，就呆了。

花飄香也知道，林樓主一到，瘋女幫的麻煩就來了。

不過，她還指望林天香不知道觀音堂前發生的事，這樣，她們就可以推搪一陣了。

□□　□□　□□

林天香一開口，花飄香就暗叫了一聲糟。

林天香的第一句話是：「妳們還在這兒麼？瘋女幫的人爲什麼要把天下女人的臉丟光？舒小倩，你姊姊躲在那兒？說！」

舒小倩皺了一皺眉，道：「林天香，道不同不相爲謀，你是天香樓主人，管我們瘋女幫的事爲什麼？」

林天香冷笑道：「我爲什麼不能管？妳們不要臉，我們還要臉呢！」

她忽然指指廟外，又道：「妳們那六個不穿衣服的女人，我已經叫人把她們鎖在一間屋裏了，舒小倩，妳最好要妳姊姊出來見我……」

舒小倩一怔。

花飄香也是一驚，失聲道：「林天香，妳把小青她們關起來了麼？」

林天香道：「不錯！」

花飄香道：「爲什麼？妳爲什麼……」

林天香冷笑道：「爲什麼？我早就說過了，妳們還想裝佯？」

舒小倩忽地嬌笑道：「林天香，妳別太過份……妳以爲妳是聖潔貞女麼？我就不信……」她兩眼一瞪：「妳跟姓金的不清不白，妳以爲我們不知道麼？算了……」

林天香心中一震。她銀牙一咬，怒道：「舒小倩，妳好！妳膽子也越來越大了……」

舒小倩道：「我膽子不算大，不然，妳怎能從我手上搶走金北岳？」她陡然大笑不止。

花飄香也道：「不錯，我們瘋女幫的人比不上你們天香樓的地方，就是我們太直截了，沒有妳們那一套迂迴曲折騙男人的手法……」

林天香的臉已氣白了。跟在她身後「天香四夢」，也都氣得渾身發抖。

石夢蘭一向最不能受氣，這時忽然閃身上前，大喝道：「瘋女人，你們想死——」

右手一揚，一掌疾拍，直取花飄香身前七處大穴。

花飄香冷笑道：「好！想動手，更好……」

但林天香却一閃身，將兩人揮退。

石夢蘭一怔道：「林姐……」

林天香搖頭道：「夢蘭，我們來，不是要找瘋女幫動手的！」

石夢蘭狠狠地看了花飄香一眼，道：「便宜了她們這羣淫娃！」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是嗎？我們是淫娃，妳們又比我們清白多少？大江南北，那麼多天香樓，那兒不都是藏污納垢的地方麼？男人進進出出的，你們以爲我們不知道？瘋女幫雖然沒有男人，但我們也聽得到男人說的……」

石夢蘭氣得又想動手，但是，沈夢竹拉住了她。

林天香的臉色很難看，不過，她仍然沒有動手的意思，只瞪了花飄香一眼，道：「花飄香，有些事耳聞不如目見，妳最好留一點兒口德！」

林天香忽然嘆了一口氣，又道：「舒小倩，妳最好快去找妳姊姊來，不然，那六名彩女，就得多受罪了！」

舒小倩道：「好！」她舉步向外走去。

花飄香略一遲疑，也向外走，不過，她似乎還有些不服氣。冷冷地向石夢蘭道：「石夢蘭，放過今天，有機會我會陪妳打一場！」

石夢蘭怒道：「隨時奉候！妳以爲我怕妳？」

花飄香冷笑道：「我也不會怕妳！」她忽然疾行出了大殿，回頭又道：「瘋女幫隨時會等着妳們天香樓的！」

石夢蘭一咬牙，氣得直跺脚。于夢梅却笑了一笑，道：「好了！別火啦……」

沈夢竹也笑道：「二姊，咱們犯不着跟瘋女幫開口，找機會狠狠教訓她們一頓就夠！」

林天香沒有說話，她只是看了舒小倩和花飄香的背影一眼，轉身向大殿內走去。

□□　□□　□□

方丈靜室。林天香被擋在院子中。枯木大師不肯見人，連林天香也不能入內。

不過，駝叟却由方丈內瞧見了林天香，他很快的走了出來。低聲告訴了林天香三個字：「觀音堂」。

林天香笑了，她當然明白這三個字的意思。

觀音堂內，林天香和四夢匆匆趕到。可是，她們却沒有看到堂內有人。駝叟會騙她們？林天香不信。天香四夢也不會相信。

因爲，駝叟沒有道理騙她們。然而，金北岳的人呢？走了麼？

□□　□□　□□

金北岳當然沒走，他和齊敢等，正在大殿之中。

金北岳正在瞧着那兩尊羅漢。

齊敢則在神龕中查看如來佛像。

柳青山則在神案上低頭沉思。

顯然，他們對於大殿上的情景，甚爲不解。

展子安、秦鈞則在檢查另外十六尊羅漢像。

他們所獲不多。齊敢找到了一個手印。

柳青山雖然沒有找到什麼，但他却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神案上有一堆香灰，香灰上留了一個脚印。脚印印在神案上，當然奇怪。

金北岳和齊敢都湊了過來，他們相信，這脚印不是齊敢的。

因爲，那脚印不夠大。齊敢的脚大。這個脚印，則像是個女人的。

當然，那也不是三寸金蓮，因爲，關外的女人是不會纏足的。

齊敢沉吟了一下道：「這脚印好像是女人的！」

柳青山道：「是！」

金北岳笑笑。他可以懂很多事，但對這種不是三寸金蓮的女人脚印，可所知不多。

因爲，他接觸到的女人，都是武林中人，而武林俠女，纏足的也不多。

齊敢和柳青山說脚印是女人的，他只好相信。

齊敢又量了量香灰上脚印，道：「青山，你看，這會不會是蛇婆的？」

柳青山不知道了。他對蛇婆所知太少。

不過，金北岳這回笑了笑道：「大叔，不是！蛇婆像個小孩子，她沒有這麼大的脚。」

齊敢點頭道：「對！小岳，說不定，會是瘋女幫女人留下來的……」

這回柳青山搖頭了：「師父，瘋女幫的女人不敢！蛇婆在大殿上，她們不會來惹她的。」

齊敢也點頭，但却笑道：「那會是誰的？大殿上只有蛇婆一個人……」

金北岳道：「大叔，我看……會不會是出了什麼事？會不會是蛇婆她出了事？」

齊敢道：「出事？小岳，蛇婆怎麼會……」

忽然，齊敢住口不語，目光轉向那兩尊羅漢。

柳青山道：「師父，金兄弟說的對，可能是……」

齊敢道：「沒錯……那兩尊羅漢像，就是問題……」他突然向秦鈞道：「你去方丈走一趟，找段神駝來。」

秦鈞應了一聲是，疾行而去。

金北岳這時又跳到羅漢前打量。可惜，羅漢菩薩不會說話。所以，金北岳怎麼打量，都打量不出什麼道理。

駝叟却和秦鈞已經趕了過來。駝叟看過了脚印之後，搖頭道：「齊老弟，這脚印是關外女人的脚印沒錯。只是，她們爲什麼要爬上神案？除非本在……在……」

柳青山笑了：「駝老，除非要裝神弄鬼，她們又有什麼理由呢？」

駝叟道：「不錯！」

齊敢道：「爲什麼要裝神弄鬼，段老想出來了麼？」

駝叟道：「想出來了！」他忽然嘆了一口氣：「蛇婆一定被人抓走了！」

柳青山一怔道：「誰有能耐抓走蛇婆？駝老……」

金北岳忽然一笑道：「柳兄，蛇婆可以防着人，但却防不了神……」

林天香在沉吟。她在想，金北岳不在觀音堂，會去了何處？四夢沒作聲，她們在瞧着樓主。

林天香的沉靜、穩重，一直是她們所不及。

可是，最近這一陣子，她們却發現樓主變了。打從她遇到金北岳以後，樓主就變了。但是，她們不便說。

林天香忽然抬頭一笑，向四夢道：「普照寺不大，我們可以找得到他！」

沈夢竹笑了笑：「是！我們會……」

話沒說完，沈夢竹忽然呆了。她怔怔地道：「金公子……」

林天香陡然一轉身，金北岳果然就站在觀音堂外。

□□　□□　□□

林天香嫣然一笑。

金北岳淡淡一笑：「妳總算趕來了！」

林天香道：「沒誤事吧？」

金北岳笑道：「沒有！」

林天香忽然道：「你見到舒小倩了？」

金北岳道：「見到了！我把她們趕出去的！」他笑笑：「枯木大師不願她們污穢了佛門淨地，又不便出面跟她們打交道，所以，我只好代爲出面……」

林天香笑道：「妾身也遇到了她，夢蘭還幾乎跟花飄香打起來了！」

金北岳看了看石夢蘭，笑了笑道：「瘋女幫的女人很瘋，石姑娘要跟她們動手，還得小心些才好。」

石夢蘭笑道：「金公子，我才不怕她們呢！她再瘋、再野，只要砍下她腦袋，她們就瘋不成了！」

金北岳大笑道：「對！砍了腦袋，瘋子也會變成了好人了……」

林天香也笑了一笑道：「變成好人不一定，變成死人倒是一定！金公子，我們……是不是馬上就去瀋陽？」

金北岳笑了笑，還沒說話，天香四夢已呆了一呆，沈夢竹失聲道：「去瀋陽？我們……要去瀋陽？」

林天香笑道：「是！金公子要去瀋陽，所以，我們都要去！」

于夢梅道：「去長春宮嗎？大姐，我們……」

林天香是樓主，所以，天香樓的人，每個都稱呼她一聲大姊。

實際上，林天香的年紀，決不比于夢梅大。

林天香笑了笑，看看金北岳。

金北岳道：「不錯！我們正是要去長春宮。」

長春宮並不在瀋陽。它在瀋陽北邊一百多里路外的帽岸山。

大明王朝的鐵嶺衞的衙所，就在帽岸山北邊。帽岸山旁的得勝台，正是唐太宗當年親征高麗的駐節之地。

長春宮就在山上。

□□　□□　□□

鐵嶺衞已經名存實亡。

自從遼東巡撫熊廷弼被劾回籍，半年不到，鐵嶺、開元、瀋陽諸地均已入於清兵之手。山海關外，朝廷的官吏已然紛紛變節降敵，關外的衞所、州縣，幾乎全成了清兵天下。金北岳等人都是沒有見過腦袋後紮辮子男人的，現在可眞謂大開眼界了。

但是，金北岳也有些驚訝，驚訝那些辮子兵的强悍之氣，不是大明朝暮氣沉沉的兵卒可望其項背。

强弱之勢已成，金北岳只能搖頭。他雖有心報國，却是無門可投。

只要天啟皇上身邊的魏忠賢不死，眞正想報國的忠臣，有那一個有過好的下場？

金北岳當然想不到那麼多，但他踹出關外，就已感受到了大明朝面臨的覆亡的危機了。

□□　□□　□□

長春宮內很熱鬧。

申宮主帶回來了七格格，也抓回來了童野女。

所以，長春宮一片喜氣洋洋，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顯得十分高興。

連一向沉毅穩重的四貝勒，現在都在笑。

「五姑，眞難爲你老人家了。」四貝勒笑得很大聲：「特別是你老人家把那個姓秋的少年人也帶了回來，蓉蓉郡主一定很感激你……」

申五姑却搖了搖頭道：「貝勒爺，那可不一定啊！」

四貝勒一怔：「爲什麼？五姑，蓉蓉可是朝思暮想了十七年了……」

四貝勒話還沒說完，七格格已經嬌笑道：「四哥，你忘了？丁翔送來的那個小牛，結果呢？蓉福晉高興過沒有？你……」

四貝勒忽然沉吟不語了。

小牛是第一個由關外找回來的大孩子。這是丁翔的功勞。

可是，當小牛和小白被送到蓉蓉郡主面前時，蓉蓉郡主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高興。

她只是呆呆地瞧着小牛，半天沒說過一句話。

不過，四貝勒當時已然發覺，小牛不可能是秋水仙的兒子。

所以，蓉蓉郡主的表現，四貝勒也沒有感到意外。

但在七格格這些人來說，就有些不同了。

她們想到的是，蓉蓉郡主一直還在想着秋水仙。也一直在想着爲秋郎報仇。

她們最躭心的是，一旦蓉蓉郡主明白了恆山古道的那一幕慘劇，是什麼人所作所爲時，麻煩一定很大。

而四貝勒却根本不去想這件事。因爲，他確信，那件血案，扯不到自己身上。

申五姑目光在四貝勒和七格格身上一轉，低聲道：「娟娟，你這位蓉四嫂，還是……眞還是在想念秋水仙？」

黃娟娟道：「是！」她搖了搖頭道：「師父，這件事我一直不放心，所以，我派了個丫頭在四嫂身邊上……」

四貝勒皺眉道：「娟娟，你怎麼可以……」

黃娟娟一笑：「四哥，你是男人，你不知道女人的心思……我派個丫頭去，只是幫你防着她呀！」

四貝勒道：「防着蓉蓉？防什麼？」

黃娟娟道：「防她想不開，自殺！四哥，我這麼做有什麼不對呢？」

四貝勒搖頭道：「娟娟，你太多事！」

黃娟娟笑道：「四哥，我不是多事，我是……我是不想給你惹麻煩！」

申五姑也怔了怔道：「惹麻煩？娟娟，你四哥會有什麼麻煩？」

黃娟娟道：「師父……你不知道，蓉四嫂身份不同，出不得事，一旦出事，父皇一定會把四哥的貝勒給摘了頂戴的！」

四貝勒一呆。心想：七妹說的不錯。蓉蓉嫁到關外，萬歷朝廷學漢明帝和番的手法，把蓉蓉送出關來的。爲的是籠絡清兵，不入關南侵。

倘若眞如娟娟所說，蓉蓉出了事，父皇可還眞不好向大明天子交代了。

申五姑點頭一笑道：「娟娟，想不到你居然想得很遠……」她目光轉向四貝勒：「你……也得小心些。你父皇登位稱帝已經七八年了，入關奪取大明天下，已然迫在眉睫，現在可出不得事，免得明廷忽然徵調大軍實邊，入關之舉就又要受阻了。」

四貝勒笑笑：「我知道，所以，我才派人想盡辦法找到秋水仙的兒子……」他忽然嘆了口氣：「我爲的就是想讓蓉蓉安心！也就是使大明天子放心啊！」

黃娟娟看看四貝勒，道：「四哥，你——原來你這些做法，都是——都是——」

四貝勒忽然大笑道：「七妹，妳才明白麼？妳過去以爲我是爲了私情，是不是？」

黃娟娟笑笑：「是！四哥，我想……我是錯了！」

□□　□□　□□

秋桐和老齊被接待在賓館。蛇婆和他們在一起。

現在的蛇婆已經不再是二怪之一的老怪，而是一個看來又醜又老的小可憐了。

申五姑廢了她的武功，但申五姑却不許她死。

一個武功被人視作怪物的人，忽然失去了武功，這份痛苦，實在是生不如死。

可是，蛇婆却死不了。

一個人若是被兩個丫頭輪流不眠不休的看守着時，她又有什麼辦法尋死？

秋桐和老齊很同情蛇婆。但是，他們却沒辦法救她。黃娟娟告訴過秋桐，蛇婆是她師父的宿仇大敵。

江湖中人，最忌介入別人的仇怨。所以，秋桐和老齊才不便多說。

不過，秋桐和老齊却在想着一件事。

金鶯交代的事，他們已做到了一半了，剩下來的一半，又該如何去着手？

敢情，秋桐和老齊也是桃花娘子安排的人！

金鶯安排他們爲了什麼？要秋桐冒充秋水仙的遺孤麼？看樣子，這一着倒是成功了。

可是，金北岳呢？金北岳也出關來了。他跟齊敢出關之後，又會做些什麼？

這些事，秋桐跟老齊並不知道，他們只是在想，桃花娘子交代的剩下一半的事。

桃花娘子告訴他們：「救出蓉蓉郡主，查出當年殺死秋水仙一干人的底細。」

這是多麼困難的事？秋桐和老齊心裏有數。只是，他們還無法不去查，不去救人。

因爲，秋桐欠了桃花娘子的大恩。

□□　□□　□□

四貝勒、七格格、申五姑、丁翔，乃至於江湖上的人，都以爲秋桐是秋水仙的兒子。甚至連金北岳都以爲是。

唯一知道他不是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桃花娘子金鶯。另一個，當然就是齊敢。

現在，齊敢已陪同金北岳，到了帽岸山下。他們正步向長春宮。

跟在他們身後的，是林天香，和天香四夢，以及齊敢的徒兒柳青山。

最應該來的駝叟，却不見蹤影。

而最不該來的瘋女幫的那批人，居然竟跟來了。不過，他們離得很遠、很遠。

金北岳和齊敢，甚至林天香，都是她們惹不起。明知惹不起，她們還要跟來，爲什麼？

□□　□□　□□

長春宮的後院，有一棟小小的樓房。

現在，秋桐、老齊在七格格陪同下，正踏上了上樓的石梯。

樓上是一明一黑兩間房子，明的那間，是個小客廳，四貝勒就坐在廳內。

四貝勒身旁，是個中年的美婦人。

七格格趨前喊了一聲：「四嫂。」然後看看秋桐道：「秋公子，快過來見見我四哥和四嫂……」

秋桐一抱拳，道：「秋桐見過四貝勒和福晉……」

四貝勒笑笑，四福晉則盯着秋桐，道：「你叫秋桐麼？你是——那裏人氏？」

秋桐笑了笑道：「回四福晉話——我是黃山人氏！」

四福晉哦了一聲道：「黃山？不是杭州麼？」

秋桐搖頭道：「不是！」

四福晉看看四貝勒，四貝勒笑道：「秋公子，你——令尊是……」

秋桐笑了笑道：「家父秋山樵……」

四福晉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貝勒爺，他不是！」

四貝勒也點了點頭道：「蓉蓉，很抱歉，我實在是盡了心了……」

秋桐怔了一怔，看看老齊。老齊也皺了皺眉，看了看秋桐。

桃花娘子要他們來救的人，就在眼前。原來這位四福晉就是蓉蓉郡主。

可是，他們怎麼能下手救人；而且，他們根本瞧不出蓉蓉郡主有什麼該救之處！

剎那間，秋桐呆了。他一向很沉穩也很機智，可是，眼前的事，却令他大爲不解。

七格格忽然笑了笑：「四哥，他既然不是，我……可以陪他們回賓館去麼？」

四貝勒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七格格不容秋桐和老齊再想什麼，拉着秋桐就向樓下去。老齊當然也只好跟着走下去。

秋桐茫然的隨着七格格到了賓館，七格格這才低聲道：「秋兄弟，快跟我走吧！這兒不是你該住的地方……」

秋桐一怔，道：「爲什麼？」

七格格道：「現在別問，快走……不然，我四哥改變主意，你就走不了啦……」

秋桐搖了搖頭道：「不！我們還有事要辦，黃姐姐，你的好意，我們心領了……」

七格格呆了一呆。但是，她能怎麼辦？她能拖走秋桐麼？

□□　□□　□□

賓館裏面很清淨，只有蛇婆一個人在睡着。她武功已失大半，除了躺着，還能做什麼？

兩個丫頭在床邊上守着，她們很小心，對於這位江湖上的怪人，可不敢稍有大意。

但是，天下事有時候就是很出人意料，越是小心，越是會出問題。

本來睡得好好的蛇婆，忽然坐了起來。兩個丫頭剛剛睜開眼，伸出手想抓住蛇婆，蛇婆已經像蛇一樣滑走了。

她當然不是蛇，所以，兩個丫頭看到了一個駝子，是那個駝子，揹着那條蛇走了。

□□　□□　□□

秋桐回來的時候，兩個丫頭已經嚼舌自盡。

老齊和黃娟娟都認爲這兩個丫頭是被人殺死的，秋桐却不是這麼想，他已經發現，這兩個丫頭是畏罪自盡。

可是，他們已經沒有時間來討論了。因爲，白雲娘和蕭黑女來了。跟着她們來的，是瘋女幫的舒小倩和花飄香。

黃娟娟皺了皺眉，白雲娘已低聲道：「小師妹，師父要你去陪四福晉……」

黃娟娟遲疑了一下，道：「四哥呢？他不是在陪着我四嫂麼？」

白雲娘搖頭道：「四貝勒說要去見一個人……他已經走了！」

黃娟娟看看秋桐，道：「他們……大師姊，師父有沒有交代他們的去從？」

白雲娘道：「有！留他們住在長春宮！」

黃娟娟笑笑，疾行而去。

□□　□□　□□

帽岸山的得勝台下，桃花娘子在她那特製的花籃中坐着。四名粗壯少女，肅立在兩側。她閉着眼，似乎在打盹。不過，當四貝勒離她還有十丈距離時，她已睜開了眼。

「你來了？」

「來了！」四貝勒打量着桃花娘子：「約我的——就是妳？」

桃花娘子一笑：「是我！」

四貝勒皺眉道：「信是你寫的？」

桃花娘子道：「是我！」

四貝勒道：「你跟蓉蓉郡主是什麼關係？你爲什麼要查明謀害秋水仙的事？」

桃花娘子道：「那是我的事！你不用過問！」

四貝勒笑道：「我不過問？你要我不用過問？」

桃花娘子道：「不錯！」

四貝勒忽然仰天大笑道：「姑娘，你錯了！」

桃花娘子道：「哦？我錯在何處？」

四貝勒道：「因爲，謀害秋水仙的人是誰，除了我，沒有別人能眞正了解，所以，你不說明爲什麼，我就不會告訴你！」

桃花娘子笑了笑，她忽然一抬手，指指四下山光樹色，道：「這是個很好的地方，唐太宗在這兒誓師東征，該是男子漢埋骨的好地方！」

四貝勒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

桃花娘子又一抬手，却嘆了口氣道：「你不說，我也明白了！」

四貝勒道：「你明白了什麼？」

桃花娘子道：「是你！是你謀害了秋水仙！」

四貝勒搖頭道：「不是我！」他也長嘆了一聲道：「姑娘，我不說……只怕你永遠想不到是誰！」

桃花娘子睜開了大眼，道：「誰？你說！誰？」

四貝勒沉吟了一下，道：「恆王！」

桃花娘子一呆。

□□　□□　□□

齊敢也是一呆，他看看身邊的金北岳。

金北岳正在咬牙。

林天香嘆了一口氣，雙手握起金北岳的手，低聲道：「你不要激動……」

敢情，齊敢、金北岳和林天香沒有進長春宮。他們到了得勝台，就沒有再往上走。因爲，他們遇到了金鶯。

金鶯在得勝台下，把金北岳的身世告訴了金北岳。而且，她要金北岳留在暗處，等他殺父奪母的仇人到來。

但他却不信四貝勒說他外祖父殺了他父親。可是，他却無法反駁。

因爲四貝勒正在大聲告訴桃花娘子：「姑娘，我不想過問你是誰，但我告訴你，一切都是恆王安排的，而恆王則是受命於朝廷……」他忽然又長嘆一聲：「如果我不娶蓉蓉郡主，大明朝的天下早在十年前就要亡於我父王之手了。」

桃花娘子怔怔地不語。

四貝勒又搖了搖頭道：「十六年來，父王大兵，沒有入關，就是因爲蓉蓉郡主……姑娘

，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們都敬佩她……」

桃花娘子嘆了口氣道：「不錯！蓉蓉郡主是了不起！她能犧牲……她能忍受——她能忘我——」

忽然間，桃花娘子一揮手：「四貝勒，你走吧！但你莫忘了告訴蓉蓉郡主，秋水仙的殘骸已改葬在西湖，是我親手葬的，她有空該去上墳！」

四貝勒點頭。

桃花娘子又道：「我要丁翔的人頭，你讓給我麼？」

四貝勒一怔，道：「你——」

桃花娘子道：「恆王是主謀，但下手的是丁翔，對不對？所以，我要他的人頭，讓秋水仙的兒子捧丁翔的頭去祭奠他亡父……」

四貝勒咬了咬牙：「好！」

但他忽然又道：「姑娘，秋水仙的遺孤，現在那兒？能讓我帶他去見見他母親麼？」

桃花娘子沉吟了一下，道：「他——他在……」

「我在這裏！」金北岳閃身走了出來。

半年之後，西湖布衣秋水仙的殘骸夾着衣冠塚前。

金北岳在跪拜，他已經不再叫金北岳，他已認祖歸宗正名爲秋南華了。

祭台上，是丁翔的人頭。

在秋南華身邊，跪着小牛、小白、齊敢和金鶯，他的身後，跪着林天香。

嬝嬝的香火，冉冉昇起。

桃花娘子金鶯在默禱：「秋郎，安息吧！南華已經成長，仇怨也已查清，有些事是深究不得，你要原諒活在世上的人……」

秋南華也在默禱：「爹，我會接回母親，我會救出那些被困在關外的朋友……」

只有齊敢沒有默禱，他叩了三個頭，忽然一躍而起，轉身大步行去。

遠遠地，傳來了他不成腔調的歌聲：

「也無煩惱也無憂　了了恩仇一筆勾

白雲蒼狗成千古　風雨江湖任遨遊……」

—全文完—

10-43
11-25
12-40
8-48
16-34
A723
11-2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趙　震　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地　址：台北市景美區景福街二六五巷十一號
電　話：九三四五四九六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一九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港幣二八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風雨江湖情

四册

臥龍生著

三十一

金北岳在笑。

他現在已經眞的快要變成醉貓了。

他不是被酒所醉，而是被林天香這一身細膩的皮膚和少女的幽香所醉。

他伏在床邊，對正着林天香的臉，仔細的看。

現在，他才感受到林天香的美，是那麼逼人而來，迫得他不想看都忍不住要看。

不過，好在，他還只是在看而已。還沒有想到用手、用嘴，用眼睛以外的東西。

但是，這已經夠林天香忍受不住而急於睜眼窺探。

金北岳彷彿就是在等她睜眼。

當林天香嚇得再閉上眼睛，金北岳忽然伸出了狼爪。

這正合了另一句古話「引狼入室」。

林天香很後悔自己睜眼。但她也應該慶幸她曾睜眼。因爲，狼爪並不如她恐懼的那麼惡劣。

金北岳的右手在林天香那高挺靈巧的鼻尖上一彈，哈哈一笑道：「林天香，妳眞會裝睡……」

林天香此刻已經緊張得氣都快透不過來了。

但是，金北岳說她會裝睡，可又惹火了她。

林天香兩眼暴睜，尖聲道：「你是瞎子？你沒看到我是被人點了穴道？」

□□　□□　□□

金北岳當然不是瞎子。

他還沒有跨進這臥房的門口，就已經知道林天香是被人點了穴道。

否則，齊敢、駝叟、黃善和言光斗他們，又怎會不跟着金北岳一同入內呢？

本來，金北岳也不肯入內的。

天香樓只消一個羅明子，就已經纏得他四處躲避，現在若是再招惹上了天香樓主人，那豈不是天下雖大，他也無處可躲了麼？

但是，眼前的五個人中，顯然要找出一個人入內去解開身無寸縷的林天香身上穴道，最恰當，而又不必多所顧慮的，也只有金北岳一人。

至少，他還是個大孩子。

其次，他也跟天香樓的人很熟。

更重要的是，她還沒有老婆。

如果林天香因爲赤身露體和他相對而要嫁給他，他還有資格可以要她。

所以，林天香曾聽到了一陣切切私語。

這正是駝叟他們趕鴨子上架，把金北岳推入屋內。

□□　□□　□□

金北岳乾咳了一聲，笑道：「你被人點了穴道？天香樓主人會被人制住，這個人一定大大有名氣，是不是？」

林天香只是暴睜了一下眼睛，就又趕緊閉上。

這時又睜開了眼睛，咬牙道：「不錯。她是野人山的童蛇婆……」

金北岳直笑。眼睛却似乎想向林天香身上移去。

林天香嚇得又閉上了眼，低聲道：「金北岳，求求你只看我的臉好不好？」

金北岳道：「看妳的臉？林天香，你臉上也沒有花，我爲什麼要看？何況，你一直繃着

臉，好像我欠了你三百兩銀子似的，而且，還緊閉雙目，一副對我不屑一顧的神情，你憑什麼還要我看妳的臉？」

林天香呆了一呆。

金北岳的話沒有錯。

可是，這傻小子爲什麼不想想我的處境呢？林天香心想，眼前這樣子，天下會有什麼女人能笑得出來。

她只能嘆了一口氣。

她也只能在眼角擠出兩顆熱淚。

金北岳忽然笑道：「這還差不多，流一點眼淚，至少還像是個女人……」

他說話的熱氣，已噴到林天香臉上：「林姑娘，要我解開你的穴道嗎？」

林天香點頭道：「要……」

金北岳笑道：「睜開眼，告訴我是那三處穴道？」

敢情林天香仍然不敢睜眼。

不過，金北岳話音一落，林天香倒眞的睜開了眼。

她怯怯地看了金北岳一眼，櫻唇微啟，却半天沒有說出一個字來。

金北岳在等。

林天香却只是楞楞地看着金北岳，半晌不說話。

金北岳欠了欠身子，站直起來，這一下，視線就佔的地方大多了。他皺了皺眉，道：「林天香，如果你喜歡這麼躺着，我也管不了，不過……」

林天香忽然大聲道：「你閉上眼睛……」

金北岳笑了笑，搖頭道：「我爲什麼要閉上眼睛？林天香，如果你再不說出被制的穴道何在，我只好請別人來爲你解穴了……」

他忽然轉身，就待離去。

林天香急了，脫口道：「你別走……」

她眞怕金北岳再找別人進來。

被他一個人看到自己赤身露體，已經夠她一輩子羞恥了，若是再有別的男人入內，自己非羞死不可……

金北岳當然不會走。他本來是受四人之托而來，沒解開穴道之前，他豈肯眞走。

林天香一喊，他就回到了原處，微笑道：「林姑娘，是那三處穴道？」

林天香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咬牙道：「是，是……天池……中極……和督脈三穴……」

她的聲音很低，低得像蚊子在哼。

但金北岳已經聽到了，也呆了。

他緊鎖雙眉，望着林天香直發楞。

他也沒料到蛇婆這麼刁玩，點了林天香這三處穴道。

天池穴在乳側一寸。

中極穴在臍下四寸。

而督脈穴則在脊椎骨的尾部。

對一個少女來說，這幾乎全是不容男人探視的部位。

現在，却要男人來……

而這個男人却不是他丈夫！

金北岳幾乎不敢再想下去了。

□□ □□ □□

不過，林天香此刻居然大膽而又勇敢了。

她紅着臉、流着淚，低聲道：「金北岳，如果你會解開蛇婆點穴的手法……你——你就不用顧忌了……我……我不會怪你的……」

金北岳退了一步，道：「我……」

林天香不在乎時，倒是金北岳却反而在乎了。

撇開天香樓主的身份不談，林天香究竟還是待字閨中的少女之身。

所以，金北岳若要察看蛇婆的手法，那就等於把一個少女全身最隱秘的所在，放在自己的眼前、手下。

這將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金北岳還眞的不敢想下去。

但是，他却又無法拒絕爲林天香解穴。

何況，林天香更已表明了他自己的態度。

金北岳縱然想不管，也辦不到了。

他硬着頭皮，咬了咬牙根，擠出了一絲笑容，道：「林姑娘，你眞的不在乎……」

□□ □□ □□

林天香怎能不在乎？

她那一腔熱淚，只能往肚子裏吞，而她却不能說出自己有多麼在乎這件事。

多少年來，守身如玉。多少年來，力持清白，結果，却在這胡家大院，遭到了這種不可預測的羞辱，她又能怨誰？怪誰？

現在，金北岳居然還要問她是不是眞的不在乎，這話對林天香而言，簡直是一種侮辱。但她能怪金北岳麼？

不能。她所能做的，只是用她那雙無助的大眼睛，飽含着一眶淚水，充滿了哀求的神態，艱困的點了點頭。

因爲，她壓根兒就說不出「不在乎」這三個字來。

金北岳嘆了一口氣道：「只要妳不在乎就好……」

他跨前一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伸出右手，向林天香身上那件薄薄的衫兒抓過去。

林天香朱唇略張，彷彿想說什麼，却沒有出聲。因爲她已經慌亂的閉上了眼睛，直想着自己最好是死了。

一死就「了」，一了也就百「了」！

可是，她並不會死。所以她還得忍受。

當然，她心中也在惱恨，惱恨蛇婆，也惱恨那四個已經死了的千山四怪。

而最妙的是，她心中還在惱恨眼前這個正要設法解救自己的大孩子般男人。

林天香惱恨金北岳，似乎有些兒不可理喻。

但她有她自己的道理。

因爲，她是爲他而來，如果不是因爲金北岳，她根本就不必到胡家大院來。

所以，她也惱恨金北岳。

□□　□□　□□

涼意襲身，那是薄衫已被金北岳拉開。

熱手沾身，這是金北岳在查看穴道受制的情景。

然後，是一陣沉寂。

林天香在發抖。

她不知道爲什麼金北岳忽然沒有了動靜。

突然，她感到一股寒意由脊樑升起，脫口道：「金北岳，你還在……還在屋子裏麼？」

顯然，她還不敢睜開眼。

金北岳却笑了一笑道：「在！不過，林姑娘，有一件事，只怕你記錯了吧？」

林天香不由得睜開了眼。發現金北岳又俯身在她的眼前，是那麼近。

但她已經不再想計較這些了。

林天香低聲道：「你說我記錯了什麼？」

金北岳道：「童蛇婆她說她點了你三處穴道，你相信她了？林姑娘，我看，她只點了你一處穴道。」

林天香大眼睛直眨，失聲道：「只有一處？是——那一處穴道？」

金北岳笑笑，突然一掌拍在林天香小腹之上，道：「中極……」

他的左手並沒有離開林天香的小腹，但他的雙目却只盯着林天香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

林天香感覺到一陣陣內力由金北岳的掌心，透體而入，麻木的四肢，漸漸有了反應。

林天香暗自嘆了口氣，到目前為止，她已經可以確定，金北岳應該被列入君子之林了。

至少，她已發現金北岳雙目只注視自己的兩眼，乃是告訴她，他是非禮勿視的。

所以，她認為他是君子。

□□　□□　□□

人人好色，君子是人，因此，君子當然也會好色。

林天香國色天香，當然是姣好的美色。

作為君子的金北岳為她動心，那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反而像是目前這樣，美色當前，金北岳竟然除了運氣為林天香打開穴道之外，一點兒也不表露動心之態，這才眞叫奇怪了！

林天香現在就是在這麼想；她想着血氣方剛的金北岳，怎能有這麼過人的定力！

這正如當時在黃山石林之時，黃娟娟想不通金北岳怎麼會有那麼好的武功，是相同的道理！

眼前能明白為什麼的，只有齊敢一個人。

齊敢，他正在門外和段駝等人在低聲說着什麼。

□□　□□　□□

段駝子在笑，很神秘地笑着說：「齊老弟，看樣子那小妖婆似乎又促成了一對好鴛鴦了！」

齊敢皺了皺眉頭。

駝叟一怔道：「怎麼？你老弟不信？」

他哈哈一笑：「那妖婆如果點人穴道，誰也沒有老夫清楚，對付男人，她一定點你的督脈穴，對於女人嘛……一定是點的中極穴，老弟，你想想，那中極穴在那兒……所以，依老夫看，這會兒只怕……」

齊敢忽然臉色一沉，大聲道：「段老，金北岳不會！」

駝叟道：「他不會？他不是男人？老弟，金北岳就算柳下惠，遇到天香樓主人這麼好的女人，柳下惠也要——」

「錯了！」齊敢哈哈一笑：「駝老，即使柳下惠也要動心的女人，遇到金北岳，還是不能令他行及於亂！」

「哦？」駝叟猛搖頭。

言光斗和黃善也在懷疑。

除非金北岳眞的不是個男人，否則，換了任何人，恐怕也做不到手按美女中極穴而不動心！

齊敢笑笑：「駝老，咱們打個賭吧，你要是不信，你不妨入內看看……」

駝叟道：「要我進去看看？你不怕我羞了他們？」

齊敢道：「怕羞的只有林天香，我相信金北岳一定不會覺得有什麼可羞之處！」

駝叟搖頭笑道：「齊老弟，你這個賭不必打了，明知輸定的事，你——」

忽然駝叟彷彿想起了什麼事，瞪着齊敢，道：「老弟，據老夫所知，你好像很少做沒有把握的事，難道——」

齊敢道：「金北岳身具大智慧、大定力，七情六慾，已經難動他心！」

駝叟很不想相信。

但是，他又似乎不能不相信。

因爲，金北岳已經含笑立於他們身前。

駝叟從頭到脚，把金北岳看了四遍，然後才一笑道：「小子，你——你……那麼好的女孩子，你居然沒碰她？」

金北岳笑着搖搖頭，道：「駝老，既然是那麼好的女孩子，我怎能忍心去碰她？」他目光閃亮的瞪着駝叟：「換了你，你會麼？」

「我？」駝叟呆了一呆：「小子，我可從來沒想到過你會這麼反問我，所以，老夫無可奉告！」

金北岳大笑道：「駝老，你不說，我也知道！」

駝叟一怔道：「你知道？你……」

金北岳道：「是！因爲，你會跟我一樣！所以，我才知道！」

駝叟終於大笑道：「好小子，齊敢說你有大智慧，老夫先前還不相信，現在，老夫可不能不相信了！」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金北岳只用一點兒小智慧，就讓駝叟對他大爲讚揚。足見得齊敢說他有大智慧，倒眞是不假。

所以，齊敢也笑了笑，道：「駝老，咱們那個賭，幸好沒當眞的，不然……」

駝叟倒是很了不起，他瞪了齊敢一眼道：「本來，老夫也不想眞的跟你打賭，是因爲老夫認爲你輸定了……現在你既然贏了，我段駝子豈能輸不起？」

齊敢皺眉道：「你要搶着認輸？」

駝叟道：「不錯！老夫一向很輸得起的……」

他哈哈一笑，道：「齊老弟，駝子我一身之外，別無長物，所以，我雖然輸了，但也沒有值錢之物，這麼辦，就算我輸掉一次承諾，從今天起，一年之內，我答應爲你辦一件事？」

齊敢呆了一呆。

他可眞沒料到駝叟會付出這麼大的賭注。

武林中人要辦的事，一定不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特別是像齊敢這種高手，苦是要找人幫忙，那一定是性命交關，生死俄頃的大事。

所以，齊敢忽然覺得，段神駝能在西南一帶享有盛名，果然有他過人之處。

不過，他更明白一件事，像駝叟這樣的人，一旦說出了這句話，要他收回去，那也是辦不到的。

因此，齊敢只能一抱拳，道：「駝叟，我先謝了……」

然後又笑了一笑，道：「至於該請你辦什麼事，恐怕得等我想到了的時候，再行奉請……」

駝叟道：「好！一言爲定……」

他轉向金北岳一笑，道：「小子，那位林姑娘呢？還在調息嗎？」

金北岳搖了搖頭道：「她走了。」

□□　□□　□□

林天香是走了。

不過，她只是怕跟門外的人見面時難免尷尬，而由窗子裏離開了這間臥房。但她并沒有離開胡家大院。

至少，在她沒有找到童蛇婆之前，她是不會離開胡家大院的。

金北岳當然了解她的想法。

所以，他現在正告訴駝叟，林天香要找蛇婆拚命。

天下沒有第二個人比駝叟更了解蛇婆。

他一聽到林天香要找蛇婆拚命，駝叟也忍不住吃了一驚。

「不行！小子，你怎麼可以讓林天香一個人去找那個妖婆？」駝叟失聲道：「糟了，你知道麼？」

金北岳無可奈何的一笑道：「駝老，她要去，我有什麼辦法？」

駝叟道：「小子，你這是爲德不率，你知道麼？」

金北岳笑道：「爲德不率？駝老，我……我……」搖了搖頭，雙手一攤：「我不能阻止林天香不去，她把蛇婆恨透了！」

駝叟不以爲然的瞪了金北岳一眼，道：「小子，你知不知道，天下如果要找一個能夠了解蛇婆根底的人，除了我，還能有誰？你怎可……唉，只怕你小子又把姓林的丫頭送入虎口了！」

金北岳一笑。

齊敢也是一笑。

顯然，這一老一少，非但是心意相通，而且是別有默契之處。

駝叟看看金北岳，又看了看齊敢，皺眉道：「瞧你們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莫非，小子，你讓那丫頭學會了什麼對付蛇婆的武功了麼？」

□□　□□　□□

林天香並沒有學到什麼武功。

不過，她學到了一次經驗；遇到像蛇婆這種人時，必須全神防範，絲毫不能大意。

她穿好了衣衫之後，只向金北岳說了兩個字「謝謝」，就由窗子中跳了出去。

金北岳當然沒有阻止她離開的理由。

何況，就算他想阻止，那也沒有用，因爲也已經從林天香那似乎要噴出怒火來的眼睛中，瞧出了林天香對蛇婆的仇恨。

她既是去報仇，誰也不該阻擋。

林天香這時還是在胡家大院之中逡巡尋找。唯一不同的是，上回他找的人對她並不構成威脅。

而現在她要找的蛇婆，却是十分危險，所以，她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林天香正在空蕩蕩的賭場中搜索。

□□　□□　□□

空蕩蕩的賭場，似乎是不可能有人，蛇婆也似乎是不可能藏在這兒。

但是，林天香却偏偏就在這明明沒有人的地方找人。

更妙的是，她居然找到了人。

賭場的大廳一角，有個比當舖櫃台還要高的櫃台。

同樣的也像當舖一樣，有着柵欄，只留下兩個小小的窗口，容人兌換銀子和銅錢之用。

林天香就是打開了那櫃台的暗門入內，找到了在櫃台後面地上盤膝打坐的四個人。

四個夢中的女人：石夢蘭、于夢梅、沈夢竹和秦夢菊。

林天香就在跟她們低語。

天香四夢彷彿有些神色不安，顯然是林天香的遭遇，大大出乎她們意料之外。

于夢梅看了看石夢蘭和沈夢竹，忽然就跳了起來，拉開暗門之後，三人同時向外走去。

秦夢菊則橫身擋在那櫃台入口的暗門。

在林天香面前，她們的行動都似乎含有默契，根本不必林天香交代什麼，她們就知道該怎麼做。

林天香笑了一笑，低聲道：「夢菊，我不必你守着，你也跟她們一塊去找蛇婆吧！」

秦夢菊搖了搖頭，道：「不！大姊，天香樓不能沒有妳，妳已經遇了一次險，我們怎能讓妳一個人留在這裏？」

林天香嘆了口氣道：「妳錯了！夢菊，我一個人在這裏，也許還沒問題，多了妳在，恐怕蛇婆更容易找來……所以，妳還是去——」

突然，一陣咯咯怪笑由空蕩的賭場大廳門口傳來：「林天香，你本領不小啊……能從我手下逃走的人，過去還沒有過，不過，這一回嘛……你們全都別想逃得了……」

林天香嘆了口氣，低聲道：「很好！童野女，妳既然找來了，我還能再逃麼？」

蛇婆堵在門口，笑得像個大娃娃。

于夢梅等三人正作扇形散開，向蛇婆圍了過去。

林天香和秦夢菊也走了出來。

蛇婆打量了五女一眼，笑道：「天香樓的人，果然個個都很標緻……比瘋女幫的女人要文靜、嫻淑得多了……」

林天香皺了皺眉，冷笑道：「童野女，妳別以爲乘人之危，制了我的穴道，就以爲我怕了妳……」

蛇婆笑道：「妳不怕我，我還會怕妳嗎？行了，你們有五個人，我讓你們一齊上來，如何？看看我童婆婆能不能在十招之內，把妳們制住？」

她身形本就矮小，一閃之間，就到了林天香身前。

于夢梅和石夢蘭同時舉步，將蛇婆去路擋住，大喝道：「我們正要試試……」

兩人同時出手，一左一右，抓向蛇婆肩井。

蛇婆突然一彎腰，就從二女脅下穿過。

她本來就矮，所以，一彎腰就令二女抓不到她了。

不過，沈夢竹和秦夢菊却已及時補位，「噹鄒」一聲，兩支劍幾乎同時出手，刺向蛇婆。

頓時，蛇婆已陷入腹背受敵的地位。

□□ □□ □□

駝叟比金北岳着急。

因爲，只有他知道童蛇婆的武功深淺。

以林天香的功力，絕非蛇婆對手。

駝叟當然不希望像林天香這麼好的女孩子，落入蛇婆手中。

所以，他領着金北岳等四人，在胡家大院裏找蛇婆。

而金北岳却首先想到了那間賭場大廳。

因爲，胡四海就是在那兒遇到林天香的。

結果是金北岳猜對了。

他們在賭場大廳找到了林天香。

最令駝叟高興的是，他也找到了那個他想找的蛇婆。

□□ □□ □□

蛇婆正在大笑。

她的笑聲非常尖銳刺耳。

天香四夢，一個個早已香汗淋漓，嬌喘細細。顯然，她們很累、很吃力。

林天香站在一旁，沒有動手。

她咬着牙，全神貫注的瞧着蛇婆，怕她發出那種追魂奪命的鋼針。

林天香可很明白那鋼針的可怕。她曾親眼見到千山四怪那麼强悍的人物，在一瞬間，全都被鋼針奪去了性命。

蛇婆曾笑着告訴她，鋼針叫做追魂奪命針。

所以，她不敢稍懈地瞪着蛇婆，防着她探手到革囊中去抓鋼針。

當然，林天香並沒想到，童野女的追魂奪命鋼針，向來不用來對付女孩子的。

因此，林天香的躭心，本是多餘的事。

三十二

于、石、沈、秦四女，眼看着就會落敗。

四個人對付蛇婆一個，居然一點也沾不到光。

林天香這才發現，蛇婆的武功，遠比她想像的要高。

蛇婆根本就沒有把四女當作一回事，像耍寶似地逗着她們。

蛇婆那娃娃般的臉，孩童般的身高，在四女刀光劍影中，就像穿花蝴蝶一般，飛來飛去。

四女急得冒火，依然沒法子找得到蛇婆的破綻。

林天香似乎有些按捺不住，脚步移動，就待加入四女，圍攻蛇婆。

但她剛一轉身，眼角餘光，就發現了金北岳。

林天香忽然心中一震。

一看到他，林天香就會想到自己像一隻剝了皮的羔羊，躺在床上任人宰割。

她當然也會想到，自己那清清白白的身子，曾經被他用眼睛看透，用手摸遍。

林天香是淑女。

但是，自古以來的淑女不是也同樣的爲某些男人而動心麼？

那一段流傳下來偉大的愛的故事，不是因淑女的眞愛而引起的？

正因爲她是淑女，她們才會執着，才會認眞。

而那份愛和情的感受也才特別强烈。

所以，林天香一發現金北岳，連脚都有些發軟了。

她張了張小嘴，想說什麼，却是吐不出一個字來。

金北岳正向她走過來。

她想退，却是舉步維艱。

金北岳終於站在她身子前面了。

她抬起頭看看他。

金北岳正笑着：「林姑娘，童野女的對頭來了，她今天是逃不了的啦！」

林天香不知道自己究竟聽清楚金北岳的話沒有，但她却笑着點頭。

她只覺得自己有些兒暈陶陶的，心中更亂糟糟的。

而且，混身上下，都有些兒熱烘烘的。

她直覺的感受是，自己似乎就要倒下去了。

她更怕的是，自己如果倒下去，一定會倒在金北岳的懷中。

不過，她沒有倒下去。

因爲，童蛇婆的尖叫，把她由夢中拉回到現實之中。

□□　□□　□□

天香四夢正蹲在一旁喘息。

齊敢在守着她們。

她們跟齊敢是老朋友了。

所以，她們信得過齊敢。

也知道齊敢的武功，足可對付蛇婆。

不過，她們却不太明白，那個高大的老駝子，憑什麼搶着去和那娃娃般的蛇婆動手。

一高一矮，相差懸殊，這兩人交上手，也實在是非常奇怪，看來看去，都像耍猴戲一樣好笑。

蛇婆像猴子般跳來跳去。

駝叟則彎着腰桿，在趕着猴子似地追逐。

偌大的賭場大廳，霎時到處都是他們兩人的影子。

兩人身形之快，直把天香四女看得張口結舌，連喘氣都忘了。

林天香也深感意外，她似乎對駝叟所知不多，因此，她忍不住向金北岳打聽這位南疆奇人的來歷。

金北岳又能知道多少？

他和駝叟也是今天頭一次見面。

不過，他還是把自己所見所聞，對林天香說了。

林天香似乎比金北岳更會領悟某些看不見的事實，金北岳一說，她居然高興的笑了。

「金北岳，他們是老朋友、老對頭，是不是？」林天香低聲道：「依你看，他們的武功，誰好？」

金北岳笑了笑道：「那還用問麼？當然是駝叟比蛇婆高明呀！」

「哦？」林天香搖頭道：「可是，駝叟既然武功比蛇婆好，爲什麼這麼多年都制服不了她呢？」

爲什麼？金北岳還眞被林天香給問倒了。

他想了想，道：「這個……也許蛇婆會逃……段老跑不過她吧！」

林天香嫣然一笑，道：「你……强詞奪理……你不會看看麼？蛇婆眞能比駝叟逃得快？」

金北岳失笑道：「不能……」

因爲，眼前的事實擺在這兒。

駝叟與蛇婆在追逐之中，駝叟幾乎每次都能搶制機先，堵住蛇婆的去路。但他從未下過一下煞手。

根本駝叟就沒有打算擊倒對方。

否則，十個蛇婆似乎也逃不出駝叟的掌心了。

金北岳並不比林天香笨，所以，他也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他才回答不能兩個字。

林天香道：「既然蛇婆不能，爲什麼這兩位老人家會做了幾十年對頭，誰也沒有受到傷害？金北岳，你想過沒有？這中間難道會沒有別的原因嗎？」

金北岳皺了皺眉道：「別的原因？什麼別的原因？」

林天香道：「也許……他們……他們並不是眞的死對頭呢？也許他們是……是……一對生死寃家呢？」

她雖然是叱咤江湖的兒女，但是，說到生死寃家四字，還是有一份難爲情的羞意襲上心頭。

因爲，林天香的最後四個字，說得很低。

金北岳似乎沒聽清楚，他怔了怔道：「林姑娘，妳說他們是什麼？」

林天香狠狠地瞪了金北岳一眼：「聾子！」

金北岳失聲道：「他們是聾子？」忽然猛地裏搖頭：「才不呢！至少，我知道駝叟不聾。」

林天香嘆了一口氣道：「傻子！你眞是……」

她搖了搖頭，一賭氣，不說了。

金北岳看了林天香一眼，忽然心中一震。

羅明子那種神情和眼光，居然也在林天香身上出現，金北岳不由得大爲吃驚。

一個羅明子已經夠他頭疼了，要是再加上這位天香樓的主人，自己往後還有好日子可過麼？

金北岳定了定神，暗中咬牙作了一個決定。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移動着身子，趁着林天香在盯着駝叟和蛇婆時，忽然向齊敢一揮手。

這一老一少，可眞是心意相通，誰也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兩人却同時展動身形，向門外奔去。

可是，他們去得很快，回來得也不慢。

因爲，門被另外一個人堵住了。

這個人，也正是金北岳不想見的人。

□□　□□　□□

羅明子一步一步的走了進來。

金北岳一步一步的向後退着。

齊敢皺了皺眉，又搖了搖頭，道：「小岳，咱們……」

金北岳一頓足，忽地躲到林天香身後。並且低聲在林天香耳邊道：「林姑娘，幫幫忙……幫我擋一擋羅明子，我眞受不了她了……」

林天香怔了怔，回頭看了金北岳一眼道：「你說什麼？你要我……」

金北岳道：「別讓羅明子再找我麻煩，林姑娘，你行，你是樓主，可以命令她，對不對

？」

林天香不由得笑了。

她看看站在自己身前的羅明子，又回顧身後的金北岳一眼，方道：「金北岳，你知不知道，你求我幫忙求得不是時候，是不是？」

金北岳道：「不是時候？我……」

林天香道：「你忘了？我是羅明子求來找你的，現在你反而要我幫你，這豈不是錯了麼？」

金北岳忽然一笑道：「是！是——不過……」他低聲附耳道：「此一時，彼一時，天香姐，妳說……妳該幫幫我，對不對？」

林天香整個的人幾乎都跳了起來。

「天香姐」三個字就像一根針，把她狠狠地扎了一下。

剎那間，金北岳竟然由疏遠轉爲了親近，這一手，可把林天香弄糊塗了。

女人常常會被男人弄糊塗，總是耳朵聽到的比眼睛看到的要多得多。

所以，自古以來，男人的甜言蜜語，連三貞九烈的節婦，時常都會拒絕不了，林天香又何能例外？

何況，林天香打心底就沒有拒絕金北岳的想法呢？

她終於迷網地點了點頭道：「好！我……我……我幫你，我當然幫你……」

金北岳笑了：「天香姐，謝謝你……謝謝……」

但是，羅明子却笑不出來了。

林天香要她去找梅玉霜。

眼看着金北岳就在眼前，但她却連一句話都不能說。

她又不能不聽命令。

所以，她只能去找梅玉霜。帶着一肚子不高興，和一腔怨念離去。

金北岳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林天香則輕輕地嘆了口氣。

她回頭對金北岳低聲道：「她走了。」

金北岳笑道：「是！謝謝你……」

林天香等着，等着那另外的三個字。

但是，金北岳却沒有喊出來。

不過，他却補了一句：「妳……想不想報仇？」

林天香一怔道：「報仇？找誰報仇？」

金北岳道：「蛇婆呀！她不是把妳……」他忽然覺得下面的話實在是不方便出口，所以，只能一笑住口。

林天香皺了皺眉道：「我……我當然想……可是，我，我……沒有十成把握之前，我不會冒失的！」

金北岳道：「不妨，我幫你……」

林天香剛剛笑了笑，金北岳已經閃身而去。

□□ □□ □□

駝叟和蛇婆還在玩着捉迷藏般猴戲。

顯然，他們誰也沒眞想把對方擊敗。

所以，他們彷彿眞如林天香所說的一對寃家。

但是，金北岳一旦加入，那就不同了。

首先是駝叟吃了一驚，脫口道：「小子，你要幹嗎？」

金北岳道：「駝老，你歇歇，讓區區來試試童老前輩的武功……」

駝叟搖了搖頭道：「不行，小子，老夫和蛇婆的事，不許別人插手，你少自找麻煩了。」

金北岳笑道：「駝老，我是代林天香出面的，這可不止是你們兩個人的事了！」

駝叟剛剛一瞪眼，蛇婆已經大笑道：「老駝子，這小娃兒想找死，咱們就成全他吧！你閃開些……」

但是，駝叟却是搖了搖頭，道：「娃娃婆子，你以爲你能成全這小子麼？」

蛇婆道：「怎麼？你認爲我……我……」

蛇婆忽然一下子跳起來足足一丈五高，大叫道：「你趕快給我退下去，不然，我連你這老駝子一齊宰掉！」

駝叟不安地搓搓手，也大聲道：「不！娃娃婆子，你不能用那奪命針對付這小子……所以，你宰不了他……」

蛇婆怔了一怔，道：「我不能？爲什麼？」忽地冷冷一笑：「這世上除了你，誰不怕我的鋼針？我爲什麼不能拿來對付他？」

駝叟道：「因爲……因爲……你那鋼針對他也同樣沒有用，……所以……你不能和他動手……」

蛇婆似乎不信地看看金北岳，笑了：「老駝子，你昏了頭了？他才多大年紀，憑什麼能跟你比？就算他是你徒弟，照樣也避不過我那鋼針奪命之厄……」

金北岳大笑道：「是麼？蛇婆婆，你試試吧！」

蛇婆道：「當然要試……」

她還眞是說試就試，一伸手，就探入革囊取針。

□□　□□　□□

林天香臉色霎時大變，她恨不得跑過去把金北岳拉開，她是見到過蛇婆鋼針威力的人。

駝叟也跟林天香一樣，臉色大變。

不過，他急的不是金北岳挨不起鋼針，而是急的蛇婆鋼針出手無效。

因爲，他已經從齊敢那兒獲悉，金北岳曾經經過七名當代一流高手調教，那些高手，都是隱名遁世的大俠，遠比自己和蛇婆高明得多多。

最重要的是：教金北岳最久的無影老人石無影，算起來，還是自己和蛇婆的恩人。

他當然不能讓蛇婆對恩人的弟子動手。

何況，石無影的身法和破暗器的手法，更是舉世無雙，金北岳只要學到了五成，蛇婆的鋼針就傷不了他。

其實，駝叟已可以看得出來，金北岳一身能耐，至少已經得到無影老人的八成眞傳。

所以，他比林天香更急。

就在他騰身而起，想去拉開蛇婆時，蛇婆的鋼針，已經射向金北岳。

□□　□□　□□

林天香顧不得別人的笑話，失聲大叫道：「金北岳，小心……快退……」

駝叟則狂吼一聲道：「蛇婆子，快收手……」

但是，遲了。

蛇婆收手，已不可能。

而金北岳也並未如林天香所叫的快退。

反而一閃身向蛇婆逼近。

只見他右手一抬，回身一扭，人已到了蛇婆身後。

蛇婆一怔之間，忽然覺得自己頭部一麻。

駝叟則脫口大叫：「金老弟，手下留情……」

人已奔了過去，伸手扶住蛇婆，並且，很快地一拍蛇婆頭部，拔出了一枚還是藍汪汪的鋼針。

奪命鋼針，本是蛇婆發出來要傷害金北岳的。

現在，却反而在蛇婆身上拔了出來，蛇婆不禁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知所措。

她看看金北岳，又看看駝叟。

金北岳一笑：「蛇婆，還要不要再試試？我這套接暗器的手法，還過得去麼？」

蛇婆心中狂震，脫口道：「小子，你……你……這是什麼手法？你——認得無影老人麼？」

金北岳一笑。

駝叟代他答道：「他是無影老人的唯一傳人，他怎麼會不認得無影老人？叫你不要冒失，你不信……」

蛇婆呆了一呆，忽然向駝叟吼道：「你爲什麼不早說？你是明明要我出醜，是不是？」

駝叟笑了笑道：「你——對了，你不妨事麼？這鋼針的藥物，會不會傷了你自己？」

蛇婆忽然笑了：「老駝子，這麼多年了，你還以爲我沒煉成解藥麼？別說只是扎了我一下，就算是所有的鋼針上毒物入體，只要不超過一個時辰，我還是能救……」

她左手一揚，一顆小藥丸已飛入自己口中。

駝叟笑道：「好！你能煉成解藥就好……」

他看看金北岳，笑道：「老弟，能不能看在老夫面子上，放過蛇婆？」

金北岳笑笑，回頭看向林天香。

林天香此刻正高興的笑着。

金北岳的武功和應變之快，令她大爲欽佩，她似乎正在爲自己能愛上這麼一個人而自喜。

所以，金北岳看她時，她只是笑着點頭。

實際上，她根本就沒有聽到駝叟在說些什麼。

金北岳當然不了解林天香心中所想，她點頭，又笑着，所以，他理所當然的認爲林天香已經不再記恨了。

於是，他向駝叟笑笑道：「駝老出面，我還能再說什麼呢？」一抱拳，叫着蛇婆道：「蛇婆，得罪了！」

蛇婆出人意料的笑了笑，道：「好說！金公子，請代我老婆子向令師無影老人問候！」

金北岳道：「多謝……」

他轉身大步向林天香走去。笑了笑道：「天香姐，寃家宜解不宜結，你能不再計較，我很高興。」

林天香一怔。

她抬頭看着金北岳，茫然道：「你說什麼？我不再計較什麼？」

金北岳笑道：「你剛剛……駝叟要我不要再跟蛇婆計較，我曾經看了看妳，你不是笑着點了點頭麼？怎的你就馬上忘記了？」

林天香笑道：「怎麼？我……我點頭了？」

金北岳道：「可不是？否則……」

他皺了皺眉，直瞧林天香。

林天香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你怎麼說，就怎麼好……」

金北岳心中一驚。

他暗中嘆了口氣，忖道：爲什麼每一個女人都犯着同樣的毛病？都喜歡用這種可憐兮兮的樣子來對付男人？

他忽然覺得，還是早走爲妙。

□□　□□　□□

「你是不是就要走了？」

林天香沒等他說話，忽然抬頭一笑：「我知道，天下沒有一個女人能把你留在她身邊，是不是？」

金北岳只能苦笑。

他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悄悄地在林天香耳邊說道：「天香姐，你錯了！」

「哦？」林天香嫣然：「錯在那兒？」

金北岳道：「你既然知道天下沒有一個女人能把我留在她身邊，我當然就不必急着離去了！」

林天香嘆了一口氣。

她不知道是喜還是憂。

不過，她只想到一點，至少，金北岳暫時不會走開了。

□□　□□　□□

金北岳不走，駝叟却拉着蛇婆走了。

這兩位怪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是有仇麼？還是他們之間別有過節？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們彼此在尋找對方，見了面會動手。

但是，眞若有人對其中之一不利時，另一個又會去幫助對方，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他涉世不深，武功雖高，但對於人性上的某些奇怪的感受却不多。

所以，他想不出駝叟和蛇婆到底是什麼關係。

林天香靜靜地瞧着他。

于夢梅等四個女人和齊敢也在靜靜地瞧着他。

言光斗和黃善則守在門口，他們當然也在看着他。

金北岳還在想。

因爲，他必須作一個決定，要不要去查明蛇婆和駝叟在胡家大院出現的原因。

他看看大廳內所有的人，忽然笑了一笑道：「他們兩個老人走了？」

這本是一句廢話。

但是，此時此地，這一句廢話却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齊敢一閃身走了過來，在金北岳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話。

金北岳有些意外的發了發呆。

他遲疑了一下，突然舉步向外走去。

□□　□□　□□

金北岳一走，林天香當然不會留下來。

接着于夢梅等四女也跟着向外走。

而齊敢、言光斗、黃善則是與金北岳一道走的。

剎那之間，大賭場之內立即空了。

不過，這兒究竟是個賭場，所以，它不會空多久。

因爲馬上就有另一批賭徒來了。

他們不是爲賭錢而來，他們是爲賭命而來。

領頭的是黃娟娟。

胡四海跟在她身邊，神情十分緊張。

秋桐、老齊和白千山則在尋找什麼。

他們很快地在大廳中轉了一圈。

當然，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

他們已經在胡家大院兜了一圈，最後才來到這空着的賭場。

可是，他們却沒有找到蛇婆。

甚至，連金北岳、林天香也不見了。

黃娟娟怎肯相信這些人都走了呢？

她冷冷地瞧着胡四海，道：「胡四海，你相信這些人都離去了麼？」

胡四海直搖頭，他當然也不相信：「七格格，他們應該沒有走……」

黃娟娟道：「沒走麼？沒走爲什麼找不到他們？你這胡家大院，還有什麼地方我們沒走到？」

胡四海心中一震。

胡家大院似乎是全部找遍了。

可是，別人不知道，胡四海却知道，眞的還有地方，他沒帶黃娟娟去過。

因爲，胡四海認爲金北岳這些人也不會去那地方。

現在，黃娟娟這麼一問，他才眞的吃了一驚了。

黃娟娟察言觀色，不由得銀牙一咬，冷冷地道：「胡四海，你在藏私，是麼？」

胡四海急得直搖頭：「沒有！回七格格話，我怎麼會藏私呢？地面上的胡家大院，我眞的領七格格全找遍了嘛……只是……只是……」

白千山忽然怒道：「只是還有地下沒去，是不是？」

胡四海道：「是！是……」

黃娟娟道：「你……你爲什麼不引我們去找？莫非你這胡家大院地下，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麼？」

胡四海道：「沒有……回七格格話，胡家大院的地下只有一個酒窖和一個……一個……」

他忽然吞吞吐吐，不說下去。

秋桐一笑道：「一個什麼？美人窩還是珠寶庫？胡大老板，你是怕人看到，是麼？」

胡四海道：「這……這個……秋公子，不瞞您說，那既不是美人窩，也不是珠寶庫，那兒是……是……是個作坊……」

「作坊？」白千山一怔：「酒坊還是油坊？或者是個染坊？是不是？」

胡四海搖頭。

不過，他還是嘆了一口氣，道：「那兒是個……是個人肉作坊！」

「什麼？」黃娟娟嚇了一跳。

秋桐也皺眉道：「人肉作坊？你幹殺人的買賣？」

老齊更是雙目冒火：「好哇！胡四海，想不到你竟然是個殺人越貨的强盜……」

胡四海忙道：「不……不……各位別誤會了……」

黃娟娟道：「誤會？我們會誤會了麼？人肉作坊，不是殺人剝皮賣人肉還是什麼？」

白千山道：「眞想不到，你胡四海居然能暗做殺人的買賣……姓胡的，你最好快帶我們去看看……」

胡四海又急又怕地道：「七格格，各位……我這地下的人肉作坊不是殺人的作坊，只是……只是……」

他一面拭汗，一面低聲道：「是個……拍賣人肉……不！不是死人的肉……」

他一急，似乎有些語無倫次了。

秋桐笑道：「胡四海，你慢慢說吧！你開的到底是什麼人肉作坊，不是死人，那又是什麼人？活人的肉，又怎麼能賣呢？胡四海，你……」

黃娟娟忽然失聲道：「你——胡四海，你這作坊莫非是販賣人口？」

胡四海道：「這……回七格格的話，我也不是販賣人口，只不過是……是改頭換面，拍賣幾個漂亮女人……」

「哦？」黃娟娟有些不信：「拍賣漂亮女人？你是怎麼拍賣？這又爲什麼要叫做人肉作坊？你說！」

胡四海遲疑了一下，道：「七格格，這是——這是因爲我們在地下替那些女人改頭換面……所以，我才叫這個叫人肉作坊……」

黃娟娟聽得怔了一怔。

把女人改頭換面？換成什麼樣子呢？美還是醜？

她忽然急於想去看一看，不禁大聲道：「怎麼改頭換面法？胡四海，快引我去見識見識！」

胡四海還能拒絕麼？

不能！

□□　□□　□□

胡家大院的地下，可眞是不同凡響。

光是那個酒窖，就已經夠大了。

白千山約略的計算一下，至少比地上那個賭場要大上三倍。

由此可知，胡家大院的地下這一層，跟地上的房舍相比，似乎並不小多少。

幾乎可以說，胡家大院是個兩層樓一般。

而有一層是埋在地下而已。

地下室的入口，是在留香閣旁的一個涼亭內。

秋桐看了看老齊。

老齊一笑道：「少爺，你……是不是奇怪入口爲什麼在涼亭之內，是麼？」

秋桐點頭，低聲道：「按道理，入口應在胡四海住的地方才是呀！老齊，我看姓胡的還有藏私之處！」

老齊笑道：「當然嘛，他不會從秘密入口引我們下去看的，狡兔三窟，人情之常呀！」

秋桐笑了。

他同意老齊的這句「狡兔三窟」，不過，他却仍然不怎麼明白的是，胡四海明明不是高手，他怎麼能有這麼高明的手段？

地下，果然別有天地。

他們穿過一間很大、很陰森的酒窖。

胡四海指指那些酒罈子，臉上頗爲自傲地笑道：「七格格，這些酒都已經藏了百年之久……我們輕易不會拿出來待客的！」

黃娟娟哼了一聲道：「哦？」

白千山却道：「胡四海，不輕易拿出來待客，那就是說，你還是照樣拿出來待過客，是麼？」

胡四海道：「是！」

白千山道：「那麼，你們這些酒一定還是取走不少喝掉了，所以，你說這些都已藏了百年之久，這些話未免有點兒不切實際了吧？」

胡四海笑笑。

他目光在那些酒罈子上一轉接道：「白老先生，這酒窖分成了十個庫房，您看，這些……」

他指着靠近幾人立身之處的那一排排酒罈子，道：「這一間庫中藏的就是已經超過了百年以上的陳品。

每向內走過去一間，就會相差十年。所以，到了最裏面的那一間庫房，藏的酒只不過才十年前的了。」

白千山懂了，他笑笑，道：「原來如此！看來，你們是取一個庫房酒，就又補充一庫房，是麼？」

胡四海道：「是！」

但黃娟娟似乎又不明白了。她皺眉道：「如果是十年作爲一個庫房，那麼，十年之內的酒……」

她笑笑，說得更明白：「胡四海，比如說沒到十年之期的酒，你們又放在那裏？」

胡四海道：「上面我們還有別的酒庫。那兒放的，都是近十年之內買進來的酒。」

黃娟娟終於也明白了。

她忽然發現，胡家大院越來越不簡單了。

秋桐和老齊則互看了一眼，他們彷彿也在想着，胡家大院莫非還有幕後人物在主持着麼？

很快，他們就發現心中所疑不假。

胡家大院，地面之上，是胡四海在管理，但是，在地下這一層，却是另有高明人物在管理。

胡四海引着他們穿過那十個不同的酒庫，就進入了一道鐵門。

這道門很結實。

鐵門本來就很牢固，而這扇鐵門却不止於牢，而是相當的堅固。

更重要的是，這道門不是用手來推得開的。

胡四海拉了拉門旁的一根銅桿，鐵門才在一陣嘩啦啦響聲中，自動打開。

秋桐笑了笑：「這道門還有機關麼？妙！妙！胡老板，待會兒我倒要看看這門是怎麼控制的！」

胡四海道：「秋公子，這事我可無法答應了！」

秋桐一怔道：「哦？爲什麼？」

胡四海道：「鐵門之內的事，我……我管不了……」

他管不了？秋桐終於笑了笑。

黃娟娟則故作不信似地，接口道：「胡四海，胡家大院的事，你也管不了麼？」

胡四海道：「這……回七格格話，我……只能管地上面和酒窖，進了這鐵門之後，我就不敢過問了！」

三十三

鐵門之內很暗。

一條長長的甬道，雖非伸手不見五指，但也顯得十分幽暗，因爲門外照進來的燈光，並不亮。

石門內甬道，却是根本沒有燈火。

老齊嘀咕道：「胡四海，咱們可不可以閃亮一個火摺子照照路？」

胡四海似乎吃了一驚道：「不行！不行……齊老別冒失……」

聽到胡四海這麼緊張的口氣，秋桐又笑了。

他皺眉看看身後，低聲道：「老齊，留心點……」

老齊道：「少爺，我已經早已留心了……」

他忽然指指甬道兩邊的牆壁，附耳道：「這些，也是鐵鑄的……」

秋桐點頭道：「我也知道……」

甬道總算已經走到了盡頭。

這兒又是一道門，不過，這個門是竹簾子

簾子裏面，露出了燈光。

胡四海伸手捲起竹簾。

竹簾之內，是一間陳設得頗爲精緻的小廳。

小廳當中，擺了一張八仙桌。

桌上擺了一盞風燈。

牆上，三面都掛着宋人字畫，而且，每面牆的靠邊處，都多留了一扇門。

門是關着的。

廳內，也是空着的。

桌子旁邊，還有四張椅子。

胡四海就請黃娟娟他們四個人坐在椅子上。

桌上，還有一壺茶，四個杯子。

胡四海又爲四個人倒茶。

黃娟娟想了想道：「胡四海，這兒沒有人麼？」

胡四海道：「有人……」

白千山忽然沉聲道：「有人？他爲什麼不出來？胡四海，你最好……他們是不是就在這門後面？」

看了黃娟娟一眼：「七格格，這茶最好別喝……」

黃娟娟這時正拿起了茶杯。聞言一笑，道：「白老，你放心，我只是聞聞……」

白千山凝神看看胡四海。

胡四海笑道：「七格格請放心，這些茶不會有毒……」

他轉身走向正面牆壁的一扇門，輕輕敲了兩下。

門，呀然開啟，露出一個人的臉孔。

胡四海一呆。

顯然，這個臉孔，並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人。

所以，胡四海失聲道：「你……你……」

那人一笑道：「胡四海，你怎麼了？我們也不是沒見過，你怕什麼？」

門拉開後，那個人把胡四海推了一下，又道：「還不退開遠些，擋着我瞧不見別人，不怕討厭？」

胡四海到是很聽話，他果然退開了。

黃娟娟、白千山、秋桐、老齊正在望着這個人。

一個穿着怪異地娃娃臉的老太婆。

蛇婆！四個人不約而同的打心中升起了一股寒意。

野人山的童野女，原來眞是這樣。

秋桐想笑。

黃娟娟則想溜走。

白千山和老齊則十分緊張。

因爲，那奪命針可是無形無影，開不得玩笑的！

胡四海則呆呆地立於一邊，手足無措。

蛇婆走了過來，她一直就走向黃娟娟。

□□　□□　□□

黃娟娟想站起來，却沒有。

因爲，她吃驚而又好笑。所以，她就不動了。

秋桐張了張口，想說話，却未出聲。

因爲，蛇婆已經先開口說了話。

她是對黃娟娟說的：「丫頭，我的簫，你收到了？」

黃娟娟一笑，忙道：「我……收到了……前輩要胡大老板贈簫，我十分感激！」

蛇婆忽然一笑：「我要你感激什麼？我要你這個人！」

「要我……要我這個人？」黃娟娟這才眞大吃一驚：「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蛇婆道：「很明白的話，丫頭，你還聽不懂嗎？」她咯咯一笑：「你是關外來的，不是麼？」

黃娟娟道：「是！我是……」

她忽然似是想起了什麼，怔怔地看了看蛇婆，道：「前輩怎知我是關外來的？你……你不是沒到過關外麼？我好像……好像……」

蛇婆笑道：「好像什麼？你有什麼好像的？丫頭，你師父沒告訴過你麼？我老人家雖然沒去過關外，但你師父却跟我熟的很！」

黃娟娟搖了搖頭。

因爲，她從來沒聽師父提過這位老妖婆。

蛇婆這時又看了看白千山，忽然笑道：「他是不是姓白？丫頭，你師父眞的從來沒提到過我麼？」

黃娟娟點頭。

白千山則道：「童前輩，長白山長春宮宮主……你認得她麼？」

蛇婆大笑：「廢話！我要是不認得申五姑，我問你們作甚？」

她瞪了白千山一眼，又道：「你是申五姑的長春宮中總管是不是？」

白千山道：「這——是！」

蛇婆道：「那就好！你難道忘了四十年前的事了？」

白千山一呆。

他沒忘記，但他可不想記起這件事。

黃娟娟看看白千山，皺眉道：「白老，童前輩說的是什麼呀？」

白千山嘆了一口氣，道：「七格格，咱們麻煩大了！」

他忽然低聲道：「這……件事是令師申宮主和童前輩之間的恩怨……」

黃娟娟呆了一呆。

她看看蛇婆，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蛇婆却瞪着黃娟娟道：「白千山想起來的事，丫頭，你好像還沒聽說過，是麼？」

黃娟娟點頭。

蛇婆又看看白千山，冷笑道：「白總管，申五姑到中原來了沒有？她躲在那兒？」

白千山搖了搖頭道：「宮主沒有入關！」

蛇婆道：「哦？她還是藏在她那個長春宮裏面？哼！」

她忽然向黃娟娟一笑：「丫頭，妳師父不到中原來，就以爲我找不到她，哈哈！她可沒料到，我居然會找上妳吧？很好，很好……」

黃娟娟心中吃了一驚。暗忖道：這老妖婆似乎對我不懷好意，我……我該怎麼辦才好？也許，我該跟她來軟的才行……

她一念及此，馬上就換上了笑臉道：「童老前輩，你說很好是什麼意思呢？」

蛇婆道：「什麼意思？妳不懂麼？很簡單，你師父不入關，我又不願出關去找她，所以，我當然要想辦法逼她到中原來呀！有了你這個丫頭，哼！她只怕想不到關內來走一趟也不行了！」

這已經很明顯，蛇婆要把黃娟娟當人質扣下來了。

但是，黃娟娟可不傻。

她當然早就聽出了蛇婆言外之意。

她當然不願被人扣作人質。

所以，她仍然在笑着向蛇婆道：「童老前輩，你……是想拿我來要脅我師父麼？」

蛇婆大笑道：「丫頭，妳總算明白了！我老婆子正是這麼想！」

黃娟娟道：「童老前輩，我看，您老錯了！」

蛇婆一怔道：「我錯了？」

黃娟娟道：「是！」

蛇婆冷笑道：「我錯在什麼地方？你說，說！」

黃娟娟道：「童老前輩，你不知道，我師父他對我這個徒弟可並不喜歡！」

蛇婆道：「是麼？你的意思是我就算扣留了你，妳師父也不會放在心上，對不對？」

黃娟娟道：「對！對極了！」

蛇婆道：「丫頭，我看，這可一點兒都不對！我才不信你胡說八道……」

黃娟娟道：「爲什麼？童老前輩，你以爲我是騙你的嗎？你不相信我師父不喜歡我？」

蛇婆道：「鬼才相信！」

黃娟娟笑了一笑道：「童老前輩，其實，我再說一件事，你就會相信了！」

蛇婆笑了。

她看看白千山，這才向黃娟娟道：「好，丫頭，你說！」

黃娟娟道：「我是被我師父趕出了門牆的！所以，我一直不敢以長春宮門下弟子自居……童老前輩，你想想看，你抓住我，我師父又怎會來救一個被逐出門牆的子弟呢？」

蛇婆笑道：「不會！」

黃娟娟道：「所以，我才說你錯了！童老前輩，我看，你最好自己出關一趟吧！」

蛇婆忽然大笑道：「要我出關去麼？不必！不必！」

她搖搖頭，看了白千山一眼道：「白總管，你現在還是長春宮的總管麼？」

白千山道：「算是！也算不是！」

「哦？」蛇婆道：「這是怎麼說？」

白千山道：「因爲我現在人不在長春宮內，所以不算是！不過，申宮主還沒將我自長春宮除名，所以，又可以算得上是！」

蛇婆大笑道：「有趣！你說得很有趣……不過，依我的看法，你們這一套障眼法，可以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這老婆子！」

黃娟娟和白千山聞言都楞了一楞。

童蛇婆認爲這是障眼法，指的究竟是什麼？

黃娟娟還眞的有些不明白了。

她皺眉道：「童老前輩，你這是什麼意思？誰在玩障眼法？你……」

蛇婆揮了揮小手，大聲道：「丫頭，你還想裝羊麼？你們以爲我老婆子是什麼人？」

她忽然瞪着秋桐道：「小子，你是這個丫頭的什麼人？跟她是什麼關係？」

秋桐笑了一笑。

他實在很覺得蛇婆有趣。

因此，當蛇婆跟黃娟娟抬槓的時候，他一直在笑着聽、笑着看。

這時蛇婆忽然對他說話，他不禁大感興趣，道：「我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蛇婆忽然一呆，她皺眉道：「沒有關係？」

秋桐道：「是！」

蛇婆一揚她那好像娃娃的小手，怒道：「你們沒有什麼關係，幹嗎走在一起？」

秋桐笑道：「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童老前輩，沒有關係的人，碰在一處，又有什麼不可？」

蛇婆瞪着秋桐，道：「小子，你是不是害怕了？你是不是怕我也把你扣下來當人質？才故意說你們沒有關係，才好獨善其身？」

秋桐忽然大笑。

他低下頭瞧着蛇婆道：「童老，你看我像個怕事的人，像個臨難苟免的人麼？」

蛇婆笑道：「你看起來是不太像，不過，也不一定，人不可以貌相……說不定你比老鼠膽子還要小……」

秋桐忽然上前一步，道：「童老，我膽子是大是小，你可以試試……」

蛇婆這下子可是眞的有點兒意外了。

她退了一步，道：「等等，小子，你如果想動手打架，也不用急着下手，等我老婆子和姓黃的丫頭說清楚再打也不遲……」

黃娟娟笑了。

她見到秋桐站在自己這一邊，頓時膽子也大了不少。

她笑笑道：「童老前輩，我們已經沒有什麼事可以再講了，你要找長春宮主人，我已經不是長春宮門下弟子，你說什麼，也沒有用……」

蛇婆道：「是麼？我看，不見得，我只要把你扣在我手心，申五姑一定會出面的……」

她忽然瞧着白千山道：「就從白千山跟你一道入關這一件事，我老婆子就不相信你說你不再是申五姑弟子的這句話！」

□□　□□　□□

黃娟娟呆了一呆。

她可沒料到蛇婆比她料想的要精明。

白千山也大爲不安了，他也沒有料到，因爲自己跟在黃娟娟身邊，反而給她帶來了禍害。

因此，他不能不再說話了。

「童老前輩，你又錯了，我白千山是自願跟七格格入關的，這和長春宮無關……」白千山大聲道：「我是她哥哥的朋友，所以我才跟她一起入關！」

但是，蛇婆不信。

因爲，白千山的謊說得不高明。

如果他說自己是爲黃娟娟引路，因爲自己在中原長大，是識途老馬，也許更能令蛇婆相信。

白千山偏偏說自己是七格格哥哥四貝勒的朋友，就不怎麼高明了。

顯然，以長春宮總管的身份，未得申五姑同意，是不可能爲了陪朋友的妹妹入關，就放下長春宮的事不過問的！

何況，陪的又是逐出門牆的弟子？

所以，蛇婆大笑搖頭道：「好了！白千山，你不用再說了！你和這丫頭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我老人家自己動手？」

白千山長眉忽然緊鎖。

但是黃娟娟却在笑。

她看看秋桐，然後才向蛇婆道：「童老前輩，我到中原來是有事情要辦，可不是來等着別人抓我當人質的！對不起，我要走了……」

她忽然走向秋桐，又道：「秋兄弟，我們快回去歇歇吧，明兒一早還要上路呢！」

秋桐一笑道：「對！是該歇着了！」

他話音未落，人已向外走去。

黃娟娟跟着他。

老齊、白千山也跟着黃娟娟。

四個人走得不慢，一眨眼已到了門外甬道之中。

□□　□□　□□

出乎意料的是，蛇婆居然沒有追來。

當然，更妙的是，黃娟娟她們本來是要來找蛇婆的，結果，找到了蛇婆却不但沒敢向對方討還殺死四怪的仇恨，反而急着離開。

這事對秋桐來說，覺得甚爲可笑。

但是，對蛇婆來說則不然。

她沒有追出來，也沒有阻止他們，那是因爲蛇婆有把握黃娟娟幾個人走不出去。

胡四海一直在冷眼看着，這時也有些迷糊。

他想不出黃娟娟和蛇婆這些怪人的怪行爲。

不過，他很快的就知道是爲什麼了。

□□　□□　□□

黃娟娟他們剛剛走到酒窖，就再也走不出去了。

因爲，駝叟阻住了他們去路。

正好這時胡四海已由內走了過來，他一見駝叟擋路，不禁想起自己是主人，駝叟是伙計的事實，搶先一步，大聲向駝叟道：「駝子，你要做什麼？這些人都是本院的貴賓，你爲什麼不許客人出去？」

駝叟哈哈大笑，他搖頭不止的道：「胡四海，你還以爲你是主子麼？你還想支使我爲你溫酒待客麼？」

胡四海道：「怎麼？我不是主人是誰？你……難道你要造反？」

駝叟道：「不敢！不過，我可以告訴你，胡四海，我已經在胡家大院待夠了，從現在起，我已不再是你這兒的伙計，所以，我要做什麼，你少管！」

胡四海怔了一怔。

他似乎還想再說，秋桐却揮手阻止了他。

秋桐雙手抱拳，向駝叟道：「段老，你——你跟童老是朋友麼？」

駝叟笑道：「老弟，不是朋友，我爲什麼要幫她忙，阻止你們出去？」

秋桐笑了一笑道：「其實，你段老不說，我們也知道你跟蛇婆童老是朋友，不過，我們只是想聽到你親口說出來而已。」

駝叟似乎頗爲不解的看了看秋桐，搖頭道：「秋老弟，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親口說出來，跟……跟你們說出來有什麼不同嗎？」

秋桐道：「當然不同，因爲，據我所知，天下人知道你和童老是對頭的人不少，知道你們是朋友的人，好像還不怎麼多……」

駝叟大笑道：「好哇，至少，你們四位現在是知道了！不過，你們又其奈我何……」

憑心而論，秋桐還眞的不知道駝叟會這麼說法，他搖頭苦笑，直看老齊。

因爲，他料不到以駝叟的身份，爲什麼要這樣去庇護蛇婆，所以，他只好等老齊說話了！

老齊沒有說話。

他無話可說，因爲，他也同樣的不明白駝叟怎會變得這麼沒有風度。

以駝叟的身份，他沒有理由這樣做。

□□　□□　□□

駝叟在冷笑。

他似乎在等待秋桐的反應。

秋桐終於也笑了。

他笑着嘆了一口氣，道：「段老，你幫助蛇婆這樣對付我們，不覺得有失自己大俠的身份麼？」

駝叟大笑道：「大俠身份？老弟，我段駝子可沒把自己當成大俠。我是江湖上人人畏懼的二怪之一，你老弟難道沒聽說過？」

忽然向前逼近了一步，道：「你們最好回到那廳屋之內去，我老人家實在不想傷害你們……」

黃娟娟忍不住冷冷一笑道：「我們如果不回去呢？你敢對我們怎樣？」

駝叟道：「姑娘，我會對你們怎麼樣，你是不是想試一試？」

他忽然一指身邊的一個酒罈，然後屈指輕輕一彈。

「噗」的一聲響過，那酒就像噴泉一般由一個小孔中流了出來。

酒罈已被駝叟隔空一指戮破了一小洞。

三尺距離不算遠，要將酒罈彈破也不難。

但是，如果要一指彈破酒罈而又能夠不使酒罈碎裂，這份功力，就不是任何人能辦得到的了。

白千山、老齊同時皺了皺眉。

秋桐也吃驚的一笑，道：「了不起，駝叟這份指力，似乎已不在佛門大力金剛指之下……是不是道家的一陽指……」

駝叟大笑道：「老弟，你倒很識貨。」

但他笑容很快就斂去。冷冷地道：「如果你們不想嘗嘗一陽指，你們最好是馬上回頭。」

秋桐道：「我們當然不想挨這一指。」

他看了老齊一眼，又向駝叟道：「不過，我們也不想回頭。駝老，所以我想我們還是另外想個法子解決吧！」

駝叟道：「秋老弟，有些事情可沒那麼簡單，你們在我駝子面前，只怕別無選擇了。」

□□　□□　□□

黃娟娟嘆了一口氣，看看秋桐。

她似乎已經決定接受駝叟的決定，退回那小廳之內。而且白千山也轉過了身子，向內走去。

駝叟哈哈一笑，地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秋老弟，你看看，黃姑娘就是聰明人……

」

不過，駝叟錯了。

因爲，他話音還沒說完，黃娟娟和白千山已經突然行動了，也向酒庫的庫房中分頭竄去。

這兒藏了不少酒。

每一間酒罎的架子雖然不多，但也不少。

已經足夠讓黃娟娟和白千山躲了起來。

駝叟臉色一變，大喝道：「你們快出來……」

但是，黃娟娟和白千山已經不見了蹤影。

那麼多酒，酒罎子堆集如山，黃娟娟和白千山不肯出來，要找，可還眞得要花一番工夫。

□□　□□　□□

秋桐笑了。

他搖着頭，瞧着駝叟道：「段老，你要她們出來，恐怕得自己去酒罎子後面找他們了。

」

駝叟一臉怒容，冷笑道：「我去找？老弟，你也錯了……她們會自己出來的！」

秋桐覺得奇怪。

駝叟爲什麼說她們會自己出來？

他目光一轉，向老齊道：「老齊，黃姐姐和那位白老先生……眞會自己走出來的麼？

」

老齊一笑：「會。」

駝叟也笑了笑，道：「不錯，老齊，你究竟還是有一點兒見識……」

他搖搖頭，地道：「黃娟娟和白千山，並不是笨人，我不懂他們爲什麼要做這種笨事。

」

笨事？秋桐可有些兒不明白了。

他看着駝叟，道：「段老，這酒庫之中，莫非還有什麼機關禁制麼？莫非黃姐姐和白老他們……」

駝叟道：「機關沒有，但你們也該知道，在酒罎子之間捉迷藏，個子越矮的人，就越沾光。——」

秋桐明白了。

蛇婆就是很矮的人，

所以，蛇婆要是在這酒庫中和人家捉迷藏，一定比任何人都沾光。

黃娟娟和白千山還不明白蛇婆已經在跟她們兜圈子捉迷藏了。

她和白千山一旦竄到酒庫的隔間之中，就迅快的找地方躲着。

黃娟娟很得意，心想，任你駝叟那高大的身子，想在酒庫中找人，首先他自己的目標就太明顯了。

白千山也是這麼想。

所以，兩人儘量的低下身子，拿酒罈子來遮住自己。

現在能明白黃娟娟和白千山處境危險的，只有還站在原地沒動的秋桐和老齊。

秋桐很想警告黃娟娟。

但他終於忍住了。

因爲，他剛想開口之際，就發現已經遲了。

□□　□□　□□

黃娟娟剛剛在一堆酒罈邊蹲下來，臉上在笑。

突然，她忽然發覺自己的大腿被一雙手抓住。

頓時，她笑容消失了。

她尖叫一聲，整個的人都跳了起來。

也一頭撞翻了四十多罈美酒。

刺鼻的酒香，薰人欲醉。

白的、黃的酒汁，流過黃娟娟的長髮，也濕透了她那薄薄的黃衫。

白千山一驚，伸頭探看之際，忽然覺得有人在自己脚踝處一擊，痛徹心脾。

白千山也算得上是一流的高手，但他却承受不了這一擊之苦，脫口大呼一聲：「好痛……」

蛇婆却正好在他呼痛之時，由他身後冒了出來。

「痛麼？那就趕快到廳屋裏躺着吧！」蛇婆冷冷一笑：「想在我老婆子面前逃走，沒那麼容易！」

黃娟娟正抱着頭在蹲着。

她一定撞得不輕，所以，兩眼之中，淚下如雨。

不過，當她聽到蛇婆的話後，却强忍着淚珠，跳了起來。由酒罈中之間，向外竄了出去。

她竄得很快。

但是，她却沒料到，有人比她更快。

蛇婆忽然就像個影子一般，釘在她身後，無論黃娟娟想怎麼逃，都逃不出她伸手可及之處。

□□　□□　□□

駝叟終於看了看秋桐一眼，笑道：「老弟，你看如何，老夫說的沒錯吧？」

秋桐一笑道：「沒錯！」

不過，他又低聲向駝叟，悄悄說道：「段老，如果是我，我就有法子能逃得出去！」

駝叟不信的搖頭道：「你能？」

秋桐道：「能！」

老齊忽然也笑了一笑道：「對！少爺，不但你能，我……老奴我也能！」

駝叟皺了皺眉頭，想了一下，又看了黃娟娟和蛇婆在酒庫中穿花蝴蝶般奔來奔去，突然，他也明白了。

駝叟笑道：「對！老弟，你很聰明，老夫相信換了你，你眞能逃走……」

秋桐哈哈一笑，剛想再說什麼，黃娟娟已尖叫一聲，被蛇婆攔腰抱住了。

蛇婆格格怪笑，道：「丫頭，妳不夠機伶，比那小子要差一些，他就想到怎麼對付我老婆子的辦法，妳就想不出來……所以，活該妳被我老婆子抱住了……」

黃娟娟掙扎，却掙不脫。

白千山這時已經衝了過來，舉掌直劈蛇婆。

蛇婆咯的一笑：「姓白用，你不想這丫頭活了？」

白千山大吃一驚，向後退去，發出的掌力，迫得硬生生的收了回來。

敢情，蛇婆居然拿黃娟娟作盾牌，迎向白千山。

所以，白千山只好收手。

蛇婆這時才抬頭看看那亂踢亂跳的黃娟娟道：「丫頭，剛才你要是不在酒罈中亂鑽，而是跳起來在上面亂衝，妳就一定會逃得了，妳明白麼？」

黃娟娟當然已經明白了！

可是，現在已經遲了。

人已落到蛇婆手中，她還能再說什麼？

黃娟娟冷冷的笑了笑道：「你不用囉嗦，只要你有膽子，你就殺了我吧！」

蛇婆一怔道：「殺妳？」

黃娟娟道：「不錯！你只要敢殺了我，我四哥一定會傾全族之兵，來爲我報仇……」

蛇婆忽然大笑：「傾全族之兵？多少？」

黃娟娟道：「十萬人馬！」

蛇婆搖頭道：「十萬人馬算什麼？丫頭，你以爲我會怕你哥哥那些人馬麼？」

她忽地一笑，低聲道：「丫頭，我抓你，就是怕你阻止你哥哥入關，明白麼？現在，老婆子我就等着他們入關來送死了……」

黃娟娟一呆。

蛇婆又笑了一笑道：「丫頭，你不懂是不是？我告訴你，我要把你帶到山海關，等着他們入關！

哈哈哈，你知道麼？我老婆子是不便出關去的，但是，我可以在山海關口子等他們……」

黃娟娟皺眉道：「等他們？你瘋了……他們才不會上當呢！」

蛇婆道：「他們不上當？誰說的？我至少知道，你的哥哥和你那師父一定會趕來的……」

白千山嘆了一口氣，道：「格格，我們失算了！」

黃娟娟咬牙不語，一陣亂踢。

蛇婆忽然一指下去，黃娟娟不動了。

白千山一呆道：「童野女，你——你把七格格——你傷了她，長春宮不會放過你……」

蛇婆大笑道：「哦？白千山，你不是說長春宮不承認這丫頭是門下弟子麼？現在，爲什麼又拿長春宮來嚇唬我老婆子？哈哈！騙人的話，總是很容易拆穿的……」

駝叟這時笑了一笑道：「白老弟，你肯不肯乖乖地跟着蛇婆子走？」

白千山皺眉道：「我……」

他看了黃娟娟一眼。

黃娟娟宛如睡着了一般，被蛇婆放在地上。

白千山終於嘆了口氣道：「我肯！」

駝叟大笑道：「很好！你很識時務……」忽然轉頭向秋桐道：「秋老弟，你呢？何去何從？」

秋桐本該意外才是。

駝叟居然並沒有抓他一道走的意思，連老齊都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駝叟確實是這麼說了。

老齊剛剛笑了一笑，就忽然又呆了。

因爲，秋桐的回答，令他大感意外。

三十四

秋桐一笑道：「我……隨便！駝老要我跟去，我一定遵命！」

駝叟大笑。

蛇婆也大笑。

白千山和老齊則像兩個呆子。

他們想不出來秋桐爲什麼要自找麻煩。

老齊終於忍不住道：「少爺，我們還有事……」

秋桐道：「老齊，有事不妨向後挪，反正，咱們不也是順路麼？」

□□　□□　□□

順路的事，當然可以順水推舟了。

所以，秋桐不明白表示要去，只說了這麼一句其妙無比的話。

於是，他們全跟蛇婆成了一路人了。

駝叟這時忽然看了看胡四海道：「胡大老板，我不幹了，你明白麼？」

胡四海道：「明白……明白……」

駝叟道：「你告訴那個在背後的靠山，叫他最好收斂一點兒，老夫一走，他就……」

駝叟忽然住口不語，笑了笑看看酒庫後面的甬道，搖頭皺眉。

蛇婆也皺了皺眉道：「駝兄，怎麼了？」

駝叟居然大笑道：「沒什麼……沒什麼……」

這才轉向胡四海道：「你聽清楚了麼？你那個靠山，你那個後台大老板，最好小心些！否則，胡家大院就會垮了！」

胡四海道：「是！你老說的，我會記得！」

秋桐心中一動，他還沒有料想到，胡四海原來還有一個後台靠山。

他忽然有些後悔了。

他覺得應該留下來，好查查胡家大院的後台老闆究竟是誰？

不過，他已經不好再反悔了。

他既然說要跟駝老他們去，他當然沒有理由出爾反爾。

蛇婆這時已抱起黃娟娟，交給了秋桐道：「小子，這丫頭睡着了，交給你抱着！」

秋桐一呆。

駝叟大笑道：「對！這兒只有他……」他看看秋桐：「老弟，只有你有資格抱她，懂嗎？」

秋桐當然懂。

可是，他實在不想抱這個女人。

雖然，他很喜歡黃娟娟，他稱呼她一聲黃姐姐，可是，要他抱着她，秋桐還是很不自在。

然而，他却不能拒絕。

秋桐雙手一伸，接過了黃娟娟。

蛇婆一笑道：「抱緊些，她如果醒來後溜了，你小子可得賠我一個人……」

□□　□□　□□

他們走出了地下室。

沒有人攔阻，也沒有人過問。

留下的只有一個人，是胡四海。

胡四海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心想，還好，他們至少還是忘了一件事，沒要自己帶他們去看人肉作坊。

胡四海忽然覺得自己很走運，蛇婆和駝叟這兩個怪人，可眞是他的意外的救星。否則，他知道，一旦秋桐看到了人肉作坊的實情，自己就吃不消了。

秋桐是個正派的人。

這一點胡四海相信自己不會看走眼。

只要是正人君子，誰都不會容忍人肉作坊的。

因爲，那是個比殺人還要殘忍的地方。

胡四海緩緩地走入那小廳，然後，他伸手去按一個藏在一幅畫後面的按扭。

□□　□□　□□

「咔喳」。

按扭被胡四海按下去，一扇門在小廳的正面露出來。

胡四海笑了笑。

他移步向那扇門走了過去。

但他忽然一驚，止步回頭，向後看去。

胡四海一回頭，就見到了一個更惹不起，也更不好對付的人。

金北岳。

□□　□□　□□

金北岳和林天香他們居然也沒有離開胡家大院。

他們此刻已來到地下小廳。

只有三個人，金北岳、林天香和齊敢。

現在，金北岳正看着胡四海在笑。

胡四海則像呆子般站着。

金北岳一笑，道：「胡四海，你怎麼了？」

林天香也嫣然一笑道：「胡老板，你爲什麼不向門內走？門後面是什麼地方呀？」

胡四海不知道該怎麼說。

林天香這話問得胡四海心中直發毛。

他遲疑了一下，齊敢忽然冷冷地道：「胡四海，你這胡家大院到處都是機關，如果你是

個生意人，爲什麼要弄這些花樣？說！你究竟在搞些什麼鬼？」

胡四海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我是個老實的生意人，齊老，您別誤會！」

齊敢走過去，盯着胡四海。

「你是麼？這地下室，這些暗門機關，也是規規矩矩生意人該裝設的麼？胡四海，你想活下去，最好你說老實話……」齊敢忽然一伸手，抓住了胡四海：「否則，可有好日子給你過了。」

胡四海想掙，沒掙脫，只好大聲道：「齊老，我說，我說，你先把我放下來呀！」

齊敢一鬆手，胡四海幾乎摔了一跤。

金北岳和林天香也睜眼瞪着胡四海直笑。

胡四海嘆息道：「我……我只管地上，地下的這些機關，不歸我管！」

齊敢一怔。

林天香脫口道：「歸誰管？」

胡四海道：「是……是……」

忽然一個女人的聲音應道：「我！」

廳後那扇暗門之內，這時步出了一位少婦。

她年紀不大，頂多不過卅歲。

但她的衣着却是很老氣橫秋，看上去比老太婆還要老氣，一身是黑，土氣不說，還很髒。

不過，她臉上却十分乾淨。

而且，她走路的姿態也很風流，十足的大姑娘味道，也十足地有女人味道。

可是，她偏偏就故意顯得不作女人狀。

金北岳想笑。

林天香也想笑。

不過，她沒笑出來。

齊敢則搖了搖頭，道：「你是誰？不男不女，不老不少，妖怪似地！」

少婦一笑道：「我是……」她忽然頓了一頓，向齊敢打量一下，反問道：「你是那個殺手旗桿麼？」

齊敢又是一怔。

「我是！」他點頭，也打量這少婦：「你認得我？」

少婦一笑，道：「我不認得，但是，我老公認得你！」

齊敢第三次怔了怔。

他可想不出少婦的老公是誰？

少婦忽然不笑了，寒着臉道：「十七年前，江湖上有三個怪人，你一定都認得吧？」

齊敢道：「活閻王、活霸王和活龍王……」忽然，齊敢明白了：「你是他們那一位的老婆，是麼？」

少婦道：「不錯！齊老，你眞有點兒見識……」

齊敢道：「活閻王、活霸王都死了，看來，你一定是活龍王楚長江的老婆了！」

少婦點頭。

不過，她却補了一句話：「我不但是楚長江的老婆，我也是活閻王的妹妹！我叫李西施。」

李西崖的妹妹叫李西施，本也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西施這兩個字，自戰國以來，就一直當作絕代美女的代名一般，是被人所相信着。

如果一個女人該叫西施，至少她也該既年輕又漂亮。

而眼前這少婦，既不年輕，也稱不上漂亮。

偏偏她又要叫西施。

所以，連林天香都忍不住笑了。

□□　□□　□□

齊敢當然也在笑：「李西施？」

李西施點頭：「不錯，我哥哥叫西崖，我只好叫西施，你們是不是認爲我不配用這兩個字？」

齊敢道：「這個……這個……」

李西施笑了笑，道：「齊老，你別忘了，我姓李，不是姓余，也不是姓伍，所以，西施指的是你，不是余、吾，你叫叫，就算是諸音，那也不是我自己想標榜，對不對？」

齊敢大笑，道：「對！對！」

金北岳也笑了一笑道：「不錯，李西施的確不是自我標榜，而是在奉承別人……」

李西施笑道：「小兄弟，你說得對……」

她忽然看看胡四海，低聲道：「四海，快去教人準備酒菜，我要在這小廳內請這三位佳賓飲酒！」

胡四海躬身道：「是，師母，弟子這就去辦……」

他神態恭敬的走了出去。

林天香一皺眉，道：「齊老，胡四海是活龍王的弟子麼？怪不得……」

李西施一笑道：「林姑娘，沒什麼好奇怪的，我夫楚長江，收的弟子可多呢。只要在長江一帶混的，每個人都幾乎想稱他一聲師父。」

林天香似乎有些不信。

齊敢却笑道：「不錯！楚長江是水上的霸王，大江兩岸的各道人物，能拜在他門下，就不啻有了一張護身符！」

金北岳笑道：「大叔，楚長江如果把那些人都收作弟子，他們至少也有一萬名以上，他怎麼認得清誰是誰？他又怎能有那麼多時間去教他們功夫……」

齊敢大笑道：「他不必教！楚長江從不教別人武功！」

李西施也笑道：「齊敢，你可眞很了解我老公啊！」

齊敢道：「不敢！我一向對江湖上各道人物都少不得研究一番……」

李西施忽然冷冷接口道：「你研究他們，是不是爲了要找出他們可以容你下手的弱點？」

齊敢一笑道：「過去是……」他長嘆了一口氣：「當年我不能不研究他們，否則，我就活不長了……」

李西施道：「現在呢？你不是已經活得夠長了麼？你還在研究？你還在找江湖上每一位知名人物的弱點？」

齊敢道：「錯了！」

李西施一怔，道：「錯了？誰錯了？你？還是我？」

齊敢道：「你！」

他忽然哈哈一笑，又道：「李西施，現在，我只研究每個知名人士的優點了。我已經改行，你明白麼？」

李西施哦了一聲道：「改行？那一行？一個終生以殺人爲職業的人，能改行做什麼呢？」

齊敢皺了皺眉。

李西施忽然收起了那份冷厲的臉色，換上了一副笑臉，指着胡四海率人送來的酒菜，道：「你們究竟是客人、是貴賓，所以，我想不愉快的事情，還是別提了。請！請入座……」

酒已喝得太多。

金北岳就覺得這一天的日子，過得很難受。

因此，李西施的好酒好菜也提不起他興趣，他唯一有興趣的是，想知道楚長江爲什麼要隱身幕後，操縱這個胡家大院。

以楚長江而言，他可以明地裏出面，根本用不着弄出一個胡四海出來作晃子。

可是，楚長江却這麼做了。

爲什麼？

金北岳想到這兒，他放下筷子，脫口道：「爲什麼？」

他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話，倒還眞的令大家都呆了一呆。

林天香在他耳邊低聲道：「你……你說的什麼呀？」她笑着：「到底是什麼爲什麼呀？」

李西施也脫口道：「金公子，你在說什麼？」

金北岳自己也覺得好笑了。

他搖了搖頭，道：「對不起，我……」

他看看李西施，道：「我是說，你的那位在長江一帶當老大的丈夫，爲什麼要胡四海出面主持胡家大院，他爲什麼要躲在幕後？他有什麼理由不能自己出面？」

林天香笑了笑，想說什麼，却沒說出來。

李西施則格格一笑，道：「金公子，你問得好，我老公不出面，確實是引起過好多人奇怪……」

她目光在齊敢臉上一轉，才又笑道：「其實，這種事金公子不懂，齊老似乎應該懂得……」

金北岳看看齊敢。

齊敢笑道：「楚大嫂，你錯了，你們夫婦爲什麼要這麼做，我可一點兒也不明白爲什麼！我看，還是你自己說明白吧！」

李西施笑了笑，道：「齊老，你要我自己說麼？好，我可以告訴你……」

她瞄了林天香一眼：「因爲，胡家大院不是一個好買賣，像我老公楚長江這麼有名望的人，不能幹這一行，三位，明白了麼？」

林天香皺了皺眉頭，道：「你看我幹嗎？胡家大院到底是個什麼買賣，跟我們天香樓難

道有關係麼？」

李西施笑道：「沒有關係！不過……不過……」

她搖了搖頭，又道：「其實，如果不是你林姑娘在座，我也許能說得更明白一些……」

林天香終於想明白了。

敢情，這胡家大院還有更不可告人的地方。

而且，一定跟女人有關係。

林天香可算得上女人中的女人，所以，她心中很不痛快。

她想問明白，到底這胡家大院是怎麼樣糟蹋女人，可是，她却無法啟齒。

因爲，她還不想讓金北岳覺得她是個潑婦。

□□　□□　□□

但是，金北岳似乎已經知道了林天香的想法。

他冷冷地瞧了李西施一眼，道：「楚夫人，我想請教一下，你這句不好的買賣，究竟是指的那一點？

如果說只是指胡家大院內，眼前看得到的生意，我看，也並沒有什麼太見不得人的地方嘛！除非，你們還瞞着什麼……」

李西施一笑道：「沒錯，我們是瞞了些事，金公子，你最好不必多問……」

齊敢忽然插口道：「楚家嫂子，我有句話，說出來你別見怪……」

李西施道：「怎麼會？你齊老任說什麼，我也不敢見怪呀！」

齊敢道：「好！」

他忽然臉色一沉：「這胡家大院會不會只是你在暗中經營的買賣？也許，楚長江並不知道有這家買賣，是不是？」

李西施臉色一變道：「怎麼會？齊老，你怎麼可以這麼想？我跟我老公可是誰也沒瞞過誰，你別想挑撥離間我們！」

齊敢笑道：「挑撥你們？我閒得沒事幹了？哼！不過，你也不用着急，就算我遇到楚長江，我也不會問他的！」

李西施笑了笑，她放下了心了：「是……齊老，我相信你……您別見怪……」

林天香這時却在和金北岳低語。

金北岳在笑。

在李西施眼中，金北岳的笑容，似乎有些不懷好意。

□□　□□　□□

金北岳忽然推杯而起。

林天香也跟着站了起來。

李西施皺了皺眉，忙笑道：「金公子、林姑娘，你們不吃了麼？是不是嫌酒菜不好吃？」

她本來是想問他們要去那兒，但她却十分機警，臨時改爲問他們爲什麼不吃。

這樣，至少她可以不必躭心金北岳和林天香有藉口想搜查地下室別的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胡四海口中的人肉作坊。

□□　□□　□□

可惜，李西施雖然機警，但金北岳和林天香却並不笨，所以，該問的，他們還是會問的。

金北岳淡淡一笑，道：「楚夫人，我們對這地下的房舍很喜歡，你能引我們到處走走麼？」

李西施在心中罵了一聲小滑頭，但口中却道：「這個麼……金公子，地下的房子都很潮濕，沒什麼好看的……而且，別的地方，都是堆東西的，也很髒……」

林天香冷冷的哼了一聲，說道：「不見得吧？我就看不出這兒有什麼髒亂的樣子……」

金北岳更是笑道：「楚夫人，我看這地下的一切，却別有天地，楚夫人又何必吝於引介呢？」

李西施的臉色很不好看。

有些事正如齊敢所說的一樣，楚長江可眞的沒要李西施在胡家大院幹着某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但李西施却瞞着楚長江在做。

這事，對李西施而言，她是不希望楚長江知道的。

如果不想自己老公知道，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越少人曉得越好了。

所以，她極其不喜歡外人到地下室來。

□□　□□　□□

現在，顯然是麻煩已經惹上了身。

李西施似乎是想不答應也不行了。

因爲，金北岳和林天香已經向小廳側面的一道石門走了過去。

那是作坊，人肉作坊的入口。

李西施很想起身阻止，但是，她看了齊敢一眼後却沒有行動。

齊敢正瞧着她在笑。

這笑意令李西施心中有些發毛，她覺得齊敢的笑，彷彿是一把刀。

對於像齊敢這種有名的殺手而言，有時候他的笑，比怒更令人吃驚。

李西施當然明白。

所以，她不妄動。

齊敢看了李西施一眼，說道：「楚大嫂，你……不陪他們入內麼？你放心他們進去嗎？」

李西施當然不放心。

然而，她更不放心的是眼前的這位殺手。

她低低嘆了一口氣道：「齊老，他們……我是不很放心，但是對你，我可更不放心了。」

齊敢大笑。

他忽然長身而起，一揮手道：「楚大嫂，我一個人留在外面也無聊，要去看，當然是一塊兒去了！」

話沒說完，齊敢的人，已邁入那石門之內。

李西施哈哈一笑，她居然沒急着進去。

她向胡四海打了一個手勢，然後一甩長髮，向另外的一扇門中走去。

胡四海皺了皺眉，似乎想說什麼，但他還沒有來得及說，李西施就走了。

所以，他只好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

當然，他還得依李西施的指示去辦事。

他也匆匆走向金北岳他們跨入的那道門口了，他伸出一指，在門邊上的一個按扭上一按。

石門忽然封閉了。

把金北岳他們留在門內。

胡四海不知道是喜還是憂？

因爲，只有他眞正知道的。

林天香不可怕。

齊敢也不太可怕。

而金北岳才是眞正可怕的人。

能勝過蛇婆的人，天下又有幾個？

□□ □□ □□

可惜，這事李西施並不知道。

否則，她就不會想把金北岳他們困在地下了。

她小看了金北岳，是她一生來最大的錯。

而這個錯誤，却是無可原諒，也沒有機會讓別人來原諒她了。

□□ □□ □□

石門之內又是一條小甬道。

甬道兩邊，分別有不少垂下了布簾的房門。

金北岳、林天香、齊敢全部沒有去掀那門簾。

他們順着甬道向前走。

也許是藝高人膽大，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怕兩側門內有什麼埋伏。

其實，在金北岳來說，門內是不是有人，是不是有充滿了殺氣的危機，他在踏入甬道之後，就能感受得出來。

所以，他才不在乎。

因爲，他已然感覺到那些門後的人，都是充滿了脂粉氣息的女人。

而且，還有一股奇異的藥味雜在其中。

這不啻明白的告訴了他，門內都是有病的女人。

對於病女人，他實在沒什麼好怕的。

不過，當他們走到甬道盡頭，發現了一間奇怪的廳屋時，金北岳也不由得有些害怕起來。

廳中，有一張很長的木案。

案上正躺着一個女人。

說她是女人，似乎不太恰當。

因爲，看來這個女人已經是個屍體了。

而且，還是被分解了的屍體。

林天香不是沒見過死人，但她此刻却雙手發抖。

不但那女屍可怕，而牆上掛的那些肢體，更可怕。

胡四海沒錯，這兒眞是人肉作坊。

有人在這兒拿人當作豬羊一樣宰割。

但有一點不同的是，長案的另一邊放着幾個大桶，桶內盛着白白的上好高粱，酒香四溢，掩去了血腥味。

齊敢搶先一步，衝向長案旁邊去，向那些木桶中打量了一下，失聲道：「他們這是做什麼？人皮泡在酒中，爲什麼？」

金北岳和林天香也看清楚了。

那些酒桶中，有兩個桶內，浸了人皮。

林天香掩面退向一邊。

她可眞是不忍再看下去，分屍已經夠慘了，還要剝下人皮，這未免太過份了！

金北岳則咬了咬牙道：「大叔，你看他們……是不是在這兒……拿人皮冒充牛皮賣？」

齊敢沉重的搖搖頭道：「不是！這些都是女人的皮！也許……」

他似乎是想到了這是做什麼，但又不敢確定。

因此，他說了一半，又頓住了。

林天香這時尖聲道：「金公子，我們快出去吧……這裏……這裏太可怕了！」

金北岳冷冷一笑道：「林姑娘，咱們不能走！」

林天香一怔。

不過，她似乎早就知道，要走，不太可能，所以她聽到金北岳說不能走，她也並不怎麼意外。

但她奇怪的是，金北岳在察看那長案上躺着的女屍時，未免太過專心。

林天香走了過來。

突然，她呆了。

女屍是活的。

看上去這個女人已被肢解，實際上，走到她面前才能發現，她並沒有死。

她還是一個完整的人。

那些似乎是由她身上拆下來的四肢，並不是眞的是由她身上卸下來的。

那些肢體只是擺在這女人身上。

不過，林天香發現，這個女人很豐滿，很是誘人，除了臉上因爲塗滿了藥物，看不清年紀之外。

如仔細看來，她應該是個美人。

□□　□□　□□

「她沒死？」

林天香只能說這一句話。

金北岳點點頭，嘆了一口氣，道：「沒死！她活得很好……」

齊敢這時正想用手去塗掉那女人臉上的藥物，而林天香却失聲道：「齊大叔，別動……」

齊敢一怔。

他心想，這丫頭，幾時改口了？她居然跟小岳一樣的稱呼我了。咧嘴一笑，道：「爲什麼？姑娘，我想看看她是不是眞的沒死……」

林天香道：「大叔，你……會把她的臉皮剝掉的……」

齊敢「哦」了一聲道：「揭掉皮？怎麼會？」

林天香道：「大叔，這是易容術的一種嘛……不到時候，不能把臉上塗的藥除去的！」

金北岳笑了。

他看看林天香，道：「你會易容麼？你……」

林天香瞪了金北岳一眼道：「我不會，但我聽說過……」她低聲附耳：「你以爲我易過容麼？」

金北岳搖頭道：「沒有，林姑娘，別誤會……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林天香一笑道：「我也沒誤會呀！金公子，這地方很古怪，咱們別……別……」

她的話忽然頓住，睜大了眼，抓着金北岳的手直往後退。

金北岳也一驚，但却掙開了林天香的手，冷冷地向那長案上的女屍劈出了一掌。

他這一掌，力道不大。

因爲，他可並不想把這個忽然坐起來的女人打死。

但是，他錯了。

因爲，那女人居然不是弱者。

□□　□□　□□

金北岳掌力甫出，那女人就順着金北岳的掌力，由長案上向外飄去。

一個看不到臉孔的裸女人，忽然像飛鳥般掠起，這光景仍然很嚇人。

不過，眼前的三個人之中，至少有兩個人是屬於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

所以，這裸女武功雖好，也逃不過刼難。

就在她掠向廳中一角時，齊敢却適時雙手向前一伸，十指箕張，大喝了一聲：「回來吧……」

裸女疾掠的身子，就像被人用繩子拉住了一般，掙得一掙，就倒翻而回。

顯然，齊敢眞力之强，使得裸女已失去了控制，倒回之際，竟重重地摔在一個裝着高粱的酒桶之中。

噗通一下，酒花四濺。

那裸女更尖叫一聲，由桶中竄了出來。

接着，是一陣很凄慘的吼叫之聲。

裸女彷彿痛得在地上直打滾。

金北岳等三人一時竟看呆了。

酒桶中還有什麼秘密麼？

爲什麼這女人跌入酒桶之後竟會如此痛苦？

齊敢皺了皺眉頭走過去，只看了一眼，就作嘔欲吐。

敢情，那裸女臉上的藥物，是沾不得酒的，此刻因在酒中浸了一下，正一塊一塊的剝落下來。

而那裸女的臉上，也就跟着一塊一塊的掉下了皮肉。鮮血正在流着，左邊的眼睛部位，已經只剩下一個大洞。

林天香和金北岳也看到了。

金北岳咬了咬牙，道：「好殘忍的手法……」

林天香已掩面掉過了頭去，她實在不忍再看。

瞧着一個人掙扎求死，實在也是很痛苦的事。

齊敢是殺手，連他都似乎有些受不了了。

他怒哼了一聲，忽然凌空拍出一掌。

裸女這回是眞的死了。

是齊敢一掌把她擊斃的。

金北岳點頭嘆了口氣道：「大叔，您做得對……」

齊敢沒說話。

他也不想再看那裸屍。

因爲，裸屍的臉部，已成了一個骷髏。

她反正要死，雖然自己幫她早死了一刻，但齊敢仍然有一份自疚。

三十五

林天香轉過身，向外走去。

齊敢也向外走。

只有金北岳還站在長案之前，低頭沉思久久不語。

忽然，他舉手一掌，將長案擊成了兩片。

齊敢聽到斷裂之聲，不禁一驚回頭，直瞧着金北岳發呆。

金北岳却比他們更吃驚。

因爲，那長案一旦斷裂，竟然沒有跌落地上，而是忽然向地下陷去，露出了一個地洞的入口。

地下室中，另有地道。

這可是眞叫人想不到了。

「大叔，這兒……這兒有一個地洞……」金北岳有些兒緊張：「我們要不要下去看看？」

齊敢走了過來。

他探頭看了一眼，一陣冷風，由地下吹來，很清新，顯然，這地洞另有出口。

齊敢笑了笑道：「要！當然要去看看……」

他側過身子，緩緩向下踏到了石階。

□□　□□　□□

林天香這時也匆匆奔了回來，失聲道：「金公子，外面的門被封起來了……那個女人把我們困住在地下了……」

金北岳皺眉道：「李西施把石門封起來了？」

林天香道：「可不？我們……我們怎麼辦？」

北岳冷冷一笑道：「林姑娘，放心，李西施還害不死我們的……」

他指了指那地下洞口，又道：「你看，大叔下去了，也許，咱們可以由此而出去……」

林天香這才發現眼前果眞有個地洞。

齊敢正由下面伸出了頭，道：「小岳，你們快下來，這地下道可眞不錯，直通到胡家大院的外面呢！」

林天香看看金北岳，笑了。

吉人天相，這還眞有道理。

林天香忽然發現，金北岳似乎是自己的福星。

地洞是出口，眞的是通往胡家大院的外面。

□□　□□　□□

李西施並不是忘了地下有個出口，而是她根本不會料想到金北岳一行人會找得出她設計的巧妙機關。

她似乎太自信。

所以，有時候一個人太自信了也是會造成失敗的。

現在，李西施就很後悔自己太過自信。

她也很後悔，自己太小看了金北岳。

但是，李西施後悔已經遲了。

當她發現金北岳和林天香又在胡家大院的花廳出現時，她就知道自己錯了。

她很機警，當胡四海告訴她，金北岳一行人並沒有被困，而又重回胡家大院的那一剎那，她居然出奇的鎮靜。

她只告訴胡四海一句話：「炸毀地下室。」

李西施留下這句話以後，就匆匆地走了。

她沒有絲毫婦人之仁的顧前顧後，她也絲毫不留戀自己費了那麼多心血和財力才建立的秘窟。

她也絲毫不婉惜那些還在地下室接受易容的少女，和主持這一切的西域名醫馬天才的性命。

她只用一句話，就結束了這一切。

胡四海當然很吃驚。

可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師母的話不聽，結果就是只有一個字，死！

他不想死，所以，就只有遵命行事。

別人的死活，究竟不如自己的死活要緊。

所以，他執行了李西施交代的話。

一聲巨震，把胡家大院的後院中地上地下的一切，全都炸成了灰燼。

當然，這一聲巨震，也把胡家大院炸成了是非之地。

這是黎明時分，所以，還沒驚動多少人。

但是，徽州府的官府却趕來了。

於是，江湖人，不方便再在胡家大院住下去了。

於是，每個江湖人都溜了！

□□　□□　□□

楚長江正由秘室回到臥房。

活龍王楚長江的總舵，設在九江。

他的住所，就在九江的城外靠近江邊的地方。

這兒戒備森嚴，不是楚長江想見的人，是進不來的。

所以，楚長江一向都很放心。

他也都不怕有人會暗算他。

現在，他由秘室回臥室，心中就正在想着一件事。

李西施該回來了。

他想她。

自己的老婆，經常每個月要有廿天在徽州，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

尤其是每當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得意的事之後，睡到床上，竟然找不到人在耳邊欣賞，總會自己覺得好像少了一點兒什麼！

枕邊人的讚揚，總是具有莫大的鼓勵性。

特別是某些不足爲外人道的事，更是需要枕邊人輕言細語的誇獎和欽佩。

今天，楚長江很得意，很興奮。

因爲，他又做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

所以，他十分希望有人能捧他一頓。

當然，這是十分機密的事，也是不足爲外人道的事。

可是，他不知誰能在枕邊誇獎他。

他希望李西施能趕回來。

但是，他却笑自己在痴想。

李西施一定還在徽州。

還在爲她那個製造漂亮女人的瘋念頭辛苦。

可是，當他跨進了臥房的門以後，楚長江就忽然笑不出來了。

□□　□□　□□

舒適的大床上，羅帳低垂。

而錦被中有人。

楚長江是活龍王，是個生氣蓬勃的男人，像他這樣的人，當然不止只有一個女人。

但是，在他這間臥房內，却只有一個女人可以睡在床上。

那就是李西施。

如今，床上有人，除了李西施，還能是誰？

楚長江呆了一呆，搶前一步，撩起了羅帳，另一隻手就掀開了錦被。

綿羊般的肌膚，射入楚長江眼中，一聲甜膩膩的低笑，傳入楚長江耳中。

一陣陣誘人的肉香，也冲入了楚長江的鼻子中。

楚長江又笑了。

他大手一抬，拍的一下，打在那光滑臀部，吼道：「老婆子，你終於回來了！妙！妙……」

李西施在嬌笑。

她不再是荆衣布裙，躲在胡家大院地下的那個女人。

她變得混身都散發着青春氣息，混身都充滿了誘人光彩的女人。

她嬌喘聲聲地道：「誰叫你是我老公？我不回來，我還能去找誰？」

楚長江大笑道：「誰知道你想找誰？一個月有廿天不在，誰相信你不想男人？反正……」

李西施的一雙手，忽然就勾住了楚長江。

楚長江的嘴，也被另一張柔軟而發燙的嘴給堵住了。

一個男人如果被一個赤條條的女人纏住，他還要說些不識相的話，這個男人就一定是僞君子。

楚長江一向不肯承認自己是僞君子。

那怕他明明做了許多虛僞的事。

但他就是善於原諒自己，也善於找藉口騙自己。

現在，他當然更是有理由不讓自己做僞君子了。

所以，他很快的不再說話，只是忙着做一件對李西施和自己都很喜歡的事。

天搖地動，神魂顛倒。

當兩個被汗水浸透的赤裸裸身子分開時，李西施已經累得伸直了修長的雙腿，連翻個身都懶得去翻了。

楚長江好像比她更累。

他伏在她身上，只有喘氣的力氣，彷彿要從她身上退出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可是，他還是想動。

那嘴皮子想動。

□□ □□ □□

李西施也想說話。

他們夫婦倆，都想說話。

因爲，他們都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對方。

最後，還是楚長江先說了。

他已坐了起來，喝過了茶，也喘息夠了，這才大笑道：「西施，你猜猜看今天誰來了？」

李西施沒有精神去猜。

她搖搖頭道：「你的事，我從來不願猜，長江，你說吧，我很高興聽！」

楚長江笑笑：「四貝勒！」

李西施一怔。

她沒想到四貝勒會入關。

他們夫婦與四貝勒有勾結，那已是十年前就開始了。

但是，四貝勒從來就沒有到過楚長江的地盤來過。

今天四貝勒來了，爲什麼？

楚長江看得出李西施的詫異。

他呵呵一笑，道：「西施，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好消息？」

李西施道：「是！不過，夫君，他爲什麼突然來到這兒？這些年來，他入關不止廿次，但他都沒有來過長江一帶，今天，他來了，爲什麼？」

楚長江道：「求我！他來求我一件事！」

李西施哦了一聲。

她還想不出四貝勒會有什麼事要求到楚長江。

所以，她只能哦了一聲。

楚長江道：「西施，你想不到吧？不過，你別急，等你把你要說的事說完，我就會告訴你，四貝勒求我的事是什麼！」

李西施笑笑道：「夫君，我的消息不好。」

楚長江也哦了一聲。

李西施道：「胡家大院出事了！夫君，我的那份事業完了！」

楚長江雖然吃了一驚，但心中却反而高興了。

這下子她就不會再去徽州了。

不過，表面上他皺眉道：「出了什麼事？」

李西施道：「地下的那些事，全炸掉了！」

「哦？」楚長江更在心裏笑了：「炸了麼？也好，免得你以後再提心吊膽了！」

李西施撒嬌的一笑：「你一定很高興是不是？那兒炸了，我就不會再來回跑了，你就可以多欺侮我，把我整得連腿都抬不起來了，是不是？」

楚長江大笑。

他一翻身，撲在赤裸的李西施身上，低聲道：「你不喜歡麼？我知道你是很喜歡的，嗯

？對不對？」

李西施格格笑着不停。

因爲，他在咯吱她。

她怕癢，怕癢的女人，都別有風味。

所以，楚長江又累了一陣子。

李西施當然更累了。

她至少又覺得腿抬不起來了。

不過，她却沒忘記要問的話，說道：「夫君，四貝勒求你的是什麼事呢？你該說出來了吧？」

楚長江喘息不已，但他却樂於回答：「求我幫他去救人……你看，你老公是不是越來越了不起了？」

李西施笑道：「當然，不然我爲什麼選你作老公？」

她忽然手足並用，把楚長江纏在身上：「夫君，他要你救的是什麼人？這個人一定很重要是麼？」

楚長江皺了皺眉。

因爲，他忽然發現一件事，李西施說她累得腿都抬不起來，那是假的。

因爲，她現在手腿都很有力氣，把自己挾在懷中，緊得令他快透不過氣了。

楚長江心想，女人說假話時，眞能令人動心。但若一旦說眞話時，恐怕就會很傷男人的自尊心了。

至少，在某些事上，女人決不比男人更累。

楚長江瞧着眼前那如花般的臉，低聲道：「西施，你腿上的勁道眞不小啊！鬆開點，好讓我喘一口氣……」

李西施咭的一笑，攤開了四肢。

楚長江撐起身子，搖了搖頭，道：「四貝勒要我去救的人，是他妹妹七格格。西施，你想不到吧？」

李西施是想不到。

不過，她却想到了一件事，楚長江如果去救七格格，那就會變成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因爲，誰劫走了七格格，李西施知道。

從楚長江的神態來看，四貝勒一定沒有告訴楚長江，劫走七格格的人是他惹不起的人物

。

她本該告訴楚長江，這件事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

她自己應該很明白，楚長江如果去救七格格，結果只有一種，那就是她自己會變成了寡婦。

那個女人願意做寡婦。

□□　□□　□□

李西施好像想做寡婦。

因爲，她根本沒說出七格格是被駝叟和蛇婆抓走的。

她不但沒說，反而故意勸楚長江，要他好好表現一番，她自己也願盡力相助。令他無後顧之憂，以便成爲四貝勒的開國功臣。

因爲，那位關外的四貝勒，正想奪取大明朝江山。

楚長江很高興。

他覺得李西施眞是世上找不到的好老婆。

她既美又媚，而且還能體貼丈夫的偉大事業。

而且，更能患難與共，肯爲丈夫分憂解勞。

如果楚長江知道李西施的野心比他還要大時，他就不會趕去山海關了。

活龍王如果變成死龍王，活龍王留下來的屬下，當然就要歸他老婆所管轄了。

李西施到時候，豈不就成了長江上的女龍王了麼？

所以，李西施在笑。

楚長江也在笑。

他要李西施爲他準備行裝，他打算在三天後動身，趕赴山海關救人。

□□　□□　□□

不過，快樂的小鳥般，等着想當女龍王的李西施，也有一件事沒有料想到。

楚長江走了，但是却有人找來了。

他們本來是來找楚長江的。

楚長江不在，他們當然就要找上李西施了。

李西施一聽到他們的名字，就傻了。

他們不是別人，他們正是李西施最怕見到，聽到的三個人。

就是金北岳、林天香和齊敢。

□□　□□　□□

胡家大院的爆炸，使得金北岳和齊敢無法再在徽州停留。

所以，他們想到來找楚長江。

原因是，楚長江的老婆要炸死他們，他們當然不能不來討一個公道。

林天香能來，也就是找到了這個藉口。

否則，她還眞不好意思要跟着金北岳走了。

而言光斗和黃善等人，則先一步走了。

他們是跟蹤了秋桐而去。

他們的目標，本來就是秋桐。

所以，秋桐一走，他們也就盯了下去。

不明去向的人，只有瘋女幫那一批。

齊敢曾問過胡四海，胡四海也問過胡高，他們的回答就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林天香也問過她的姊妹們。

于夢梅的回答，也是不知道。

不過，于夢梅却明白，林天香不必說什麼，她和石夢蘭、秦夢菊、沈夢竹四個人，都已經有事可做了。

她們要去找出瘋女幫那批人下落。

□□　□□　□□

楚長江那個總舵的大廳中，坐着金北岳、林天香和齊敢三個人。

陪着他們的是楚長江手下的第一號人物費友安。

金北岳很悠閒的在大廳中張望。

齊敢則在閉目調息。

林天香像每一個在熱愛中沉迷的女人一樣，坐在自己心愛的人身邊，還是忍不住要神往的盯着那個男人。

她所有的心思，都在金北岳身上。

費友安並不安靜，他很緊張。

因爲，楚長江不在，而且還帶走了長江幫中第一高手柳青山，憑他自己和李西施，以及

幫中其他人手，想對付當年第一殺手齊敢和近年來名滿天下的天香樓主人，他可一點兒把握也沒有。

何況，還有那個金北岳呢？

費友安是個聰明人，所以，金北岳雖然是名不見經傳，但他從齊敢和林天香對金北岳的神情，他可以猜得出，這個大孩子般的年輕人，決非易與之士。

所以，他有些憂心忡忡。

□□　□□　□□

楚福傴僂着身子走了出來。

這位楚府的老家人身後，並沒有楚夫人的影子。

費友安皺了皺眉頭，低聲道：「楚福，幫主夫人呢？她難道也不在麼？」

楚福笑笑道：「費二爺，夫人也出去了！」

費友安一呆。

李西施明明在屋子裏，爲什麼楚福要說她出去了？

費友安當然不知道李西施怕死了金北岳這三個人。

現在就算用九條牛，只怕也拖不出李西施來。

楚長江不在，楚夫人李西施也不在。

費友安眞不知道怎麼和金北岳等人打交道了。

他遲疑了一下，向齊敢苦笑道：「齊老，這可眞是不巧得很了。幫主和夫人都不在，不知三位打算……是不是打算在九江等他們回來？」

他吁了一口氣，又接道：「九江一帶，本幫還有幾處不錯的賓館，特別是盧山的一處，更是清靜，三位如果要等，費某人這就爲三位去安排一下……」

齊敢笑着看看金北岳，說道：「小岳，你怎麼說呢？咱們要不要等？盧山風光很不錯！」

金北岳想了一想道：「大叔，我們……」

他忽然回頭向費友安道：「費二爺，楚幫主去了何處？多久才能回來？」

費友安可並不想他們在九江等。所以聞言忙道：「幫主去了山海關，最快也得三個月才能回來。」

在費友安心想，三個月，你們總等不及吧！所以，他認爲自己這句話不啻是下了逐客令。

但他沒有料到金北岳忽然一笑道：「楚夫人呢？她也去了山海關麼？」

費友安道：「夫人麼？她好像也去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楚夫人必然是不放心幫主一個人去山海關救人，所以，她才跟了去。」

齊敢一怔道：「救人？楚長江去救人？」

費友安道：「是……」

齊敢冷笑道：「費友安，楚長江的勢力是在長江兩岸，他爲什麼要去山海關救人？他救的是什麼人？這個人想必十分重要了，是麼？」

費友安道：「是！齊老，這個人很重要……」

齊敢道：「是你們的人麼？他被人抓走了是不是？」

費友安遲疑了一下，道：「這倒不是……幫主是受人之託的……他……他是……」

齊敢搖了搖頭道：「山海關是是非之地，也是兵荒馬亂的地方，楚長江去救人，只怕這個人跟關外的事有關係了，費二爺，你說是不是？」

費友安一呆。

齊敢哈哈一笑，不等費友安再說什麼，向金北岳揮了揮手道：「我看，等不等都無所謂了！」

金北岳點頭。

他忽然一拉林天香向外走去。

費友安深深的喘了一口大氣。

李西施更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

齊敢他們居然走了。

居然沒找麻煩，居然如此容易受騙的走了。

李西施忍不住一直想笑。

可是，她並沒有笑出來。

因爲，她忽然又覺得有些地方不對勁。

以齊敢而言，他眞的那麼容易上當？別說李西施不敢相信，連三歲小孩子恐怕也不太會相信吧！

但他們却相信了，也走了。

爲什麼？這之間豈能沒有原因？

李西施看着費友安，費友安也看着李西施。

兩個人都在想爲什麼。

然後，李西施笑了。

她這一回是眞的笑了。

費友安也笑了。

他開心的大笑，道：「嫂子，我已經想出來了。」

李西施嫣然，她小聲的說道：「別講出來，這只能你我兩個人明白就夠了。」

費友安點頭：「是，嫂子……反正，楚老大這回是永遠回不來了。」

李西施笑着，說道：「他本來就只有五成機會回得來，現在麼，他只有一成的機會回來了。」

費友安陡然大笑，地道：「一成？嫂子，我看他跟柳老三連半成的機會都會沒有了。」

李西施忽然一怔，她皺眉道：「柳青山……他若死了多可惜？二爺，柳老三是個好手！」

費友安搖頭：「嫂子，你駕御不了的那一種好手，再好也算不了什麼！是麼？」

李西施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頭。

不過，她還是忍不住看看費友安道：「你……是那一種好手？」

費友安狡詐的一笑，說道：「當然是你駕御得了，也是對嫂子最忠心的好手！」

李西施這回是眞的開心的笑了。

從來沒有過的這麼開心的笑了。

長江幫馬上就會出現一位女幫主。

她將可以和天香樓、瘋女幫鼎足而立，她能不笑？

□□　□□　□□

楚長江、柳青山會不會眞如李西施所想，死定了？

李西施和費友安很有把握。

但是，有些事就是不能盡如人願的。

至少，楚長江、柳青山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山海關的衞所，一直是很熱鬧。

出關的人多。

入關的人也多。

同樣的只是關後的那一座山嶺，東去的人，叫它悽惶嶺。
西來入關的人却又叫它歡喜嶺。
一喜一悲之間，差別居然那麼大。
可是，它仍然是孤山一嶺。
歡喜也好，悽惶也好，出了山海衞的這「天下第一關」，你少不了總有悲喜難禁的感慨。

僅僅看看那聳立渤海灣中的孟姜望夫石，就很夠令人心有所思了。
眼前的山海關，是中山王徐達所建。
兩百年過去了，它已經成了明、清兩方面奸細和間諜進出頻繁的孔道，各種人在這兒都可以見到了。
也不再是早年只有那些充軍遠戍的和出關採藥的商旅了。

□□　□□　□□

有天下第一關，居然就有天下第一店。
楚長江、柳青山就住在這個「天下第一店」。

這個店號稱天下第一的是什麼，根本沒有人知道。
因爲他除了這五個字表明天下第一店以外，這個店的一切都好像不是天下第一。
認眞的看來，它只能說是天下第八流的店。
拿這個店來比胡家大院，大概只用皇宮和土地廟相比才恰當。
天下第一店是個土牆、茅頂的矮棚子。
大小只有七間客房。
每間客房都是通舖。
每間通舖，可容六個人睡。
但是一旦擠滿了人時，也曾經睡過廿個人。
如果眞要說這個客店有什麼可稱得上天下第一，那該是它的破舊和虱子之多，當得起第一。
長江幫主楚長江，居然就住在這兒。
他爲什麼選這家，柳青山都不太明白。
但柳青山沒問。
他一向不問爲什麼，他只知道楚大哥要他做什麼，他就去做什麼。

他相信楚長江。

但他不相信楚夫人和費老二。

所以，費友安一向視他如眼中釘。

現在，這根釘子已經快生銹了。

三十六

天下第一店的老板，名字叫關大山。

他長得不很高，就像每一個小飯店的老板一樣，經常是傴僂着身子，提着一個火爐，掛着鼻涕，抽着旱烟。

說話時很嘮叨，但要錢時，却十分冷酷。

關大山和楚長江正在聊天。

他們很小聲的聊天。

柳青山則在喝酒。

他向來不聽楚長江跟別人說話。

柳青山的這種習慣，是楚長江喜歡他的原因。

如果論武功，兩個楚長江也不是柳青山的對手，但是，柳青山就能讓楚長江對他很放心。

能讓楚長江相信，天下任何人都會背叛他，甚至連他妻子李西施在內都可能，而柳青山

却不會背叛。

這樣的好弟兄，世上已不多見。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權勢和財富已經叫人不知道什麼叫做量力而爲。所以，世上紛爭特多。

而長江幫至少到目前爲止，還很平靜。

原因就是，楚長江信得過柳青山。

而柳青山就有足夠的武功，鎭壓得住楚大哥手下的兄弟。

長江幫從來沒有人敢跟柳青山動手。

自從柳青山進入長江幫，在小孤山單人獨劍，力劈淮北道上十七家水路英雄之後，長江幫就再也沒有一個人敢對柳青山不敬。

此時，柳青山已喝下了第廿一杯酒。

楚長江和關大山也似乎談得差不多了。

兩人同時呵呵一笑，就分了手。

柳青山跟着楚長江走出關大山的屋子，回到那個只住着他們兩個人的房間內，楚長江沒說一句話。

柳青山當然不問，他天生就是不喜歡問問題。

可是，當第三個人忽然由炕上彈起來時，楚長江和柳青山却不能不說話了。

□□　□□　□□

炕上坐着的是女人。

很有味道，也很風騷的女人。

楚長江的眼睛睜得很大。

柳青山也是。

「妳是什麼人？」楚長江脫口大喝：「這兒我已經包下來了，知道麼？」

女人一笑，點頭。

柳青山被她笑得一怔，心想：這女人好美！

但他却不自覺的冷冷喝道：「出去！妳沒有聽到我大哥說的話麼？」

女人還是在笑。

她搖頭，走下炕來，低聲道：「別的屋裏都住了十個人，我是個女人，怎好跟他們人貼人擠在一起呢？你們……只有兩個人，所以，我想……」

她笑，不必再說什麼了。

楚長江和柳青山應該懂得她想的是什麼。

不過，柳青山却不喜歡。

他仍然沉着臉，冷笑道：「別的屋裏人多人少，那是你的事，出去！」

女人當然不肯出去。

因爲她已經從楚長江的眼中看出了一股光焰。

就是公狗見到母狗時的那種光焰，

所以，她有把握可以不走。

楚長江已經在伸手，他伸手拉開了柳青山。

他哈哈一笑道：「三弟，婦道人家出門在外，的確是很不方便，咱們這屋裏的炕很大，多睡一個人，也不算擠。所以……老三，這就是咱們行方便的時候了！」

柳青山皺眉。

他忽然一言不發，轉身向外行去。

女人格格地發出嬌笑。

她看看楚長江，吐出了三個字，「謝謝你！」

楚長江也只有三個字：「不客氣！」

因爲，他確實不客氣，當他走向那女人時，兩手已擺出了一副餓虎撲羊的姿式。

女人天生就很像羊。

現在，她更像一隻羊，白玉羊脂，別有風情。

何況，她更像羊一般的柔順。

像羊一般的在咩咩直叫。

□□　□□　□□

柳青山坐在門外。

他的臉色很不好看，發青而且還變紫。

朔風凜冽，他凍得臉色發紫並不奇怪。

但他的神情却並不是凍的變色，而是氣的變色。

他忽然發覺，守在門外，替人把風，很不是滋味。

而且，這一夜，他總不能就這麼守在門外挨凍。

柳青山並不怕凍，但他却很怕被別人看到他這份的狼狽像，比一隻看門狗還不如的樣子

。

所以，他並沒坐多久，就跳了起來；想推開門，進去瞧瞧那女人，也瞧瞧一向很莊嚴、很神聖的大哥。

不過，柳青山並沒有眞的闖進屋內。

因爲，他剛剛跳起來，就有人拉住了他。

□□　□□　□□

一個陌生人。

拉住他的手的人，是個他從來沒見過的人。

這個人是個駝子。

柳青山不笨。

從駝子手上傳來的勁道，已經讓他了解到，眼前的駝子，不是弱者。

他皺眉看着駝子，失聲的道：「段神駝？」

駝叟一笑，點頭道：「是！」

柳青山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早知道我們要來？你們沒有躲起來！」

駝叟大笑：「柳青山，你幾時聽過老夫躲起來過？就憑你跟楚長江，能要我們躲起來麼？」

柳青山一笑：「不能！」

駝叟道：「你明白就好！所以，你們根本不必來！」

柳青山淡淡一笑，抽回了手臂，道：「段老，你也應該知道，我們不能不來！」

駝叟居然點頭。

柳青山又笑了一笑。

顯然，他似乎很了解駝叟的心思。

而駝叟也彷彿像明白柳青山的想法。

柳青山忽然覺得遇到了一個知音般，一抱拳道：「駝老，咱們是道不同……所以，不相爲謀！」

駝叟笑道：「道雖不同，但仍可相與爲謀。」

柳青山一怔。

駝叟道：「你們是來救人的？」

柳青山道：「不錯！」

駝叟道：「你們能救得了麼？柳青山，你有多少斤兩，老夫早就知道，至於那個楚長江嘛……」

他忽地一笑，道：「他還不夠老夫去想！」

柳青山很想頂那駝叟幾句，可是，駝叟却輕描淡寫把他捧了一下，柳青山一得意，就忘了要來罵人了。

他沉吟了一下道：「駝老，你說可以相謀，那就是說我們可以商量了？」

駝叟笑道：「對！」

柳青山道：「好！駝老，晚輩想請你們放人！」

駝叟道：「可以！」

柳青山這下子可眞是呆了。

駝叟居然答應放人，他作夢也料不到。

這事有些怪，所以柳青山一時竟不知該怎麼想才對。

駝叟笑笑：「柳青山，你別以爲我在胡說，我說可以，就可以放人……」

柳青山道：「我……相信您駝老肯放人，不過，我想，必然會有條件……」

駝叟道：「當然，天下那有不勞而獲的事？」

柳青山暗忖：果然有條件……

但他口中却道：「駝老，要怎樣你才放人？」

駝叟道：「你們去把黃娟娟的師父請來山海關，我們立卽放人。」

柳青山呆了。

他們是來救黃娟娟的，不是來給黃娟娟去搬師父來救她的。

別說柳青山不想這麼做，就連楚長江恐怕也不肯答應這麼做。

駝叟笑了笑：「怎麼了？你們不肯？你們不是來救黃娟娟的麼？」

柳青山道：「是！我們是來救人，但是，駝老，我們是要憑自己的力量來救，而不是奔波萬里，到關外去求黃娟娟師父來救她的！」

駝叟大笑。

他指了指門內，低聲道：「柳青山，你錯了！」

柳青山道：「我錯了麼？錯在何處？」

駝叟道：「明珠暗投，你找錯了主子！」

柳青山皺眉。

在今天之前，任何人這麼說，他都會找出一百八十種理由來反駁，來誇稱楚大哥如何如